

青年
人的
成全

召會中的牧養

與



目录

说 明	3
第一篇 关于工作往前的研讨	4
第二篇 召会中的牧养与监督	20
第三篇 在事奉上改观念—教导人成全人	37
第四篇 恢复地方召会的见证，以及聚会语言的考量	52
第五篇 成全人的方式，以及国外工作的需要	58
第六篇 关于外地召会需要的交通	67
第七篇 青年工作的重点与青年人的成全	73
第八篇 有生命果效的属灵工作	83
第九篇 普遍的牧养、生命的长进、以及话语的供应	90
第十篇 成全人与事奉的建立	103

说 明

本书系李常受弟兄于一九七一年一月，在台北与全台同工长老们的交通集成。

第一篇 关于工作往前的研讨

在工作上需要研讨的三点

关于召会人数的繁增

行传九章三十一节说，“那时全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，被建造，在对主的敬畏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，人数就繁增了。”二章四十七节描述初期的耶路撒冷信徒，他们“赞美神，在众民面前有恩典。主将得救的人，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”。今天台湾众召会的光景，和使徒行传里所说的很相近。我们一样得到平安，被建造，并且敬畏主，得圣灵的安慰，甚至我们也是在这里赞美神。然而有一点，好像和使徒行传合不起来。在行传里，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，他们人数是天天加多的，但是这几年来，我们人数并不见加多。若是和我们到台湾来的头七、八年比，近年增加的速度实在差得太多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们约略作过一个统计，那时从大陆来的圣徒最多不超过五百人。尔后，众人就都散到全岛各地。到了一九五五年，全省弟兄姊妹人数最少已近两万，那个增加的速度是很快的。然而末了这十年，速度就慢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当中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中间起了风波，工作要往前很不容易。可是从一九六五年到现在，尤其是末了这二、三年，台湾岛上的众召会实在是和谐一致，众同工也是同心合意。然而，我们的进展仍是很慢。譬如台北召会，今年各会所聚会总人数，不比前三年加多少，恐怕连十分之一都没有。分家数字虽然加多了，但聚会人数却不见得加多。相信各地召会原则上都差不多。

今天召会各方面的条件，比二十年前优厚得多，可以说是多得无法比。那时的人数很少，弟兄姊妹的情形也很幼嫩，并且经济能力与现在相比，是十分之一都不如。然而，那时人数增加的速度快，现在增加的速度慢。这点实在值得我们在主面前一同研究。

工作上需要产生新人

另一面，同工中几乎没有产生出新的人，意思是没有新的蒙主呼召，被主分别出来，能在全时间服事上有功用的。我们不能用人的办法召募年轻人，开办什么学校来栽培他们，以产生人才。我们都知道，那是人工的，是没有用的。然而，我们中间必须有一种光景，年年都有新的人被主兴起，蒙主呼召，分别出来。可惜，我们一直看不见这种光景。

主见证的工作能够往外开展

此外，我们现在工作往外开展的力量很差，似乎都只是保守的维持现况而已，多半是看守固有的地方召会。我们不像前几年，是一直往外开辟的。这几年并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召会兴起来。推其原因，有一点是因为主要的都市都已有了召会，而较有功用的人多半集中在主要城市，不容易往小地方去。当初各地召会兴起来，是因为弟兄姊妹散居各处，就在各处兴起聚会。现在到别处散居的可能性不高了，因为大家都往大都市集中，而不往外散，所以别处不大容易兴起召会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毫无疑问，就得靠工人，而不能靠圣徒散居。

在圣经里，工作就是这两条路：一条是工作到各处开辟召会，（徒十三 2，）一条是圣徒分散出去。（八 1~4。）今天在台湾岛上，小的地方要靠弟兄姊妹往外散是不可能，所以，这个往外开展非靠同工外出不可。然而因着同工往外去的动力差，或者我们的制度有问题，所以工作就很难往外去。结果，召会的工作和见证，无形中就仅限于大都市。这点也是值得我们检讨的。

所以，最近我们题起这三点：到底召会人数加增不快，原因何在？到底工作上不能产生新的人，原因为何？以及我们如何能叫主见证的工作往外开展，从大城市转到小城市，再从小城市转到乡镇，而后转到小村去？我们要在主面前一同来看这三点。附带的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受浸的人多，留下的人却少。这也值得我们研究。

眼光放大，开拓美国和外地的的工作

有人说这几年台湾的工作缺少开展，是因为我多半时间留在美国。这叫我太为难。如果我们要作美国的工作，而要我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回到台湾，这是行不通的。因为台湾的工作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开始，已经作了二十一年。今天在台湾什么基础都有了，但是美国的工作完全在起始阶段，不作就没有，并且是作到那里，才开拓到那里。然而台湾的基础太好了，可惜没有尽其作用。比方，今天台湾社会各方面的情形，比我们初来时更有利于主的工作。大体说来，台湾岛上的生活安定，经济繁荣，教育发达，这些都是优厚的条件，但我们都没有好好利用。从前西教士到中国传福音，必须自己办学校，因为教育的开展对福音的广传很有帮助。今天在台湾根本不需要我们办学校，学校到处林立，这都是政府替我们预备的。这是一个很优厚的条件。加上这里治安好，政府又给人宗教自由，只要你不犯法，在信仰上是不受干涉的。这些都是优厚的条件，但我们却没有用上。

在美国也是这样，外面的环境条件很够，但我们自身的基础不够，不过是一个开头。在美国的工作，你不作就荒了，你一作就开了。若是我照你们所说的，那边作半年，这边作半年，美国是开辟不出来的。美国的工作要开，我还必须更多摆进去才可以。你们原谅我说，对于美国的工作，你们的眼光也要放得远大。虽然现在按数字说，台湾的地方召会很多，和我们一同交通的人数也多，但是工作在这里所能影响、普及的力量，比起美国是连一半都赶不上。譬如我们出版“话语职事”已经二十年，印刷的数量只有三千七、八百分。但是英文的“水流报”，一期就印到一万分了。这意思是，读中文的只有四千人不到，而读英文的却将近一万人。美国地方召会的数字虽少，和我们交通的人数也少，但是得这个工作帮助的人却不见得少。

在美国有一亿的基督徒，其中有四千万是天主教徒，六千万是

更正教徒。在六千万之中，我们若能影响到百分之一，就是六十万。退一步说，若是能影响到千分之一，也有六万。所以在美国，这个工作实在是值得作。再者，除了美国以外，在印度、澳洲、纽西兰、西德等地，都有人受到影响。所以表面看，美国的工作在数量上不如这里，但是以影响力而言，台湾这里赶不上美国的一半。台湾的工作所影响的范围，多半是在东亚一带，并且仅止于华语世界。出了华语世界，再往外影响就很难了。所以从远处看，从广泛一点看，台湾这里工作的重要性不能和美国比。我们如果把那边的工作减了一半，挪到这里来，得不一定能补失。若是没有美国的工作，我是可以用全部的力量作台湾，台湾也是非常大有可为的；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所以，盼望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，能努力的把工作开展出去。

我要进一步说到海外开展的工作，台湾不是没有给力量帮助，但给得不够多。实在说，台湾有几十处地方召会，好几万的圣徒，应该有相当的力量出去，帮助外面的工作。然而，出去的并不多。比方，日本的工作要开展，南韩的工作要开展，许多地方的工作要开展，但是这里出去的帮助不多。譬如现在印尼要开展了，你们若将三、四个同工弟兄给印尼，印尼也不够用。然而，你们就是不肯给。当然，台湾这里是应当往前，但这里也应当供应别处，不要只是集中在这里；所以，弟兄们仍需往前努力。

在工作上发挥力量，不要等候带头的

我们都知道工作上需要领导，但是同工们必须看见，不能光靠领导。尤其台湾岛上的工作，至今更不应该靠一个领导。各处都有基础，各处都有召会。同工们应该在所在之处，发挥工作能力。我们中间第一没有组织，第二没有什么约束的宪章。譬如，在台南的同工，可以说有无限量的自由发展工作，但对于别处召会如何就不要去摸。再比方，你若是在台北的同工，就需要全台北同工、长老们有交通，看看把那个会所交给你作，你就好好去作。在这点上，同工们有一个观念要转，就是不要一直被动的等待。譬如工作上派

你去作某个会所，你就要听工作上的指挥。然而，工作上若要你今天作这个，明天作那个，这基本上是错误的。如果工作是这样支配人，这个工作就要去掉。工作不应该如此，工作最多只能对同工们有一点工作上的安排。就以台北召会为例，有这么多的会所，同工们要去那个会所？这一定需要工作上有一个安排。然而，一旦你被安排去一个地方服事，工作就应该给你绝对的自由。实在说，工作并没有一个总治单位。所以，在这一点上，同工们的观念必须转。

还有，不要把责任往上推。今天若是一个国家，有最高明的总统，但是他的部属都不按本分努力，这个国家迟早会败亡。然而若是一个国家，总统并不很高明，但是全国上下都非常忠心尽力，这个国家是会越过越强的。所以从一面说，我们这个工作，带头是需要的，也可以是不需要的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。每一个同工被安排到一个地方，他在那里应当有相当的自由，可以好好的服事。当然，有的同工很受当地情形的限制，因为长老非常辖制那地的情形。这就需要长老们转观念。

对于同工们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辖制，没有统治，也没有约束。譬如一位同工弟兄，被安排到基隆，若是基隆作不出来，他不该怨东怨西，乃该怨他自己，因为基隆已经交给他，他可以好好的作。工作上已经带得差不多，路也给他铺好了，火车也给了他，他只要好好的开车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同工们的观念要转，今天若是交给你们大地方，你们就要把它作得像新耶路撒冷；交给你们小地方，也要作得像新耶路撒冷。这意思是说，无论交给你们什么地方，你们总要把那地方作出来。好比你到基隆，你就是那里带头的人了；你不能带全台湾，最起码能带基隆。况且各地召会是就地为政，工作也是一区一区的，不必一个总带头。

不光整个工作不要一个总带头，即使是一个分家聚会，甚至一个小排聚会也不要一个总带头；要把那个头去掉，叫个个都作头。同工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，在那里就是带头的。你们只管尽力作，不要管别的；这个观念就对了。譬如一位同工在某召会服事，他在

那里天天睡觉没有人管，天天跪着祷告也没有人管；或者他在那里把自己的性命都拚上了，流血流汗搞得当地召会天翻地覆也没人管。所以，无论他作得好作得坏，他都不能怪别人，只应当怪自己；好是归功给他，坏也是他该被定罪。

因此，同工们的观念的确要转，我们这个工作，并没有一个组织。况且这个工作上的发展，不能像一个政府机关。同工们个人蒙恩的情形不同，有人蒙恩的情形像使徒保罗，他就能作使徒保罗那一分；有人蒙恩的情形像巴拿巴，他就能作巴拿巴这一分。即便人要来统治也没有用。你统治，他是个保罗；你不统治，他也是个保罗。巴拿巴也是这样。从使徒行传我们能读出，工作是根本没有统治的。工作一交给你，你就要自己作，要发挥力量，尽量作，不要等带头的。这是在同工们这一面。

长老要实在的把召会担起来

在长老们这一面，必须寻求主的恩典，能实在的把召会担过去。初期的时候，各地召会弱，需要同工帮忙。现在有的地方召会，同工在那里已经帮了二十多年，还要他们帮忙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。各地召会总得仰望主，盼望长老们能实在的把召会担起来。然而各地的长老们，都不要有一个观念，以为我作了长老，就永远在这里作长老。你必须要看你所在地的召会是否往前，是否能发展。若是在你的长老职任下，召会不能往前多少，不能发展多少，就需要你把这件事重新带到主面前，看看到底在你们中间有没有人，比你更为有用。这不是客气的问题。若真是有这样的人，你就该头一个让贤。因为我们设立长老不像宪法那样，规定总统任期四年，议员任期二年等。作长老是没有限期的。然而按着召会的现况，若是有人不在长老任内，但他属灵的份量比你重，属灵的功能和用处比你多，你就该是头一个让贤的。我们应该把这件事重新带到主面前。

既是各地召会的长老，就要把各地召会的担子担起来。若是你所在的召会实在是差，并且也没有人比你更行，就可以交通出来，

让工作派人去，请同工帮忙。然而这也是个难处，因为同工去，虽说是产生有用的长老，但大体上，同工都不太会产生长老，反而阻拦长老的产生。因为同工一作，就越作越把事情揽在自己手里，越作别人越没有机会作，也就学不到什么。按规矩，一地的召会若没有长老，同工去是暂时代理长老，慢慢的二、三年后，就可以从其中带出长老，把召会的担子交给他们。

然而，有些同工的服事不是如此。他们去之前，当地召会有些弟兄，好像还有长老的“苗头”，等他们去作了三年之后，那些人长老的“苗头”都没有了。因为事情完全在同工肩头上，都摆在同工手里。换句话说，同工直接服事，又不懂得训练别人，只信自己能作；并且他越作越作得好，别人就越不会作。这也就是个难处。因此，这处召会又把这位同工圈住了，他就以为那个地方非他不可。这实在是错误的。同工们到一个没有长老的地方，就应该开始训练弟兄，产生长老。过了二、三年他所作的长老任务，就该统统摆到那位弟兄身上，然后，设立那位弟兄作长老。这样，他就可以腾出来，照顾别处召会。正当的情形都该是如此。

现在的情形是各处长老都还没有顶上去，同工们在各地的作法，是代替长老作而不是产生长老，是阻拦长老而不是产生长老。所以，各地没有新长老兴起，而原有的长老，功用显出来的也不多。盼望现任长老都在主面前，重新考量自己，重新有一个起头，看自己是否能往前去。若是不能，就看当地召会是否有人比你们更胜任。若是有，应该让贤与能；若是没有，就再和工作上交通。

简化聚会，多作牧养和探望

此外，许多人受浸之后不能留下来，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时间照顾他们。现在的事奉大都是维持一个聚会，用聚会维持人、牧养人。所以，几乎所有事奉的人，都在维持聚会。我们的时间、力量都摆在各种聚会里。结果，聚会之外的牧养、教导、看望、安慰等种种真正事奉的工作，几乎都没有了。所以人受浸后，没有人照顾、

养育，只是听任其自生自灭，有的就给偷去或丢失了，非常可惜。

所以，今后是否能在制度和作法上有所改变，值得我们众人一同探讨。这个责任实在是在长老身上。长老应当把制度改了，多作牧养的工作，不仅长老作，家负责作，所有事奉的人都要作。特别是常聚会的圣徒，都该作牧养的工作。故此，周期性的聚会最好能减一次，省出一点时间去看望、牧养。此外，长老、家负责要减省一些事务，不要花太多工夫在事务上。这个事务的治理，只要打一个基础就可以了。

简要的说，召会生活不必太倚靠带头的，乃要简化我们的聚会以及治理方面的事务，使事奉的人和新进的弟兄姊妹，能省出时间多作探望、牧养、和照顾的工作。长老们的长老聚会，也需要简化，不要太冗长，一件事既定规了，就不要再去讨论，直接执行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可以省下许多时间，去作牧养和照顾。总之，长老们要多作牧养和探望的工作，把家负责、排负责一同带着作。

再者，要所有聚会的人，重新报名上册，然后把报名的人，编成一小排一小排。好比这小排编了五个人，这五个人就非要作出事情不可。现在的聚会，盼望周间最多只有一次会所的聚会，其他就是小聚会。这意思不是不聚会了，乃是各小排愿意怎么作就怎么作，各排作各排的。比方，一个小排愿意五个人去看望一个人，或是愿意把五个人请到家里有交通，亦或是愿意去传福音都好。无论他们要怎样作，就怎样作。每周总是要用两个晚上，最好是三个晚上，作牧养和照顾的事。有的两个小组一起交通后，愿意十个人来在一起，作一个中排也可以。这都由他们自由，也不必到长老聚会交通，乃要他们自己作作看，个个都去作。长老们只要作好照看、监督的工作。看他们这一小排作得如何，有没有成果，有没有带进新人，有没有被恢复的人等等。

我深深觉得改制是值得的，特别是众长老、家负责、和服事的人都该跟着转。最好是事务的工作只占十分之一，而看望、牧养人

占十分之九。大家多用时间、力量在看望上。看望人不仅是长老一个人的事，乃是众弟兄姊妹都作这个看望的工作。我们众人需要在这一点上，一同有交通。虽然改制不是革命，却是比革命更厉害。有时你革命了，但那个制度还在。所以，改制是更厉害、更具体的。

关于主日聚会的供应

我们要注意主日聚会的供应。我曾参加某个会所的主日聚会，觉得它完全不行，因为一个大好的主日上午，等于什么都没有作，只是在那里唱诗、祷告、作见证。有的见证稍微好一点，大家觉得很受鼓励。有的见证差很远，大家也只能点头接受。整个聚会根本不在长老手里，不在长老的责任里。这好像你请人吃饭，要给人吃什么也不知道；是要请人吃豆荚，还是给人吃丰富的筵席，这都是你的政策。所以，我们总得有一个心志，即使头撞墙也得撞出“食物”，供应弟兄姊妹。

今天若是要我负责一个会所，不要说是撞墙，即使是撞地板，把头撞破了，我也要撞出个供应，来为着主日聚会的需要。否则主日聚会怎么办？几百人来在一起，就这么闹哄哄一个半钟头，下次来又是一样。我参加了几次这样无味的聚会，觉得你们完全荒废功夫。所以，你们实在必须拚上去。这就是说长老们的责任更加重了，因为这是你们的聚会，不要倚靠同工，乃要长老们在主日拚出个供应来。无论如何，一个主日聚会，作长老的总要作一点事。

按一般的经历说，主日上午两小时并不算长，总要有些好的、合式的、活的供应给弟兄姊妹，而不是在那里填时间。若是作长老的自己不能作这事，就得请别人好好的作，总要在每主日上午有好的供应。再分一部分时间，众人一同有交通，分享、作见证，这也是非常必要的。总之，每主日上午的聚会，都要给弟兄姊妹有好的供应，让他们得到实在的造就，并且众人能彼此有交通。

此外，每周该给弟兄姊妹留出两个晚上，让他们办家务事，这

与属灵的事和召会的事奉没有关系。除了这两个晚上之外，有一个晚上是全会所集中在一起的聚会；这个聚会是重在圣徒们的造就。剩下的几个晚上，由每小排自己负责，祷告聚会也摆在排里头。这个排聚会的地方不限，不必由长老定规，只要各排自己定规即可。比方，我们五个人一排，这周在一位圣徒家祷告，下一周在另一位圣徒家祷告。较小的排是五个人，中排是十个人，大排是二十个人。这二十个人都是住附近的，同一个区，他们可以灵活运用，分成十个或五个，或者是两个中排来在一起也可以。

这样看来，每个中排至少有三个晚上可以自己活动，其中包括他们的聚会、交通、看望、寻找人、传福音、带领人等。如此，就把事奉的责任，摆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肩头上。召会只负责主日上午聚会，和周间聚会的带领。这周间的聚会可以放在周三或周四，其他的三个晚上，让各排自行决定去看望或照顾。总是要督促众圣徒，要在一起有祷告，有交通，还要去看望人，挽回退后的，扶持软弱的，安慰伤心的，并要带人得救。一排一排的自己作，慢慢作的人多了，就可以一排分作两排。

全召会一周最多只有两次集中，一次在主日上午，一次是周间晚上。这两次聚会主要是为着有一篇好的信息，造就、供应圣徒。若是长老们自己没有好的信息，就可以三个弟兄合作，选几篇信息读。好比“话语职事”中的信息，一周找一篇，三个弟兄先读过、消化、交通过后，再定规谁该交通那一部分；预备好了，再印成一分刊物。到了主日聚会，他们三人按着段落，对聚会有供应。

不要讲那些东拼西凑的道。这就好比一个家庭，母亲照顾孩子，都是有一定的程序。比方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吃什么，都有一定的安排。总不会作母亲的没有安排，到了中午，刚好张伯伯来了，就对他说，“孩子们都在这儿等，你给他们什么吃罢。”张伯伯不好意思不给，只好到隔壁店里买了两盒饼干，给孩子们吃。有时候，我们的聚会就是这个光景。今天的中饭听天由命，明天的中饭就不知是李伯伯，还是刘伯伯来，也许一个伯伯也没有来，那就不吃，饿

肚子。这就是孩子们的母亲没有负责任。

同样的，作长老的要负起责任。每个主日上午，众弟兄姊妹来在一起，你们都要供应他们，把东西给他们摆上，还要摆得像样。即使我们穷得没有办法，也得要摆出来。像已过抗战时，我们在北方真是穷，但那些作母亲的，再穷也得想出办法，为家人预备三餐，有菜有汤。即使不能吃得很好，至少是尽力摆给家人吃；那才像个样子。何况我绝对相信，我们不至于那么穷。

小排聚会人人负责，人人事奉

在小排实行方面，或者应当鼓励并介绍一些属灵书报给弟兄姊妹，让他们能在聚会中彼此研读，彼此交通。譬如，有三个晚上的聚会，可以有一晚一起读书报和祷告。若是大排，二十个人来在一起，或者是中排，十个人来在一起，小排就五个人来在一起。一般来说，中排十个人来在一起即可，有一半的时间读书，再有一半的时间祷告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两个晚上可以活动，就是看望人，传福音。这样长期作下去，果效是很大的。

关于福音记名单，不必集中管理，只要交给小排，让小排自己作。我觉得以后像受浸谈话这类的事，都值得着新研究，不一定是集中的作。若是长老忙不过来，就让小排自己定规，自己作。好比小排中带来的福音朋友，他们愿意接受主，也真是得救了，就可以给他们施浸。自然这个手续就简化了。

我们要聚会的人重新报名，再把所报来的名字分五个人一排，不要排负责，五个都是负责的。即使是二十个也是平等的，没有所谓的负责，个个都负责。这五个彼此照顾，你管我，我管你。完全不安排负责，只给他们编排。他们这五个人一排，愿意怎么传福音就怎么传福音，愿意怎么造就就怎么造就，五个人都要负责。

我们中间现在已经落到一种不好的风气里。什么不好的风气呢？就是有官场的味道。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制度去掉，要大家自治。现

在这个分小排不要有带头人，每一个都带头并自治。他们这五个人若不自治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。总之要有自治的风气，不要让会所的治理，扼杀很多有用的弟兄姊妹。有时候，我们越治理越乱，反而让弟兄姊妹出了事情。所以，会所的治理要完全去掉，让众弟兄姊妹去事奉，让他们自己作。

当圣徒来在一起聚会时，就是你们作“爸爸妈妈”的责任了，要给他们一点东西吃。不要去治理他们，乃要去喂养他们。我请求你们各会所，不要再有会所治理了。你们已经有长老治理、家负责治理，若还要在长老治理、家负责治理之外，加上会所治理，就太多了。所以，这个治理即使不能去掉，也得把它减轻。

在一个地方召会里，长老的责任主要是在于喂养和教导。好比，某会所在主日上午有几百位弟兄姊妹聚会。这时，长老们就要给他们东西吃。长老们的治理，是要让众人吃饱。民以食为天，给人民吃饱就不乱了，治理国家的原则也是这样。你先要叫人民吃饭，使他们饱足，就都没有问题了。譬如，日本这个国家很丰富，他们的人民就不太容易吵闹。所以，原则上是要给人吃饱，喂养他们。这个喂养若是没有作好，几层的治理下来，是会越治理越饿的；末了就不是治理，而是治乱了。

除去治理的枷锁，使弟兄姊妹的灵自由

以某会所为例，所着重的都是在治理。这个“饼”是应该翻了，（何七 8，）这个治理应该去掉，看看不治理能闯多少祸。现在我们要冒一点险，看会有什么事发生。若是排里的五个人吵架，就让他们吵。家负责不要去过问，让他们吵，若是吵得这个小排荒了，就让它荒罢。我们所要的排，是自愿奉献排，大家都是拿细耳人。本来情况表应该是属利未人管的，但现在利未人要统统放手，就按着神所开的一扇门，让拿细耳人进来。或许我说得太过，但实在是因为这个会所，给我很大的刺激。我四十年的事奉里，没有见过这种光景，那么多的治理，把召会“枷”得太厉害了。现在已是积重

难返，所以需要矫枉过正。起码要试着作看看，把一切的负责都丢掉，都不要了，只要弟兄姊妹来聚会，让他们事奉，看看会乱到什么程度。

我绝对相信会所若不治理，会比今天的情形好多了，起码好一倍，因为众人都出来事奉了。现今这些父老兄姊们，把那些小弟妹们“枷”得太厉害，以致这些小弟妹们该扫地的不扫地，该擦窗户的也不擦。等到这些父老兄姊病倒后，他们才会自动的扫地擦窗户，并且作得比从前好。所以按我看，这个会所是给太多的治理治荒、治枯了，治得人都不干了，人里头的灵都不事奉了。千万不要以为我是猜想的，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。好些人里头不干、不事奉了，并且这个不干、不事奉的，不是久不聚会的，而是这个会所里的精锐，因为他们为了维持一个局面，已经弄得枯竭了。所以，现在只要把这个治理打掉，这个会所就复活了。

有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情形，所谓的长老、家负责们，都“枷”得太厉害了，没有叫弟兄姊妹的灵得供应，出来事奉，并且没有给弟兄姊妹灵里的自由。这是不对的。当然所有的情形，并不一定都如此，但若真是如此，就应该打掉。当初主带领召会，从圣经来看，有同工、长老，是为着应付那个需要。若变作一个制度，一个组织，来控制 and 统治，这就应当打掉，完全打掉它。

主的工作无可限制

有的同工说，他们作工很难，因为长老掐得很厉害。虽然长老掐得厉害是不合宜的，但在同工这一面，应该是长老掐不住的。好比某弟兄去台中服事，他不能因为台中的长老们掐得很厉害，就什么也不作。一面，长老不该掐得太厉害；但另一面，这位弟兄应该是怎么掐也掐不住的。然而，他若要站讲台，长老不给他站；他要作少年，长老不给他作；他要作学校，长老不给他作；他要会前接触弟兄们等，这些长老们若都掐住，这样作长老就是不正确的。

长老不该限制同工到这个地步。然而同工们不要怨长老，要问自己有没有东西能供应出去。若是你有东西供应，你在聚会中供应生命，你一开口祷告，人就活了，谁能掐得住你？所以，同工应该是掐不住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暴风雨带来洪水的时候，是谁都不能把它掐住的。今天你若是“水多”，谁也不能拦阻你，连防波堤都拦阻不了。所以，同工们都不要埋怨被谁掐了，因为你若有供应，没有人掐得住你。

在长老这一面，奉劝你们千万不要掐，不要有那么多的治理，而要有鉴别的能力。要看看这位弟兄到底是不是有真实的供应，若有就尽量给他作，完全开放给他，让他大量的作。这向来是我们的家风。今天弟兄们都能作见证，我们在这里的工作，根本没有“掐”这件事，也没有控制；只有开导，只有供应，只有扶持。我们都需要把那些多余的治理打掉，不要有太多的治理。我相信在召会中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；每一个人都有用，只是看用的得当不得当。

今天，如果我是一个同工，我总不能叫自己没有用。我即使不能作别的，起码可以到街上去，一天接触一个人。我怎么会没有用呢？一天至少能撒上两百张福音单张。这个没有用是要自己负责的。我们不能说自己没有用处，即使我是个哑吧，什么也不会讲，至少我还能撒单张。所以，没有一个同工是胜不过这个哑吧的。相信同工们的用处都是很多的，没有用处是自己没有尽力发挥。

有的同工是把事情都派给别人作，自己什么都不作，只是参加聚会，这也不正确。所以同工们要两面都顾到：一面，绝对不要看自己没有用处；另一面，自己也要往前去。所以，一定要找机会发挥你那分的用处。大有大的用处，小有小的用处，我绝不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处的，只是他不去发挥罢了。我们都不要怪环境，说，因为环境如何才作不出事情。就你这一面，你应当发挥你的用处。在主的工作上，实在是无法限制的，即使有限制也无法限制得住，总是有可作的。譬如，我到台中服事，台中的弟兄们都掐住我，不给我喘气，真是没有办法。然而，只要他们一给我喘气的机会，我

一定作得让他们个个不平安。

放手给弟兄姊妹作

所以在此，我们大家都要眼光放远，观念要改，胆子放大、放开一点。我信即使差也不会差得太多。二十年前我还不太敢说这话，但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可以说这个话，让弟兄们错一点，试试看能错得多远。

去年洛杉矶召会有三位青年弟兄，都是首屈一指能服事的，他们自告奋勇要作青年，结果越作人越少。有一天，他们来找我交通，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对他们说，“从今天起，你们三个人不要作青年人了，把青年学生工作交给学生作罢。今天谁不在学校读书，谁就不要作青年工作。”他们三人听了都没有话讲。这样，青年工作就交给学生去作了。之后长老们又在那里谈，是不是要去看学生作得如何。我说不用看，让他们去作罢，他们怎样作都可以。

有一次在美国感恩节时，有个青年聚会，从各地报名了几百位青年人。我就通知大家，谁都不要过问，让他们自己去作。原本有些长老想要插手，外边也有信来交通，建议要请某位同工来。我就说，请我们众人都出去，全数都走光，让青年人自己作。结果那一次聚会，所有负责弟兄都走光了，青年学生负责他们自己的青年聚会。

聚会前几天，我正要外出往旧金山去，那些青年一听没有人管他们，又是特别聚会，就害怕错了怎么办？于是有四、五位在一起，把他们的规划作成报告拿来给我，要我一项一项的看，然后告诉他们可作不可作，不可作就要我改。我把那个报告放在一旁说，“去作罢。”他们说，“错了怎么办？”我说，“错得越多越好。”我的确能见证说，最蒙祝福的青年特会就属那一次，他们作得相当好。所以，那些有抱负、自认能作青年工作的，现在都服气了。他们所看为不会作的青年人，竟作得比他们好上几倍。

之后，在一次十二月的一个节日里，又有青年特会让他们自己作，结果受浸了二百二十五位青年人。所以，我们都要放手给弟兄姊妹们作，大胆的交给他们作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讲于台北（全台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二篇 召会中的牧养与监督

召会中需要牧养与监督

彼前五章二至三节说到作长老的人：“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监督他们，…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。”这意思是，长老们应当牧养圣徒，并要监督圣徒，但不是作主宰辖管圣徒。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牧养和监督，在召会中是非常重要的。照约翰二十一章来看，牧养包括喂养，（15～17，）因为牧人牧养羊群不仅是牧，还要喂。

召会扩展缓慢的主要原因，可能是在这两点上有欠缺。第一，我们的牧养不够，群羊缺少属灵的食物，也缺少属灵的带领。食物就是“养”，带领则是“牧”。第二，是监督的少，照管的多。我们都知道，照管和监督是相当有分别的。按字面看，照管就是你来作，你负责。监督是你不作，别人作，别人负责，而你监督。目前在召会中，我们的照管，也就是治理，太多了。长老、家负责、排负责把所有的事都拿来自己作，而没有把事情交给弟兄姊妹作。我们应该取一个监督的态度，让弟兄姊妹作，而我们监督。圣徒们若是不会作，我们来指导；他们作错了，我们帮忙改正；有不妥之处，我们再来劝导，但始终都是他们作。

有一次，我在某处召会看到聚会前后，同工、长老们忙得不可开交，圣徒们连椅子怎么排，窗户怎么开，大小事都要问他们。这种作法就是只会吩咐人作事，不会把事情交出去给人作。吩咐人作事是一回事，把事情分出去给人作又是一回事。你手上可以有十件事、百件事，但是你统统安排给人，让别人作。这种作法不是你吩咐他们作事，而是你托付他们作事，把事情托给他们，让他们去作。另一个作法，是什么事都抓在你手里，人要作一件，就来问一件。你要作一件，就吩咐一件。这个包裹要寄，人替你写封面，帮你去寄；会所要整洁了，人来替你作整洁。好像你不发命令，别人就不

会作，也不能作。

这是我在某处召会看见的光景，所以，我向同工、长老们建议：“你们必须把事情交托出去。会所作整洁，交给一部分人作；管邮件，交给另一部分人作。他们作了，一切事就都给出去了。你们不要再发号施令，不要再吩咐了。”这样一来，聚会时，同工、长老们应该是轻松愉快的，因为事情统统不在他们手里，而是在众圣徒手里。

召会中的牧养

牧养需要主的话

现在，我们要来看牧养的问题。在牧养的事上，无可疑问的，第一，要养；第二，要开导。今天在召会中，“养”就是要用主的话喂养。所以，不仅要弟兄姊妹聚会时灵强，灵释放，灵新鲜，大家都活，乃要看众人是否真实的得着供应和喂养。活是一件事，释放是一件事，但众人是否实在得着生命的供应和喂养，又是另一件事。

牧养不是传道理

在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，保罗说，“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典的话，这话能建造你们，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。”这意思是，我们喂养弟兄姊妹，必须用主的话。我们有个从基督教来的观念必须改掉，就是认为信徒需要藉着听道，才能得着喂养。基督教里的人常说，需要道理来教导、栽培、造就人。事实上，喂养才是比较好、比较实际的路。基督教留下一个风气，认为必须用道理教训人，培养人，因而产生了专门讲道的人，如传道人、讲道牧师等。若是一个地方没有牧师、传道人，就要花钱聘请一位。我们中间多少也受这种风气影响，虽然我们觉得雇人作传道不好，花钱请牧师也不妥，但我们中间有所谓的同工。所以，众圣徒都认为同工会讲道，同工是专门讲道的，讲道乃是同工的事。实在说，这种心态是

不合宜的，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思想。若是全时间同工，成了专门讲道的，原则上是换汤不换药。

长老要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

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长老要牧养神的群羊。提前五章十七节说，“那善于带领的长老，尤其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，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”这里说，善于带领的长老，乃是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。所以，喂养和牧养就是教导，必须要用主的话。在一个地方召会中，喂养和牧养是长老的事，如同在一个家庭里，是父母的事一样。所以，长老们不能再有藉口说，“我们长老没有一个人有讲道的恩赐。”这种话是受了传统基督教的影响。我们中间开始时很得弟兄会的帮助，他们是首先恢复召会生活的一班人，但他们很注重恩赐。他们认为没有话语的恩赐，就不能传信息。然而，这几年来，对林前十四章三十一节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：“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。”所以，“我们没有恩赐讲道”这个观念，应该要连根拔除。我们都需要学习用神的话喂养人。

不能完全倚靠全时间服事者

不要在意自己有没有恩赐申言，因为圣经说，“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。”以姊妹们为例，绝没有一个姊妹成家了，却自己不作饭。当然，可能有很多姊妹会说，她不会做饭。一九六二年，我到美国住了十个月之后，本来是不会做饭的，也变得会做饭了；因为我即使不喂养别人，也得喂养自己。从前我只会吃别人作的饭，结果把胃吃坏了，得了十二指肠溃疡；这是我自己不会做饭的结果。然而，我吃了十个月自己作的饭，我的溃疡就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从前太倚靠别人。地方召会的长老带头倚靠工人，把工人抬得太高；就好像请了一位大厨师到家中，看到他作的饭菜，自己就不敢动手了。实在说，有的同工在讲道的本领上，可能比长老还差得多。这并不是要揭谁的短处，而是要大家一同蒙光照，一同来看到底我们错在那里，问题在那里？我们有一个极大的错，就是以为谁作了全

时间服事者，谁就会传道；谁不是全时间服事的，谁就不会传道。这是错误的观念。

传道要讲出实情，命中要害

当然，一面说，我们一个一个都能申言，这是对的。但另一面，我却不信人只要一全时间服事，就会传道，身份就不一样了。各地的长老们都要转这个观念，不要以为一全时间就会传道了。没有这回事。有几位长老弟兄，他们讲的道，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。比方，有的人开口传道，好像拿枪打仗一样，开了十几枪，对方还是活蹦乱跳，没有命中要害。然而，那几位长老只要一开口，即使只是开了“半枪”，就能命中人的要害。若是这些长老弟兄肯拚，他们一定可以讲得比同工还要有果效。因为传道，不是要讲好听的道，得人的称赞；就如打拳不是要打得好看，得人的喝采，而是要命中要害。所以，有两种传道，一种是玩票似的，口才、用辞遣字、知识、声音都很好，但是讲了半天，没有效果。另一种是讲出真实的情形，针针见血，摸着人的心。

我们所需要的，不是玩票似的道，而是要人命的道，一开口，就针针见血，命中要害。所以，不要管好听不好听，措辞对不对，重要的是要能打中人心。美国大布道家慕迪（D. L. Moody），有一天在台上传完福音后下了台，有位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来对他说，“慕迪先生，你刚刚在台上，有一句话文法讲得不对。”慕迪的学历不高，年幼时就在他舅父的鞋店作学徒；但是被主得着后，大发热心，而后出来为主工作传福音。他放胆的对那人说，“是的，你的文法对，但你上去讲讲看，有没有人得救？”慕迪很清楚他传道不是教英文文法，而是要带人得救。所以，他不在意文法对不对，只要人得救就可以了。

长老需要操练，不要倚靠同工

虽然有的长老说话有个腔调很难改，也很难说出一篇漂亮的道；但只要他肯操练，必定能说出针针见血、命中要害的道。不像有的

人讲了一篇漂亮的道，好像演了一场好戏，却一点也不摸着人，不影响人。有的同工口齿清晰，讲得动听，又有条理，但是讲到末了，没有一点果子。他在一地作了两年，那地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反之，有的人虽然道讲得不怎么样，却有果效发出。我们都要讲这样有果效的道，相信我们都能这样操练。

再回头来说，那一个人不会烧饭呢？这个自己不会的观念一定要改。长老们不要再盼望同工站讲台，不要一直觉得自己所在的召会不行，必须同工讲道才能应付。除非同工真是对那里的召会有心，才能讲出“打死人”的道，而不是只讲飘渺好听的道。否则，同工们讲道也没有用，不过是撑时间。所以，长老们要学习自己作，就好像你家人要吃饭，没有厨师，也没有钱雇人，你岂不自己烧饭么？说这话不是要贬低同工，而是各地倚靠同工太过度。我们传统的两个观念一定要改：一个是聚会里要听道；另一个是只有全时间的人会展道。长老们若肯把这两个观念改一改，必会蒙极大的拯救。

讲道必须有负担，以父母心情牧养儿女

有的长老觉得，自己没有受过什么训练，圣经读得也不多，实在无法讲道。正好附近召会有位同工，他懂得比较多，所以每周请他来帮忙讲一篇道。实在说，这个帮忙十之八九会叫圣徒挨饿，因为那位同工不一定对当地有负担。真实的讲道必须有负担；要讲道，就要有负担作工，非把圣徒里面的火点着不可。所以讲道时，一次要打中十个；讲十次，就要把全体圣徒都打中。讲道是要去点活人，叫人发热心，若是没有这个负担，就不要讲。长老们有责任喂养众多的群羊，就如作父母的不论何等不会烧饭，也要尽力买米买菜，烧给儿女吃。虽然不一定好吃，但起码能温饱。若是长老们有这样一个心，局面必定会改观。

有人可能会问，要如何预备食物呢？我们中间的书报是很丰富的，你们可以从中加以研究，找出合你们需要的。就如孩子们需要某种食物，父母到市场买菜回来后，还得研究作法，如何把这些菜

作成可口的食物，给孩子吃。父母不能倚靠人，总要自己作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的确有个很重的负担，盼望长老们能改观念。这样，责任就在长老们身上，同时长老们的用处也会加多。这个果效比同工们驻守在那里讲道要强得多。

长老知道圣徒需要，讲道必定有用处

已过我们中间的弱点，就是长老们觉得同工是全时间的，是专作这一行的；所以，讲道是同工的事，不是长老的事。盼望弟兄们特别是长老们，这个观念一定要转。实在说，只要长老们肯拚，你们讲的道定规比同工讲的还有用，因为你们身在其中，知道圣徒们的需要。或许你们的道讲得不一定好听，但是结果绝对有用处。

我曾在中国华北，看见很会讲道的人，但是好听的道讲了三、四年，却没有任何结果。反之，有位弟兄既不会讲道，也没有口才，结果青岛召会却是他建立的。一九三四年，当他初到青岛时，连一个弟兄都没有，他就住在楼梯底下的一个小房间。到了一九四八年，十四年后，那里一天受浸的人数，达到七百多位。虽然他不会讲道，但是他讲的都是实用的道。他在那里治理召会，带领召会，他知道圣徒们的需要。他虽然不会讲道，但他会为着圣徒的需要，去研究该讲什么。譬如，圣徒需要吃大豆，他不大作大豆，但无论如何他把大豆弄来了，认真作好之后，即使味道不好，大家也都吃下去，结果都得了益处。所以，那地的召会建立得很扎实。

反倒是有些地方讲飘渺之道的人，都是好听而没有果子的。所以，长老们只要肯花工夫，结果绝对不同。附带的说，我们的确需要长老们拿出时间，有些地方的长老，甚至应该全时间。这是合乎提前五章十七节所说，“那善于带领的长老，尤其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，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”这里说长老要受敬奉，受物质的供给，乃是指全时间服事的长老。在召会中，有的长老的确应该把时间全都拿出来，治理召会，而有的全时间弟兄，应该去带点职业。因为全时间弟兄的功用，若不是那么显明，就不要浪费时间，

应当去作一点别的事，而有的长老却应该把时间完全拿出来，全心照管、治理召会。

总之，基本原则就是长老们如同家中的父母、或是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应当让家人吃饱，作牧养、喂养的事，而不能只靠同工。真正有用的同工，应该省出时间，出外开展工作。同工们一直留在当地，就会被捆在地方召会，这在原则上不一定上算。

召会中的监督

完全交托，背后监督

长老在召会中，对圣徒，第一，要牧养；第二，要监督。意即牧养之后，要交托人作事情，这不仅是教导，更是把事情交托给人。长老把事情交托之后，就要监督。监督的意思是长老完全不作，而是让弟兄姊妹作，让他们作主，出主张，长老不替他们作，不拿主意。譬如，长老交给一位弟兄作少年工作，他就不需要再去照管少年工作，而要让那位弟兄作，他只要在旁边作监督。若是召会中每一件事，都交给弟兄姊妹作，这样就把人统统用上了。

我们把事情交给别人作，是让他们作主，不是由我们治理。以中国已往的海关制度作比方，从前因着不平等条约，海关的关税权被英国政府取去，一定要由英国人作税务司。税务司才是真正海关执行人员，中国政府只派一个监督去看管，而监督根本没有实权。我说这事的重点不在那个不平等条约，而是我们要培养弟兄姊妹个个都作税务司，同工、长老只作监督的。可惜，今天各处的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都像税务司，所有的事统统抓在手里，这不是召会应有的情形。越是长老越应该监督，越是责任多的越应该不作，而要学习让别人作，自己只作监督，这样就自然的把人带进服事了。

或许有人要问，若是让弟兄姊妹服事，他们出错了怎么办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的态度要开放一点，相信他们即使错，也不会错到那里。台湾各地召会都已经有一点上轨道，即使他们出错，也不会

错得太离谱。然而，当他们真的有错时，就要监督他们，帮助他们。这样效果就更大，事奉的人也就更多了。

赋予主权，但非让其独立

长老们对圣徒既牧养，又监督，并且把事情交托他们作，完全让他们作主，赋予主权，但这并非他们就独立了。譬如，一个召会里有八个分家，长老们把事情分给八个分家，并不是说他们就独立了。虽然是分家分排，但众人仍是一个召会。长老们乃是作监督，不是“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”。（彼前五 3。）长老们要牧养圣徒，把事情交托圣徒，监督他们，把主权交给他们，让他们发展。

以台北召会为例，有的会所真是人才济济，一个会所的人才，比乡镇十几个地方召会的人才加起来还多，可惜开拓不多。原因就在于既没有牧养，也没有监督。要知道，吩咐事情并不是监督，如果只是吩咐，事情还是没有交出去。什么叫作交出去？乃是彻根彻底的把事情交给别人。譬如，责成一个弟兄去买录音机，连钱都要他去拚出来。他要买好的，买差的，买大的，买小的，钱从哪里来等，这些事都必须他自己到主面前，和配搭的人一同祷告拚出来。

另一面，长老们不要把录音室的钥匙放在自己口袋里，倒要把钥匙交给服事的人，门怎么开，怎么关，怎么管理，都是他的事。长老只要责成他，交给他，然后在后面作监督，就可以了。若是他把录音机随意放在长老室，就题醒他要放好。他若没有放在心上而弄丢了，你也感谢主，回去为他祷告；因为录音机丢了，他就学了功课。不要以为这是在说笑话，只要长老们的方针、制度改一改，人就起来了。

有的长老们和我辩说，“李弟兄，弟兄们都很忠心的在服事。”我说，“我知道弟兄们忠心，也都好心好意。但是这个忠心和好心好意，把所有的事都抓在自己手里，就把弟兄姊妹们的功用给杀死了。”总不能同工、长老在一个地方作了两年，结果是同工被捆在那里，长老也被捆在那里，而别人都不能用上来。我们要改观念，要尽量

把所有的人都用上去，把事情交给他们作，不要怕他们错。我在洛杉矶时曾把特会交给少年人作，他们怕自己犯错，我就告诉他们：“盼望你们多错一点，这样就会被成全出来。”我们作工，最宝贵的就是能作出人。

关于同工工作的交通

同工在各地作工，应该带出有用的人

所以，我们的制度应该有所改变。只要观念一改，制度就容易改。召会牧养、喂养的工作，的确需要各地长老们花力气，费工夫，拚上去，就像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非弄出吃的东西不可。我们要把同工从地方上调出来，不用担心全时间同工一离开，各处召会就不行了。这些年来，台湾各地召会的确太倚靠工人，并且这种倚靠的心理太深。同工到各地方召会作工二、三年，实在应该可以走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应当带出人来。然而，现今带人的风气没有，都是代替。同工越作，自己身上的工作越多，别人却一点也尽不上功用。譬如，一位同工初到一个地方召会，身上责任并不多，作了二、三年，该召会的责任却全都在他身上。统统是他作，别人都不需要作，只要听他吩咐。这样吩咐的结果，一个责任也没有交出去，一个负责的人也没有作起来。最后，这个同工真是走不开了，因为他一走，召会就没有人支撑。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作顶梁，他这个顶梁一挪开，房子就要倒塌了。按原则，同工在一个地方作，如果他是顶梁，慢慢的应该把另一根柱子加上去，之后再加一根柱子，等加好十五根柱子，他就可以走了。这才是作工的原则。

我在一九五三年的训练里，曾一再的说，同工到一个地方，要带领圣徒，但绝对不要代替他们。然而直到今天，我到中南部访问，看到代替的成分还是相当多，带领的成分却相对的少。同工们都是代替众圣徒作，把事情抓在手里，一直吩咐别人。若是这样，一旦同工走开了，就没有人会作了。这是错误的作工，正确的作工应该是越作越带出人。

一九四六年我蒙主带领到南京，头一次弟兄们要我起来交通时，我的第一篇道就是说，“我来了，弟兄们都觉得很快乐，以为我到这里，是来帮助弟兄们。不过，我愿题醒弟兄们，我来了之后，你们的责任一点也不会减轻。我是带了满身重担来的，我只要作一天，身上的重担就会转一点到你们身上。我作了一年之后，身上都没有重担了，重担都是你们的了。所以，我不是来帮你们的忙，而是来给你们找苦差事。”结果，我在那里作不到两年，南京的责任完全在弟兄们身上，全数都是由他们作。

同工不该代替别人作，乃要带领别人作

然而，今天我们的同工出去到一地一地作工，却不是这样，好像一作就走不开了，就把地方召会的责任全拿起来，完全摆在自己肩头上了。有些地方，同工们不仅代替弟兄姊妹作，也代替长老作。长老们好像是签字的长老，实际的一切，都是同工作。难怪召会的人数不能增加，工作不能开展，主要原因就是只有少数同工们在作，而各地该用上的人都没有用上。所以，我们在主面前，第一要改观念，第二要改制。不要再代替别人作，最多只能带领他们作。等到他们会作以后，就完全让他们作，我们在背后，在旁边监督就是了。这样，相信人才会产生出来，人人将材就用，每位弟兄姊妹都会有用处。之后，要就每个人的情形，把他摆在有用的地方。

有的同工在一个地方作了三、五年，到末了还没有一个长老产生。问原因，说是没有一个够资格作长老的人。这个问题，大部分是出在同工们的观念和作法上。所以，我们的观念要转，制度也要跟着改。改制的意思，并不是不要同工们作了，而是同工们要作得更多，有用的人要带进来更多，工作果效也要更多。

改观念改制度，并以大城市为工作重心

有人建议，要不要把同工从地方中拔出来？同工要不要从地方中拔出来，不是重点；重点乃是要转观念。若是观念不转，作的制度不改，即使把同工拔出来，也不会有多少好结果。因为同工们无

论在那里，都会照着老观念、老作法，不会带领别人作，只会代替别人作。这样，即使把同工从地方上拔出来，也没有多少用处。因为他到别处去，也是去代替别人作，至终仍是带不出人。

然而，若是我们观念转了，作法改了，即使同工不拔出来也不要紧。譬如，一位同工弟兄在三会所，改了观念也改了作法，完全是带领别人一起作。结果，一年内人数翻了一倍。如此，这位同工自然不需要从三会所拔出来，送到乡镇去开展。因为他在乡镇即使能作一点，作了一年，最多可能只得五十个人，而且得的大多是些初中毕业生。当然人的灵魂在神面前没有轻重，但是功用上还是有点分别。所以事实上，乡镇的工作不过使地方召会数字增加，人数却不一定增加。我们若是够智慧，就应该作大城市和学校。同工们留在三会所可能作出一千人，召会数字虽然没有增加，人数却可能大增，而且作出的品质比乡镇高。以台北为例，台北是个大城市，人口众多，若能作到十万人，学生有两万人，就相当可观。这比到深山得着零星的少数人有果效多了。

学习带领人，也受带领

台北这个大都市，人才济济，大学林立，实在需要好好的作。所以，同工们不一定要拔出去，原则上是需要改作法，改观念。一个同工若是留在当地召会，但是作法不同了，不是代替别人作，而是带领大家作，到一个地步，甚至能让别人带领他作，这是何等的好。代替别人作很容易，带领人作并不容易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脾气，人要他烧饭，他就请人出去，要自己作主。他需要人洗菜、切菜时，才叫人进来。有时，即使人帮忙洗菜、切菜，他都不一定满意。我们都是这个脾气，一作就要包办的作，统统是自己作。这是天然的作法。

然而，若是我来烧饭，还能带着四个小徒弟，这就真是有本事。到末了，徒弟变师傅，师傅作徒弟，师傅跟着徒弟学，所谓“青出于蓝，胜于蓝”，那就更有本事。我们在美国的工作就是这样，许多

地方开头是我带着人作，我作师傅，人作徒弟；现在人慢慢都作师傅，我就作徒弟。当我看他们作的时候，我又看出门径，我就再作他们的师傅，让他们再学一学。这样，就把人才都用上了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我到美国，住了比较长一段时间。原先是盼望有同工弟兄到美国作工，但是末了，我觉得同工们还是不要来的好。因为同工们一来，就是作自己的一套，而不能用别人，结果工作一点都作不开。不仅同工们在美国的功用施展不开，即使是台湾学生到美国来，起的作用也很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同工无论到那里，都是代替别人作，而不能带别人作。作同工的，要学习带领别人作，发现人有一个长处时，就要让他作，甚至受他的带领。以后，发现他有不合式之处时，再带领他，总要让他作，这样才能把人用上。我们工作发展得慢，就在于这两个主要原因，牧养人不够，并且交托、带领人的工作也不够，一直都是少数人在作。

再者，同工们到一个地方，不仅都是自己作，并且要人听他的话。譬如，一位同工到某地服事，就盼望某地长老都听他的话。若是长老们不听，他就回报说他无法作工，因为长老们不同心，不要他作，所以他不能作了。这种态度是错误的。同工们到一个地方，不仅要带领人，有时也要受人带领，这样才能把人都用上。仅仅把同工们从地方上拔出来，而观念不改，制度不变，也不能改善情况。重要的是观念要改，制度要改。同工可以在一地一直作，但事情不要抓在自己手里，不要代替圣徒作，乃要带领圣徒作。作到末了，每一件事都在圣徒手里，所有的人才都被作起来，这才是正路。

有人曾对我说，“李弟兄，感谢主，主在洛杉矶替你预备那么多有用的人。”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以洛杉矶召会与台北这里相比，可说相去甚远。这里都是“研究生”，那里都是“初中生”。问题在于这里没有把人才统统用上。我不是说笑话，也不是说讽刺的话，你们这里可用的人才太多，却统统没有用上去，因为事情一直抓在你们少数人手里。你们要把事情交出去，开导圣徒，并且监督他们，让他们去作，人就统统出来，统统事奉了。

在洛杉矶召会没有所谓的受浸谈话，大都是圣徒们带来就受浸，而受浸后存留率几乎是百分之八十以上。然而，这里有二千人受浸，留在召会中的却不一定有一百人。所以，我们实在应当好好考量我们的观念和作法。当然，光从作法上改是不行的，仅仅把同工从地方召会拔出，召会仍然是弱的，并且同工反而没有地方可以作工。因此，还得在像台北这样的大地方，由同工协同长老，协同家负责开展工作。台北这里条件优厚，同工们若都拚上，和长老们同心合意，开展必定很快，一年半载应该能作出两三千人。然而，同工若是到一个小镇，即使作了十年，也未必能得两千人。

集中力量作学生工作

此外，我们应该把力量放在学校。台湾的大学位于三大中心：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。所以，这三个中心一定要作学校；若是不作学校，就是没有眼光。我们要集中全力作这三个中心的学校，因为这个工作是事半功倍的，能得许多青年人。这三地的召会有各样的条件，只要圣徒一出动就会有结果。这比你到一个只有五、六万人的小镇开工，来得轻而易举。因为在小镇作半年，也不一定能得二、三十个人。

同工应往外开展

我们工作的方针应该是这样，在台岛这里作大都市，作中心，作学校。功用比较显明一点的同工，每年都该出国，因为国外的需要很大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功用显明的同工，最多一年九个月在国内，最少三个月或四个月出去，到日本、南韩、香港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或者印尼都可以。

现在最急需帮助的一个区域是印尼，即使有三个同工长年住在那里，也不够应付那里的需要。我们没有那么多人，只好一个人去三个月，另一个再去三个月。香港、日本、南韩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也有急需，不过门开得还不够多。菲律宾不是不需要，但是菲律宾已有一个基础，他们自己能作出相当的事。然而印尼不同，若是

同工不去帮忙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往前。他们自己没有力量，并且道路的基础还没有打稳。这三、五年，因着同工们的帮助，那里是有些往前了。若是仍停在三十年前所受的带领，一定构不上时代的流。那里有将近一亿人，是全世界人口第五大的国家，实在需要有人去帮助。只要有人到那里一作，果效是很可期的，因为当地的门是敞开的。在我们周围的国家，门几乎都是开的。所以，盼望功用有点显明的同工，每年都出去三、四个月，其他八、九个月留在当地召会或会所。这样，同工们的用处就多了。譬如，若有十位以上的同工可以这样出去，一个人三个月，十个人就有三十个月。这三十个月能帮助外地许多的工作。这样作，工作的益处更大。

总的来说，我们要把握三个工作重点，第一在台湾作大据点，第二作学校，第三往外国去帮助。外国的门已经开了，只要同工们去作就是了。当然不是说每个同工都出去，也需要有人留在这里应付需要。出去的人，一定要有一点用处才可以。换句话说，总得能作出一点工作。所以，我们不能随便派人去，随便派人等于没有去，反而砸了招牌。相信最少十位到十五位是可以去的，每一年都出去。平常同工们都在各会所、各地方召会，带领人作，到了有需要时，出去也就没有关系了。

发展台湾的大据点，推动学校工作，并且让有用的同工每年都出去，不能到远处的，就在东南亚一带，以及日本、韩国，这样的益处是非常多的。等到学生们得救后，他们回到家乡，福音就会慢慢普及到他们所在的乡村。这样，就不需要同工从大地方召会拔出来，到小镇开辟工作。同工们还是在大地方召会作大据点，推动学校工作，再往外国去，这样作是比较有利的。盼望同工、长老们，都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看清楚。不要以为同工非留本会所不可，让他们一年出去三、四个月，应当是没有问题的。

作到人人都能尽其用

召会最大的需要，就是人人都能尽其用；然而，这是召会中最难

作到的一步。长老们都要认识，任何人都能有用，千万不要以为某会所有人才，惟独自己这里没有人才。每个会所都有人才，这完全在于我们的作法。所以第一，同工们要把人用上去，成全圣徒，带领他们作。关于这一点，同工们一定要彻底的改观念，下苦工，因为带徒弟不是容易的。年轻人来了，意见就来，但千万不要一下就把他们打掉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意见的。我们一面打他们的意见，一面还得保留他们，带他们往前，这才有用。

在年轻人身上，很难当下就看见他日后的光景如何？以倪柝声弟兄的经历为例，他和他母亲都是藉一位女传道余慈度姊妹得救的。在他十七岁得救的那天晚上，他也同时蒙召，愿意放下学业，学习事奉主。他母亲因着得救后开始爱主，就同意他奉献自己给主，并送他到余慈度姊妹在上海所办的圣经学校就读，受训练如何事奉主。有一天，余慈度姊妹要倪弟兄送信到邮局。当时因路况不佳，倪弟兄花了较长时间才回来。余慈度姊妹认为他年轻贪玩，就叫他退学。其实，倪弟兄并没有趁机出去玩，也没有偷闲，结果却被送回家去了。他回到福州，继续到三一书院就读。

后来，倪弟兄遇见和受恩姊妹，在她手下受教；和受恩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姊妹。当时，到和受恩姊妹那里受教的，有六十多位青年弟兄姊妹，结果一个个都被和教士骂得离去，最后只剩下倪弟兄一个人。倪弟兄常常把自己送去挨骂；但有时也会同和教士辩驳。那时，他和一位王弟兄互不相让，和受恩姊妹知道了，就常对付他。和受恩姊妹什么事都叫那位弟兄作，倪弟兄就去质问和受恩姊妹，和受恩就说，“他比你年长几岁。”之后，有一次要为几个人受浸，有一位弟兄年纪更长，结果和受恩姊妹还是让王弟兄作。倪弟兄又去问她，她就说，“我就是要他作。”和受恩姊妹认识倪弟兄是个材料，所以一直的对付他，也一直的托着他。以后，倪弟兄见证说，他是真正得到和受恩姊妹的成全。他一直挨骂，但是他没有灰心，因为和受恩姊妹一面骂他，一面仍然托着他。所以末了，只有倪弟兄一个人在和受恩姊妹手下成材了。

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，不要冤枉了少年人，还丢下他不管。年轻人的意见当然是要受对付，但是你对付他的时候，还要托着他，系着他，不让他走；就算叫他难过，也绝对不要放弃他。总要一点一点的带着他，因为若是现在不带，将来我们会后继无人。

此外，我们要谈一点有关同工从地方召会拔出来的问题。这在每一个地方，都要实际的研究。譬如，一会所有三、四个负责弟兄，若是长老们把事情交给你们几位去作，你们要怎么作？你们若把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，就大错特错。这等于又多了一层治理。长老以下有会所负责人治理，下面又有家负责、排负责，这样就有四层。事实上，这不是治理。长老们应该考量，如何把所有的圣徒都用上。在治理上，层次不要那么多，最好是照圣经所说的，只要有长老、执事就可以了。作的时候要把人带进来，人不会作，就带领他们作；他们作错了，就给他们一点改正。不要他们作错了，就不要他们作了。他们越作错，越要给他们作，总要一直带着他们作。

这一种工作与服事，是我们最缺乏的。不论是长老治理也罢，是会所负责治理也罢，无论怎么治理，原则就是要把人统统用上，就是要让他们作。开头的时候，可能会吃力一点，要教他们，带他们，改正他们，并要忍耐他们，担负他们的弱点与失误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就能作出来了。我们这些人好像是种果园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结果子，乃是栽种果树结果子。我们不过是作灌溉、修理、消毒的工作。令人担心的是，如果全数是一个人在作灌溉、消毒、结果子的工作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们要把人个个都作活了，都能摆进来，训练他们作，使他们有用。这个工作是同工和长老们应当努力学习的。

这些基本原则，在“长老治会”一书中都说过，甚至在“工作的再思”中也一再题及。长老们不要亲自去作，乃要让别人作，监督别人作，这样才能把众弟兄姊妹都带进来。不但如此，还要教他们作，带领他们作，甚至改正他们，叫他们都会作，使他们个个都有责任。这样的工作是急需的，并且是有效能的。我们的工作要开

展，就必须这样来作。

这并不是要同工们都从召会中拔出来，到别处开工，而是我们的观念和制度要改。若是这个观念、制度不改，还是老制度、老作法，即使同工们到别处去，即使地方召会的数字增加了，总人数也不一定会增加。现在我们观念改了，制度改了，就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，重点的作工，像打鱼一样，鱼多的地方加倍的作。如此，同工和长老协同来作，果效就多了。同时再作学校，果效就更加倍。我们不要从大地方换到小地方作工，乃要专门打重点，挑重心作。相信这样的工作，能扩展得很快。就如台北这个大地方召会，常聚会的人数目前约三千以上。若是这三千以上的人都能动用，统统摆进来，五年以后，这三千人可以带进十倍的人，起码能作到五、六万人。那时，这个大都市的地方召会必定很强。其中若有一万多名学生，那个见证和影响就更大、更明亮了。

若是把同工们拔出来，调到乡镇去，这些同工们的功用就减弱了。同时，召会留在长老手里，若是长老的作法还是一样的老旧，大部分都是代替人作，而不是带领人作，那么召会就弱了，因为缺少同工那一分的帮助。所以，重点是同工、长老的观念要转，制度要改，不要代替人作，乃要带领大家作，训练大家作，使每一个人都派上用场，那就有前途了。否则，我们即使在这里有点热心，里头烧起来了，也不过是我们这少数几个人。我们乃必须学习把工作，作到群众中间，把每一个聚会的人都作到有用，让他们有机会学习事奉，学习受改正，受训练，受带领。慢慢的，这个工作就会是大多数人一起发展的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讲于台北（全台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三篇 在事奉上改观念—教导人成全人

研讨不能扩展的原因

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，为什么在台湾工作的开头，人数繁增得又快又多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就好像达到了饱和点，无论怎样作，都没有多少繁增。原因到底在那里？

一直自己作，不会教人作

经过我们在主面前的寻求、分析，觉得情形大致如此。首先，是同工们无论到那里，都是自己作，不会教人作。譬如，有三个弟兄初到台北，开头时蒙主怜悯，有一点心爱主，也为主作了一点工，结果就把人带进来了。这时若是他们能把他们所能作的，教给这些人作，或许就可以把人带起来，成全起来，作他们所作的，甚至能作得比他们更好。这样，就带出好徒弟了。不幸的是，我们不会带人作，不会成全人作，一直都是自己作，不会教人作，这无形中就代替了别人。结果，别人都不会作，也不能作，都是我们这两三个人作。

两三个人所能作的范围是有限的，只能作那么多，再多就作不来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能教别人、带别人，工作就会在这里停顿。除非有一天，主把我们这几位带到别处。在那里没有什么人，也没有什么可作的，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另起炉灶，重新开头。然后，我们定规会带进一些人，但带来带去可能又达到我们所能作的饱和点，又是不能再多了。这时，我们就该再往别处去。

若是我们不往外去，只是一直守着一个老摊子，结果就是这么多人；因为我们只会自己作，不会带别人作。而我们自己所能作的，也只有那么多，是有限度的；超过了那个限度，我们就作不来了。当然别人也会带手作一点，不过那是不明显的。我们若这样走下去，召会在一个地方上就不能发展。因着我们没有教导带进来的人，所以原则上，他们会重蹈我们的覆辙，就是自己作；然而，他们也只

能在他们的能力范围里作一点，再多就饱和了，结果召会还是不能扩展。

不能教人作，也不能与人合作

我们若不能带着人作，就不能教人作。凡不能教人作的，定规不能与别人合作。这是我们不能扩展的两大原因。然而，这个不能合作，不是因为与人闹别扭而不合作，乃是因为没有这个脾气和习惯。大多数人都以为，一切只要自己作就可以，不必与别人合作。当工作上安排别人到他所服事的召会时，若是别人可以作，他就不能作。他不能作不是因为他不想作，也不是因为闹别扭而不作，乃是因为不能与别人合作，两个人没有办法合起来。他们原来都是一股绳子，没办法合成两股绳子，更没有办法合成三股绳子。所以，没有办法将小地方召会，扩展成大地方召会。

这种情形就是不能教别人，带别人，也不能与别人合作。按规矩，我们应该是又会教，又会合。我自己会作，也会教别人作。什么样的材料我都会将材就用，桧木的我会用，杉木的我也会用，什么杂木我都会用。只要有材料给我，我就会用；无论给我什么人，我就用什么人。给的是三轮车夫，我就用三轮车夫；是大学教授，我就用大学教授；是年轻孩子，我就用年轻孩子；是老经验的，我就用老经验的。我统统能把他们用上，并且能教导他们。同时，不管来多少位同工，我作的绝对不和他们重叠。我能和他们配搭，他们作他们那一分，我作我这一分。

主若是把这点向我们开启，使我们从根本上转过来。再过二年，台湾各地召会要繁增一倍，一点也不是难事。然而，这个点若不能翻转，就没有多少繁增的希望，顶多只能维持现状。因为谁作，谁就设限了。所以，大家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的转，必须能教别人作，也能与别人合作。无论你有没有本事，你都得与别人合作，并且带别人作。没本事的人要学习教别人，并和别人合作；有本事的更要带别人，并与人合作。

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两种情形：一种是有本事的，一种是没有本事的。没本事的，就认输了，反正我是不能作。这并不是对的态度，我们不应该认输。此外，有的人有本事又能干，就看不起别人，心想最好把别人都打掉，然后惟我独尊。这样的干才即使是最好的，是一块桧木或一根大理石柱，但这样的人无论再怎么好，也不能顶替一所房子。我们总得和别人配搭，一个人再怎样能干，也是不够的；不仅一个召会顶不起来，甚至一个分家也顶不起来。要顶起来，非得和别人配搭不可。

同工们都得改观念，认识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干的。不能干的人，要自己拚出路来，不能教别人，就要跟着学。能干的就得教别人，不要自己作，要一直教别人，并且大小材料统统要用上去。不要废掉任何材料，宁可作错、作乱了，也不要废掉任何一个。这就给众人一个机会，而自己也可以学得更多。自己作，学得不多；教别人作，就学得多。你不教别人，你所学的都不透彻。你一教别人，就逼着自己一定要研究透彻。作事也是这样，你觉得你都会作了，但若试着去教别人，看是否能作得像你一样，就不容易了。那需要很大的本事。你可能会作，但是不一定会教；你若是会作，又能教别人跟你一样会作，那个本事就大了。同时，这个“教”，还真叫教的人受对付。所以，有个性的人，脾气古怪的人，都得去教别人，好叫你们受对付。不受对付的人，是很难教出人的。有时，你教一教，就觉得这种人你不教，那种人没有用不必教，结果到头来还是你自己作最便当。这就不正确了。

改观念，学习教导人

以母亲教孩子为例，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。我看到一个中国家庭里，有三个女儿，母亲常觉得这些女儿没有一个会作事。所以末了三个女儿都走了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发怨言。美国家庭的光景就不是这样，他们都是从小就学习作事。孩子生下来，刚刚会活动，父母们就开始教他们。他们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教孩子。我

们所以不会教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种教导。在美国，父母从孩子小时候，就教他们作事。比方，先教他们把报纸从户外拿进家里。慢慢的孩子长大了，就教他浇水。起头他可能浇得一塌糊涂，但浇过几次，就不糊涂了，自己会找出门窍。到了七、八岁时，就开始教他扫地、吸地。等吃饭时间到了，就规定谁摆餐巾，谁摆盘子，谁摆刀叉。可以说，一到吃饭时间，所有孩子统统要作事。

早晨，母亲或许要外出工作，就写一张字条，嘱咐孩子们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该作什么。好比，梳洗完毕，要吃早饭，再穿衣上学。晚上，母亲回来就会问，这几项作了没有。他们从小受这样的教导，是代代相传的。以洗碗盘为例，美国家庭吃完一餐饭，通常盘碗很多，作母亲的就先预备好洗碗水，让较大的孩子来冲水，冲好摆在一个地方。然后，要小一点的孩子，负责擦刀叉、盘碗；擦好后，要另一个孩子，把餐具放在一定的地方。这些都是分年龄作的。每一个孩子作什么，统统是分配好的，既省时间，又有规矩。孩子们处理起来，都不会闹，也不会乱。这样的训练相当好，所以他们是又会作，又会教。我们中国人无论南北，教导孩子却都不是这样，常常作不对就责备。今天我们作工，也有这种味道，所以要彻根彻底的转，要从细工上，慢慢的教人作。我们是非转不可了。

有人说，只要带大家祷告，得着复兴，这种情况就会转变。这或许可以用在一时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许多基督徒喜欢有复兴会，但复兴过后一切也就跟着结束。末了，仍是你不会，我也不会。所以基本上，我们这些人并不太需要复兴，因为大家都是爱主，天天亲近主的。我们不需要复兴，我们需要的是会作，也教别人作。这全在于我们肯不肯下一番苦功夫。以洗锅子为例，一般中国人厨房里的铝铁锅，用了半年以上，锅底都是黑的，或者生了锅锈。但是在美国家庭里，一个锅子即使用得非常旧了，上上下下仍是发亮的。因为每一次用完后，他们都会好好的擦亮。可以说，他们洗碗、擦锅子的时间，比烧饭还长。所以，他们不仅会作，也真是会教。

同工们要教长老，并成全圣徒

我们实在需要改观念，学着会作，并且有忍耐，同时要教别人如何作。这样，就会产生许多徒弟。同工们第一要教的是长老。一面，现在长老的年资都长，资深位高，使得别人都不太敢教。另一面，长老也可能自认老资格，那里需要别人教。然而我们要请问这些长老：你们作长老作了这么久，到底学到了什么？无非就是开会、讨论、赞成一些事务等。实际上，长老会带别人作的并不多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学过。本来同工们应该教长老，但同工们教得不多，现今虽然为时稍晚，却还得要教。所以，同工们首先要教长老，把当地长老教得比自己还会作，要多花工夫在长老身上；而长老不能不受教。总之，同工要先教长老，同时教圣徒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。

地方召会是长老管理的，也是长老教导、牧养的。所以，长老必须拚到一个地步，把召会完全担负起来，有管理、教导和牧养。管理比较容易，牧养就不太容易了，因为牧养包括话语的供应，以及探望、接触等。地方上的长老可作的太多了，可惜有的长老带职业非常忙碌，还要参加这么多聚会，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有的长老六、七十岁了，年纪已经老迈，按世界的人说，都要退休了，力量的确不行，要学也是晚了一点。所以，在此就有这两层难处：职业在身的，缠累得太厉害；年龄太老的，没有精神力量。然而，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，还是可以学习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若希望召会能扩展，就需要有全时间的长老，不是滥竽充数的，而是真正有用的。

长老们最需要拚的，就是牧养和教导。我们一再的研读圣经，从新约看见，一个地方召会靠工人的成分非常少。初期召会完全是倚靠长老，不像今天的情形，也不像公会。这好比一个家庭，不能天天倚靠厨师来烧饭，父母必须自己烧饭给一家人吃。长老们非这样拚不可，同时也得学着教别人作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往前就有希望。若不然，我们会一直停在饱和点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虽然有这么多

的同工、长老，但同工、长老能作的，就那么多。无论怎样传福音，都难以突破。好比一个家，生五、六个孩子还可以，再多就顾不了，就会弄丢了。我们能照顾的，就是五、六个孩子，这是我们的饱和点。台北召会的制度若不改，同工、长老的心理若不改，目前我们的本能、容量已经达到饱和。除非我们再教出人，训练出人。若训练不出来，我们就是饱和了。无论福音怎么传，末了还是这么多人，因为我们只能顾这么多人，再多也顾不了。

现在的出路，就是同工、长老必须改观念，快快教别人作，把责任摆到别人身上，教他们作。若是这样，年长的就不会觉得太累，因为不是要你自己作那么多，而是去教别人作，统统交给年轻人作。我们的出路就在这里，这也是我们症结的所在。我们的同工不会教别人，长老也不肯学着教别人，各地召会都到了饱和点。不仅台北如此，高雄也如此，所能作的就是这么多，都到了饱和点。好像我这个人只能担一百八十斤，你再给我更多担子，我就担不起了。我必须叫别人来帮忙，大家都帮忙，才能担更多的担子。

旧作法已到饱和点，需要改制

这里的重点是，担子若不能从同工、长老身上分给别人，总是在同工、长老身上，结果担来担去，不论怎么作，都只能担那么多，下面就无法产生出人。同工、长老若是在这事上改观念，事情就比较容易；若是不改，就会一直停在饱和点，造成难处。

比方，我们三位在一地作长老。在主安排的环境上，我们没有犯什么大错，实在是爱主，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。但是我们的作风，就是不肯把责任分给别人，也不肯带别人，无论什么都是我们三个人担，很自然的，就会越作越老资格。因为越作，我们就越老练，什么都懂，似乎这就成了我们的终身职业。十年在这里，二十年在这里，甚至老死在这里。我们三个人都爱主，谁都不能叫我们不作长老，并且我们把长老位置一占，别人都不要想作长老了。所以，不会有长老兴起来，因为我们这三个人都上了宝座。你问我们三人

爱不爱主？确实是爱主，敬畏主，无可指摘，按时聚会，对召会的事忠诚、负责。然而，这个不把担子分给别人，也不教别人的老作法，就叫我们的工作到了饱和点。

再者，我们三人不仅占了长老位置，叫别人无法兴起来；若是来了一位同工，还非要照我们的作法不可。我们虽然没有宣称这里是我们的天下，但我们在这里作长老二十年，无形中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。谁来这里作工，谁就得照我们的作法。这样一来，就把同工们限制了。除非这位同工真正属灵，真正活，否则就被限制而动弹不得。这样，后面的少年人自然也无法兴起来，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作长老时出生的，那能赶得上我们三人这么老练。虽然他们都爱主，已经二十几岁了，看起来却还是冒冒失失，无论怎么看都觉得不妥当，非要他们照我们的作法不可。这样，少年人也走了，其他长老也兴不起来；因为我们占了位置，没有机会给别人。如此，召会那里能有前途？虽然我们三位都爱主，都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，每次聚会必定先到后走，什么事都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是天天忙，天天用无亏的良心事奉神，主也保守了我们二十年忠心，一点都没有差错。然而，这个召会就这样被我们三个人作死了。召会如果这样，是无法扩增的，这就是症结所在。

所以现在，同工们第一要学，其次要教，非要学着教别人不可。我们若再不改，我们工作的前途都将达到饱和点。除非主再来转变环境，把我们这些人带到另外一个岛上开荒，才有可能重新再来，从头再起。如果我们再不改变作风，有一个新的学习，我们就只有这么多了，都是老事、老人。同工们都占好老窝，长老们也占老位子，作了二十年，真是爱主，无可指摘，但是不能带别人作。在圣经里，没有明文说到长老退休的事；而这些长老又相当爱主，不愿退休，也没有人能要求他们退休。结果他们就一直占着长老的位子，像北方人所讲的“占窝不下蛋”，这就造成麻烦。

我们能从从良心里说，这些长老实在是好，但不能带别人作，也不能教别人作。若是不能教，不能带，占着长老的位子，使后面

的长老不能起来，就是同工去了也没有用，顶多作个小帮手。这些长老虽然没有错，也没有罪，但结果是不能扩展，没有后代。所以，现在我们的观念非转不可，无论老爷爷能作多少，毕竟年纪大了，需要把位子让给下一代，让青年人去作。现在我们若不转观念，不改制度，发展就会达到饱和。

许多弟兄姊妹在台湾受浸、被恢复，召会在各方面都上了轨道，众人也同心，但结果还是只有那么多人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们深入研究，就知道症结的所在，乃是大家能作的只有这么多，而众人都不肯改变作风，从自己作改成教别人作，教到个个都会作。所以，我们都需要改这个风气，长老要改，同工要改，大家都得改。这样就会把人作得多起来，并且同工不管留在当地，或是开展到别地，当地召会都不会受到亏损。

若不如此，我们就不能作大都市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能作大召会，顶多只能作到像台北这样；台北召会就是最大的了。因为同工、长老只能作那么多，已经达到饱和点，只能带两三千人，因为没有那个容量。今天我们如果要增加容量，就非改变作法不可。这容量不能只有你我，一定要用少年人，要少年人起来作。容量在于少年人，要大量的用少年人。虽然我们中间找不出退休的根据，但原则还在。许多年长的长老应该退在一旁，帮忙并扶助后起之辈，让中年人、有干才的人作。

如果这一关，我们打不通，台湾的工作就达到饱和点了；无论怎样作，也只是维持，因为我们的容量就这么多。以军队来说，有生力军加进来，才能再扩展。没有新血轮，没有生力军，我们不会有多少扩展。然而，这并不是说要革命性的换，要年长的长老统统退去，让别人来作长老。要知道，若是制度不改，别人作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不是革命性的换天下，乃是改变制度。现在作的还要继续作，但是要加进生力军，教出新的人，带别人一起作。

看看各分家的情形，各分家有各分家的区域，而这个分家就像

个小天下。若是我们三个人负责这个分家，我们必定会努力把分家作好。然而一谈到全会所的事，我们的态度就差了，因为我们认为会所不是我们的天下。有的家庭就是这样，儿子很能干，把自己的家弄得很像样，却不管他父亲的家不能登大雅之堂。现在大家似乎都在顾自己的分家，把会所当作老爸爸的家，会所的事也就不费心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

以一会所为例，这几年来人数不只没有增加，反而减少；并且，事奉的人数也越来越少。按规矩，事奉的人应该加增。若是没有增加，就必须透彻的研究，找出症结所在，加以改进，并解决其中的问题。已过一会所能事奉的人很多，如果现在事奉的人减少了，就是人没有尽其用，只有分家负责人在努力。按正常的光景，应该不只分家负责人要努力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努力。今天我们所缺的就是这一步，若是能作到这一步，人人都负责，那就太好了。

花工夫成全人，不避难就易

台北这么大的召会，长老们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，就是一周两次，在会所里供应信息给圣徒。这是长老们应该要负的一个大责任，其他的全数可以在分家里事奉。一周两篇信息的喂养，不用家负责作，应该长老们全力去拚，拚出话语来供应全召会。各会所、各分家就让他们自由发展，不要过问，并要训练弟兄姊妹在各项事奉里有分，由他们去发挥。若不如此，这么大的地方召会，要再找别的路并不容易。如果一切只控制在长老手里，那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，因为底下有用的人很多，却没有用上。换句话说，若是主把我们这些人都分散，分到五十个地方，一个地方平均五十个人，五十个地方就有两千五百人。我绝对相信，这两千五百人分到五十个地方，每一个地方很快就会达到五百人。说不定若是五十人到日本，过了三、五年就会有五百人了。然而，若是我们都留在这里，再等个五年，恐怕还是两三千人，因为已经到了饱和点。所以，除非我们看得对，转观念，改制度，人人各尽其用，往后才有可能繁增到数万

人。

我们要问年长的长老们，有没有预备好接棒的人？若是没有，你们一退休，召会这“房子”岂不就要倒塌了。所以，同工们都应当看见这问题，在没有长老的地方，要成全出长老。在长老已经年迈，体力、精神都非常有限的地方，同工们就得有预备，快快成全新的长老，使他们可以慢慢接手，作长老的工作。若是不快快成全一批年轻长老，等年迈的长老一退去，长老的服事就会有空缺。所以，同工们都要看见这事，要带着别人作，教别人作，把人成全出来。否则我们的工作一旦达到饱和点，就无法繁殖扩增了。

今天，我们所需要的是转观念，转制度，就是要自己学着会作，也要带别人作。这个责任第一，在同工们身上；第二，在长老们身上。我们已过不是没有注意这事，虽然一再的题，但等到去作时，还是照着我们的习惯与个性，结果仍然没有作出人来。请记得，我们不是去代替，而是去带领人作。我们不仅要学作，会作，还要教别人作，这和我们的习惯完全相反。人都是习惯避难就易，就如水往下流一样。我们都习惯走容易的路，而教别人作的确不简单。所以，同工们在一个地方，一定要学习教别人作。

再者，关于讲道的问题。同工们要讲好听的道，实在说还容易，但是要讲针针见血，叫人受感动，被摸着的道，就得下功夫。只要同工们有一点常识和口才，有一点圣经的知识和属灵经历，要讲出好听的道并不难。但要供应出一篇使人听了会发生事情的道，就得花力气，有学习。道要能打到重点，这同工们要自己学；若是你自己没有经历，没有学习，就不要盼望话打到别人里面。等你有了经历，要去讲的时候，还要在讲法上有研究。不仅能打到人心里，有时还要能叫人受压。人是需要压的，压一压就会有东西出来，不压就没有东西出来。

成全别人是很花力气的，有些同工不太管别人，只顾时候到了就来作自己的工。他们想：“反正我会作就好了，至于别人要如何作，

我不管。若是要我带五、六位弟兄一起作，那是很花力气的。因为我必须懂得他们的情形，还要就着他们的时间，和他们接触。然后要考量怎样改正、开导他们。”所以会不会教是一个问题，但即使会教，花费的力量也很大。自己作似乎是很顺手的事，很快就可以作好，但若一直这样，就不会有后果，不会有后代。这就是走容易的路，不走劳苦的路。好像作母亲的，要把孩子教出来，就需要真正的花工夫。若是没有花工夫，是很难把一个孩子带上路的，因为这不是一两天的事。

我们工作上目前有六十多位同工，但会作这个工，肯花力量作这个工的，并不多。有的人不一定会作，但大部分的人是不肯作，因为这是很吃力的。比方，某召会有二位长老，年事已高，同工们就应该从年轻人着手，找出两三位比较合式作长老的，在他们身上下功夫，成全他们。然而，我们几乎没有能作这种工作的同工。同工们在各处，都是作一种普普通通的工作，能作的就顺手作，整天好像忙忙碌碌。事实上，这种忙碌并不累人。若是你认真的去带一个人，那就真是要为难你了。所以在这点上，同工们的观念要转，不能说你所在的地方没有人才，乃是你缺少成全人。你若去成全，人才就出来了。你若不成全，人才自然无法出来。你不去成全，即使有人才也无法出来。人即便来了，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因为只是聚聚会，听听同工们讲道，帮忙长老们处理一点事情；这是很难引起别人兴趣的。我们若要在主面前有用处，要关心主的家，就要拚上去。首先我们自己必须是这样的人，什么也不顾，就是要作出人来。这样天天拚，天天作，就会引起人的兴趣。

烟台召会成全人的实例

以我自己为例，在我服事的许多地方召会中，我作得最多的就是烟台召会。那几年我是相当用心的作，许多精华的年日都花在那里。那时我家住在会所隔壁，我早上八点一定到会所，开始忙着各样的事。中午回家吃饭，稍微休息，再到会所，直到晚上聚会前，

回家吃了饭，再到会所，直忙到夜里十点才回家。一周七天都是如此，没有一天假期，但是召会中没有一件事在我手里。中日战争期间，有一天我被捕下狱，从狱里出来后，又生了重病。我在烟台养病一年之久，后来就离开了烟台。因着没有一件事在我手里，所以我也不必有什么交接。

那段日子里，有位弟兄作执事，一位弟兄学习作长老；我们整天都在一起作人、作事，所以能把人作出来。每周一我们从早晨八点，就开始训练探望的人，有时训练到下午三点。探望者就是长老、执事和同工这三班人。我们来在一起，不是商量事情，而是研究探望。比方，一位同工弟兄说，他今天有个负担无法卸下，因为他遇到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聚会很久，但现在有了难处。我们众人就一同研究这个人，他的情形该怎样应付。同时，也考虑谁去处理最合式。这个聚会就从早上八点，一直聚到下午三点。当然这班长老、执事和同工就受了成全，并且是实际的成全。

那时有位刘弟兄在长老会办的医院作院长，对主很有心，偶尔会到我们中间听道，但是还没有走这条路。弟兄姊妹对他有负担，就题起他的事来研究，大家一同看，到底什么时候该去看他，要怎样去看他，谁该去看他，看他的时候该怎样接触，要说什么话，都加以研究。所以，那时我们实在学了很多，并且主也确实与那样的训练同在。

当时一位张弟兄一直对这位刘弟兄很有负担，也常前去看望。一天，这位张弟兄题起要去看望他，但我们觉得时候不成熟。过了一个时候，张弟兄又题起，我们仍觉得时候未到。直到第三次题起，那天真是希奇，我们都看见圣灵的运行非常实际。他一题，大家都响应说应该去，并且下午就可以去。那么谁该去呢？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我和另外两位弟兄同去。我从来没有和刘弟兄接触过，但那天大家都有相同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去了。

那天的确有奇妙的事发生。这位刘弟兄在医院有个助手，也是

位弟兄。当我们三人前去时，这位弟兄告诉我们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因为刘弟兄昨晚作了个梦，看见李弟兄在讲台黑板上，画了一个耳朵内部的图样，里面还画了三块骨头。他醒来后，怎么也解不开这个梦，但是他的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从早上就记挂这事，盼望主能差遣李弟兄来。当那位助手告知他，我们来访时，他们兴奋得都跳了起来。我们相见很喜乐，刘弟兄就把他的梦告诉我们。我从前并不知道人耳朵里有三块骨头，我就根据约伯记，向他解释人的耳朵是要听神的话的。（三三 16。）经过这次的交通，他们就明白，是主差遣我去开通刘弟兄的耳朵，叫他能听见主的话。那天过后，到了主日，刘弟兄就来参加擘饼聚会了。我在华北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一次擘饼聚会的空气是那样高，一开头就唱“我每静念那十字架”，（诗歌八五首，）大家都站起来唱，聚会空气高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能接。很自然的，刘弟兄就转到这条路上。

所以，我们都需要花相当的工夫成全人。许多事我们自己作是很便当，但作母亲的都知道，要教儿女学会作，是需要忍耐，需要花工夫的。然而，这个工夫是有报酬的，就是会教出一些徒弟，成全出一些人。可惜我们不肯这么作，不会算这个帐。我们都是贪小便宜，避难就易，同工们十之八九都是这样。有的同工根本不会教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学过。教是要花工夫的，学也要花工夫。同工们学的精神还是不够拚，学的功夫也不够深。要学就得研究，不能平平常常的作。平平常常作些例行公事是很容易的，但要专门作工就不容易了。专门作工就是要会带人，带人才是专门工作。

无论什么事，一专门就不容易作。以讲道为例，同工们一起服事一二十年了，什么样的道都很能讲；但是要把这个道讲得有效能，每一篇讲得命中要害，这就得花力气。作事情也是同样的原则，平平常常开一间店是绝对不会赚钱的；你若要赚钱，就需要动脑筋，创出新花样，才能作出结果。我们的工作也是同样的原则，同工们这么多年来，大体上都是殷勤作工，但果效不彰。若真是要有果效，就得同工自己下决心学习，然后再花工夫教别人。惟有长老或执事

给你们作出来了，往下才会有果效。

除去成见，尽力带出人

此外，我们的成见都得去掉，成见也是我们的难处。人的成见很害人，譬如刚到一地，马上就喜欢什么样的人，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人，这是很大的毛病。我们到任何地方，不要喜欢人，也不要不喜欢人。我们没有喜欢的，也没有不喜欢的，我们一定要超脱个人喜好的感觉。总要花一段时间观察，不要一到某地就觉得这人是合我口味的，是我喜欢的。这些实在要不得。比方，我不喜欢人多言多语，若是有人从来不太开口说话，我就非常喜欢他，但他却不尽功用。然而，有一位多言多语的，和我性格不合，却很尽功用。那么我要栽培那一个，成全那一个？乃是个个都要成全。常有同工说，我们这地方没什么人。实在说，是相当有人，只是这位同工不喜欢那样的人，他看那样的人不行，不只不成全他，还把他摆在一边。这些都是基本的难处。

作不出人来，乃是同工们的难处，也是长老们的难处。今天无论是同工或长老，甚至家负责或其他服事者都要看见，要成全人一定要不怕麻烦，不怕吃苦，并且感觉要超脱，要一直的教别人，俯就别人。我们都必须要有这种灵，否则，你我就没什么可作的。你若看看这里没有可用的，看看那里也没有可用的，那是不正确的。你到任何地方去，不行的人都得使他行，要将材就用，总要把人成全出来。我们都知道连动物都可以训练，何况是人；我们总要配合那个环境，把人作出来。

在有的地方，有些同工和长老很能干，但是他们打压人，打得太过了，什么人都看不起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这是最大的毛病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让那些不能干的去作，去试试看，结果或许比能干的长老作得更好。打压别人是相当要不得的事，特别是同工、长老们，在任何地方都不要随便打压人。你即使再能干，也不要打压人，乃要训练人。在工作上或在召会里，我们自己能作或不能作，都不

是一个标准；我们能带出多少人，才是一个标准。不在于我个人是否能干，乃要看我能带出多少人。我一个人能作，不是个标准，乃是要看我是否能带出像我一样，并且比我还会作的人，那才是标准。这个需要我们大家都学功课。

今天工作和召会的扩展很缓慢，那个限制就在这里。众人不大容易去教别人，带别人，同时也不大能与人合作。好一点的，采取消极的态度，就让位不作了。所有年长的弟兄或同工，无论在不在位子上，都不是重要的问题。若是大家的观念能转，制度能改，年长的弟兄仍然在长老的位上，但是不限制人，也不拦阻人，只尽自己的那一分。另一面，要加入生力军，让中年的长老进来，往前去作，年长的在旁扶助，这就很好。可惜我们的难处就是把事情揽在我们手里，不愿意交出去，也不会教别人。我们把位子占据了，后边的人就无法给主兴起来，作有用的人。所以在这点上，大家观念要转，制度要转，而不是改作法。这全数是观念转变的问题。同工们转观念，长老们转观念，把人统统用上去，同工、长老的配合自然就有用了。愿主怜悯我们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讲于台北（全台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四篇 恢复地方召会的见证， 以及聚会语言的考量

我们的托付是恢复地方召会的见证

工作重心放在大都市

四十年来，我们虽然注重传福音，造就人，并且带人追求属灵，但我们该清楚，我们在这时代末了受主托付，乃是要恢复地方召会的见证。为此，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在大都市作，但并不是小都市就不作了，我们还得带着作，只不过重心以大都市为主。工作上，同工们的分派是照着地方工作的轻重，有的地方重一点，就多几位同工去；有的地方小一点，就不必去那么多人。

以台湾的大都市为例，明显是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这三地学校最多，所以要好好注意这三地的工作。除此之外，基隆、新竹、嘉义、高雄这些大都市能建立好召会的见证，也是很需要的。有的弟兄姊妹因着职业、住家的关系，只能在小地方聚会、事奉，他们盼望能有同工到那里加强。这点若要长期的作，恐怕不太可能。因为现在各地都有地方召会，各处都需要加强，并且东亚这个区域有极大的需要。东亚对主恢复的见证关系重大，我们不能不顾到。换句话说，小地方只好留给当地的弟兄们维持。或者有时，同工们能偶而去访问，或到附近区域，有些集中的特别聚会或训练，使他们得一点帮助。

加强学生及海外工作

关于同工要不要从原有的召会拔出来，我们先前已经谈过，这不是拔不拔的问题，而是观念要改，制度要变。观念若是不改，制度若是不变，即使拔出来，也是没有用。我们今天工作的方针，是要集中作大都市，并加强学生工作，同时顾到海外重要地方的需要。同工们不一定要从原地拔出来，而是要在大地方作，但不是代替人

作，乃要带领人作，以产生人才。首先要从长老作起，没有长老的地方要产生长老，有长老的地方要加强长老的功能，带着长老往前有更多的学习。同工们绝不能把责任作到自己身上。以台中为例，台中是台湾几个大都市之一，很明显的，若是没有同工去加强那里的见证，完全留给现在的负责弟兄，是不足以应付的。因为弟兄们工作忙碌，虽然有心事奉，但是时间心力构不上，不能顾到那么多需要，所以很需要同工们去加强。然而，同工们不该在那里代替长老、代替弟兄们作事。

同工们要加强长老们，并带着弟兄们作，好成全出一班人。这样作的结果，责任就都会作在弟兄们身上。另一面，每一位同工在当地作工时，要有几个月出访，或到国外，或到台湾各地，帮助其他地方召会，这就没有什么拔不拔出来的问题。同工留在国内时，性能比较强，功用比较显明的，要去帮助一个大的地方召会，或者帮助一个大的会所，以加强地方召会和会所的见证。然而，同工在那里加强的时候，绝不要代替圣徒们作，乃要带着他们作。不要好像是到那里作部长似的，平常都是你作，等到你出国或到其他召会时就请假，由弟兄们代替作。我们不应该是这种作法，乃要让当地的弟兄作部长，同工在那里只是顾问，是技术指导员，不过是在那里帮忙，加强他们，把人带起来。

游行布道对建造召会并无助益

从经历中看，游行布道与地方召会的见证，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对建造召会没有多少用处。要建造召会，就必须你这个人作进去。你在台中作，就要深入其中，才能知道台中确实的需要。你要作到里面，不能四处游行布道。你不能好像到处开会一样，今天到这里开两周会，明天到那里开两周会，这对地方召会的见证没有太大用处。即使有弟兄要在台湾各处作工，也不能这种作法。若是一位同工要去帮助一处地方召会，就必须把自己作到那里面。他必须在那地住一两个月，摸着那地实际的情形，才能对那地有实际的帮助。

不是到那地讲几天道，开几天布道会就走了；那就像基督教常有的培灵布道，或是奋兴会、查经会。这对建造召会没有多少帮助，有时甚至还会造成搅扰。

写下工作记录，帮助后人继续往前

同工每到一地，都必须把自己作到那里面。即使到了国外，譬如到香港，也不能只是去个三、五天就走了。你必须把自己作到那里面，起码还得知道，前面的同工是怎么作的。所以，同工每到一地所作的，都要写下记录。每地都该有一个工作记录簿，每位同工都要写下工作重点。这样，若是下一位同工来了，看一看记录簿，就知道前面的同工作过什么，有什么需要是必须继续作下去的。这并不是要你一定照着前面同工所作的，而是要你知道前面同工作了什么，还有什么是需要你接下去作的。你作了之后，再记录下来，等下一位同工去，还可以看记录，对那地的工作有所了解，而继续作工。

可能，有人会问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李弟兄到马尼拉两周，又到新加坡十二天，再到另一个地方两周？我这样去，主要是作开路的工作，根本没有时间接受一个负担，在各地长住久作。我在这些地方作先锋开路，让其他弟兄能继续作下去。我比较作进去的地方是在美国洛杉矶，我在那里长住，实在的作进去。我虽然是在作洛杉矶召会，但实际是作全美国，那里一地一地的情形我都知道。这些都是需要作到里面的。

扎实的建造地方召会

我们作工，不能作游行布道的事。即使有同工要到一地帮忙，带当地的事奉聚会，也不能只是漂浮在表面上。譬如一位弟兄到一个地方带事奉，他应该在事前就把那地的情形研究过，知道那里的实际需要。所以，他表面上是去带一个事奉聚会，实际上他里面已经知道许多情形，而能把一些实在、实际的东西作进去。将来有人再去时，也应该这样。如果只是开几天特会就走了，虽不能说一点

帮助也没有，但这个作法效用不大，果效不会太理想。如果要去，总要先了解那地的情形，然后扎扎实实的作进去。简单的说，我们的同工不能去作游行布道家，到各处开奋兴会或培灵会。那种工作，我们不愿意批评。有的人受神托付，作那样的工作，我们不反对；但我们所受的托付，不是那一个。我们所受的托付，乃是要到各地，建造当地的地方召会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把自己作到里面，作一点实际有利于召会建造的工作。

所以，完全不是同工拔不拔出来的问题，而是观念和制度要不要改变的问题。若是观念改，制度变，同工或是留在原地，或是到其他地方，都没有问题。因为我们留在原地，也是地方上的弟兄们作。我们不过是带领他们作，帮助他们，加强他们。我们所以留在当地，是因为那里召会太大，担子重，工作多，范围广，不是几个长老能胜任的。如果光交给地方上的长老们作，那个地方上的见证就不够强。这如同彼得、约翰、和雅各留在耶路撒冷。因为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，犹太地中心的见证是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必须留在那里，加强那个见证。因为那个见证一强，就会影响其他各地的召会。今天我们所作的，也是这个原则。我们的同工不够多，所以在分配上，必须顾到重要的地方，还不能普及到其他所有的小地方。

关于聚会语言的考量

为带进本省圣徒，需考量台语聚会

有一件事值得一题，就是关于语言的问题。譬如，在台北初期，我们觉得这个见证，应该普及到本省人中间。我们都知道要到任何人中间，就得用他们的语言。所以，从初期我们造会所、买地，花费最多的，就是在万华那里，因为那里的地最贵。以后，很不幸，那里有两位本省弟兄在工作上出了问题，所以至今台北召会都不太题起台语聚会的事。不过现在，就实际情形看，是有这个需要，我们一定要开辟台语聚会，把本省人带进来。若是语言不通，就会是一道隔阂，把人隔在外面。

在这件事上，我想我们可以有几种作法，一个就像高雄召会，有台语分家。这个作法比较实在，但仍有其缺点，万一带领上有任何不当，无形中就比较容易在地方召会中造成分立。这需要主的恩典，否则会像从前在台北所作的，结果出了问题。然而若能作得妥当，有台语分家还是对的。第二个作法，就是在没有台语分会所、或分家的地方召会，可以有个台语聚会。第三就是在聚会中有台语翻译，这也是个变通的办法。或者还有第四个作法，不一定每场聚会都要翻译，有需要时才翻。这需要各处弟兄按实际考量。无论如何，要带进那一种人，就必须采用那一种语言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，召会中或者有台语会所、台语分家、或台语聚会、或在会中有翻译，这个我们不能太定规，各处要因地制宜。关于这个语言问题，各地召会一定要考量，否则在开展上都是一个拦阻。

据说有位姊妹，有很多说台语的朋友，如果语言能通，她就可以把他们带进来。各地同工、长老应该就着各地的情形，把这件事在主面前好好考量。我们应该尽力带进本省人。在会中有台语翻译，虽有它的长处，但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，讲道时不够透彻，有时也会有点打岔。然而众人在一起，有语言上的翻译，也是好处多，大家能多有调和、沟通。所以，各处长老和同工应该把这事带到主面前，有所考量并因地制宜。我们若忽略这件事，就不容易把本省人带进来，召会自然就受到亏损。

学习亲切接纳，除去任何分别

此外，外省的弟兄姊妹，应当学习和本省弟兄姊妹接触。若有本省人进来，我们应该很和谐、亲切的接纳他们，不要造成隔阂，让人觉得不容易亲近。我们中间不该分什么本省人、外省人。我在美国带领时，一直打这个空气，不要分什么本国、外国。本来美国白人和黑人间界线很大，但在召会中统统没有了。我们必须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带出这个空气，在召会中根本不分本省、外省、本国、外地，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。我们要有爱筵交通，请本省弟兄

姊妹到家中吃饭，和他们多有交通。自然他们也会礼尚往来，慢慢的就没有间隔和区别了。语言上的不同，是从巴别带下来的，（创十一 1~9，）我们无法改变。但我们在灵里，在交通里，在情感和往来上，都要作到完全没有分别。

一面，我们要在语言上想办法，尽力在其中搭一道桥梁。另一面，我们要绝对避免分别。各地召会都要有一道大门，向本省人打开，也要在语言上搭一道桥梁，让本省弟兄姊妹很自然的进来，而一点不觉得为难。同时，我们要继续在学生工作上努力，因为学生们在学校中都是学国语，要得着他们，在语言上没有难处。他们回到家中，可以用本省话和家人沟通，福音也能藉本省青少年，传到他们家中，这是个很大的影响力。总而言之，这个见证是地方上的见证，总要作到本地人身上。当然大家都已经在台湾，早就不应有所谓的本省或外省之分，众人调来调去，都没有什么分别了。然而在过渡时期，我们还得搭一道桥，把人带进来。这一点我们必须带到主面前，好好考量，积极解决这问题。不然，就会有一部分人不能进来，那对召会是一个亏损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讲于台北（全合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五篇 成全人的方式， 以及国外工作的需要

成全人，不要有保留

在前面的信息中我们说过，我们为主作工，不仅自己作，更要把人成全出来。为此，我们的观念非转不可。当你们教别人时，不要扣下自己所懂的，要尽量的给出去，甚至超过自己所有的。不要像从前的武打师父，他们教徒弟总要留几手，就担心有一天，徒弟功夫练得更好，反过来打倒他们。

在属灵上，我们一定要给出去，不要为自己有所保留，因为属灵的原则，乃是多给的多得。主耶稣说，“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。”（路六 38。）自来水管里的水要流出去，才能流进来。流进来多少，乃是根据流出去多少。所以，不要怕给了就没有了；你给了，再去拚，就会有更多给你的。

倪弟兄对李弟兄的成全

突击式的训练

一九三三年秋天，我初到上海学习、观摩。那时倪弟兄在上海负一切的责任，我刚辞掉职业，出来全时间事奉主。我觉得应当到上海看看，并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，与弟兄们多有交通，好得着一些帮助。我在那里住了将近四个月，倪弟兄并没有特别办什么训练聚会。他不太和人多谈，也不和人说要作什么，常常是见面了，交通一下。有时候我去找他，有时候他来找我。他的作法常是突击式的。比方，主日上午的聚会通常是倪弟兄释放信息，大家都喜欢听。有一次，在我准备好要去主日聚会前十分钟，或者五分钟，为倪弟兄作饭的一位弟兄，送了一张倪弟兄写的纸条给我。上面写着：“常受弟兄，今天早上请你释放信息。”那时楼下已经开始唱诗歌，等到

众人祷告结束，他都没出现，我只好上台释放信息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他是站在讲台后门那里听我讲道。等我快讲完时，他又走了。所以，从头到尾，我都没看见他。我以为他不在，其实他就在门后面。这样的训练是很厉害的。你不知道那一天他要你讲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你讲。一下子纸条就来了，这样的训练，对我是相当有益处。

放手让人作，后面作监督

所以，一面，我们不要怕让别人作；另一面，我们要在后边看，这就是监督。有时倪弟兄并不直接改正我，他会讲给李渊如姊妹听。有一次主日上午，我说到“住在主里面”。他听了之后，就告诉李姊妹，住在主里面，这个“住”不一定太重要，而是那个你在主里面的“在”字很重要。你必须看见“在”，你若没有看见“在”，你是怎么也住不来的。你看见你“在主里面”，你才能“住在主里面”。李姊妹听了之后，很得益处。倪弟兄知道我常和李姊妹接触，他和李姊妹交通后，最多两三天，我就会见到李姊妹，李姊妹就会告诉我。以后，倪弟兄写了一首关于葡萄树的诗歌，（诗歌四一九首，）说到葡萄树如何表征“在基督里”。那首诗里的真理亮光非常透亮，最重要的是那个“在”。你一看见“在”，即使不住也不行，因为你已经在主里面了。你若没有看见你“在主里面”，任你怎样住也住不进主里面。

还有一次，倪弟兄要我传福音，又是在聚会前不久，来了一张纸条，“常受弟兄，今天晚上你传福音。”我刚到上海，不懂他的作风，以为他是太忙，或者生病了，临时来不及，找我代替。其实，他什么病也没有。当我在台上一开始讲时，他便站在门后听，等我讲得差不多要结束了，他就走了。

我那天临时从主得着亮光，讲约翰十六章八节：“祂来了，就要为罪，为义，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自责。”说到“为罪”是在亚当里的问题；“为义”是在基督里的问题；“为审判”是和撒但间的问题。

宇宙间主要就是这三个人物，一个亚当，一个基督，一个撒但。你若在亚当里，结局就是和撒但在一起；你若搬家，从亚当迁到基督里，你就和撒但脱了关系。所以，今天你我必须认识我们是在亚当里，非搬家不可。你若不搬家迁到基督里，有一天你会和撒但在一起，受到永远的审判。为罪，就是你在亚当里，生来就是个罪人。现在你一搬家，一迁到基督里，就称义了；称义是在基督里的问题。你若不这样搬家，末了就要为审判，和撒但一同下火湖。

我讲的时候很有味道。过了好几周，有一天，倪弟兄和我一起出去散步，在路上他忽然转过来对我说，“弟兄，今天在中国认识圣经的人不多。那天你讲为罪，为义，为审判，讲得真好，能看见这点不太容易。”我听了之后相当惊讶，没想到他竟然在暗中听我讲信息。这就是他对我的训练，他实在是会成全人。

一九三四年为着倪弟兄结婚的事，上海召会起了大风波，让倪弟兄相当为难，于是他就离开了。有一天，上海召会的三位长老来找我，问我要如何处理一件为难的事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作。他们就说，现在是你要负责。我说，为什么我要负责？他们就说，倪弟兄临走前，留话给他们，上海召会的工作和一切的事，都要问李弟兄。然而这些事，倪弟兄都没有告诉我。这就是他的训练。所以，不要怕把事情交给别人作。你交了之后，要在背后监督，你就真能看出，他作得怎样。你一面交给他作，一面要在背后看他作。

以开车为例，在人初学开车时，教的人一定是坐在旁边，把车子交给学的人开。但是教的人比开的人还机警，一遇到危险，当开的人还不知道如何踩煞车时，教的人已经踩煞车了。即便如此，教的人还是得把车子交给学的人开，这样才能训练出人。教的人若一直怕学的人开不好，而不给他开，他永远没有机会学会开车。同样的，教的人也学不到功课。

成全文字工作

我非常感谢主，我初到上海时，倪弟兄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，

这是他对我的训练。我从来没作过文字工作，更没有到过他的书房。然而，他也在这面成全我。第一，他会把别人或别的召会写来问他的信给我，说，“李弟兄请你替我回覆这封信。”这些信都不是平常问候的信，而是题出问题请教的信。第二，他把“通问汇刊”这样的刊物交给我代理编辑。第三，他让我正式编辑书报。“基督徒报”是他所主编的刊物，刊印了几年，就暂停了一段时间；到了该报复刊时，他就要我负编辑的责任。他交给我作，并且在后面训练我。我们也要这样成全人，才能带出人。不能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们自己作，那就会后继无人了。

下功夫成全人，自己会更有用

任何一个行业都要培养出徒弟，才能有发展。所以，同工们真是要转观念，并且要转得越彻底越好。今天，像台北、高雄、台中这些比较大的地方召会，弟兄们在这里听道，也有一、二十年的经验了。照他们所听、所看的，都应该已经相当老练，相当能作才是。台湾众召会实在是有多相当的“材料”，可以把事情交给他们作。另一面，也是主的主宰和怜悯，前些年我们受到一些为难和亏损，在东方和西方，为着关乎召会立场和真理的事，打了将近十年的仗。现在众人总算都把召会立场弄清楚了。

我曾对一位配搭的弟兄说，我这一生有两件事作错了。其中之一，就是接受弟兄们的建议，请史百克弟兄到我们中间，而造成了问题。那位弟兄说，这不算是个错，因为若是没有这件事，我们就不会打召会立场的仗，也不会把这事讲得这么清楚。现在海内、外众召会，对召会立场的真理都相当清楚。这番话确实让我得了一点安慰。

有位美国青年弟兄，在美国没有和我们接触过，更没有到我们中间聚过会。他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，越战开始后，被征召到越南打仗。休假期间，他被送到台湾度假。他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告诉他，台北有倪柝声、李常受弟兄的聚会。他接受了朋友的介绍，到我们

中间聚会。他是个得救的人，也很热心，但是对召会的立场和道路并不清楚。在一次主日上午聚会前，他对我说，他很想找个机会讲一讲自己是怎么来的。我就让他说了，结果他说，他觉得不管到那里聚会都是一样的。他这一讲，就把圣徒里头的负担激出来了。弟兄姊妹一个接一个的起来，讲真理，讲经历，讲得真是好。有的好像迫击炮，有的像机关枪，把召会的立场与道路的真理打得相当清楚。这实在是令人喜乐，弟兄姊妹里面相当清楚召会的立场与道路。所以，我们实在可以放心，弟兄姊妹看了这么多年，听了这么多年，也学了这么多年，都会作一点了，我们大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自己作。他们只是需要一点开导，一点技术上的帮忙。相信只要同工、长老肯在这事上花工夫，下决心去作，不不仅能够成全出人才，自己也会学得更多。这就好像教书的人，总是比读书的人学得还要多。你一教别人，你学得就更透彻了。我们若是能成全人有用，自己一定更有用。

工作的方针

我们已经题过，我们中间的工作，特别是在东亚，方针应该是以大都市为主，而不要分散力量作小地方。因为我们受主的托付是不同的，我们乃是要在这个世代，让主来恢复地方召会的见证。我们受托的不是查经的职事，也不是带人属灵的职事，更不是一个传福音国外布道的职事。我们受主托付，乃是要恢复地方召会的见证。这个职事，或者这个恢复，需要在大都市里作出人数众多，并且强而明亮的召会见证。这样的见证会让主有更多的出路。

当然，我们不应该藐视别的基督徒，反而应当尊重。别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立场，也没有问题。如果有人要到原住民中间传福音，那是主的恩典。有人去作，那是对的。有人要到国外布道，有人要作查经聚会，有人要在生命上带人长进，只要他们不反对主托付我们的见证，我们都不应该有什么非议。他们去作他们所受托的，而我们从主所受托付的见证，乃是在各地建立地方召会的生活。这个

见证在小地方作不容易，主也没有托付我们作那样的工，所以，我们的力量总要集中在大的中心点。这样作出来的人有份量，人数也多，见证就明亮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作中心地方。

第二，要作学生。第三，我们中间在工作上比较强的同工，要往国外去。但不是去了，就不回来。这些同工在国内时，要帮助大一点的地方召会，或者大的会所。每年至少在国内停留九个月，出去三个月，这样至少有十几位同工能出去。有的人可以出去久一点，一年出去半年，这样便能在海内外，协同各地方召会开展主的见证，加强训练带出人來。

国外工作的需要与安排

至于国外的部分，有日本、南韩、香港、菲律宾的马尼拉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又分两个区，一个以檳城作中心，一个以沙劳越作中心。加上泰国曼谷和印尼，共有九个区，这九个区是最重要的。现在各处都需要同工去帮助。我们需要十多位弟兄，轮流分担这些地方的工作。比方，有的同工出去半年，回来后，不能只作一个地方召会或一个会所， he 可以和同工们交通，到全岛走一走，供应众召会。有的同工或者出国六个月，回来后留在一个大召会，继续服事那地的召会；或者可以用部分时间，帮助别的地方。

这样的安排，不只能顾到国外这几个大的区域，给与他们相当大的帮助，对台湾的工作而言，也没有不好的影响，反而很有助益。因为同工一离开，就给弟兄们几个月操练的机会。慢慢的，盼望同工们都可以被成全往外去。我们乃是把台湾当作东南亚的工作中心，但这不是台湾要控制各地召会。我们要清楚，工作是区域的，召会是地方的。各地召会都是各自为政，然而工作是区域的，有其中心。我们乃是把台湾当作当日的耶路撒冷，当作工作的中心，同工们从这里往外作工。

所以，简单的说，同工们的行动分三大类。一类是在一个地方

召会或者一个会所，确定的帮助那个地方召会或者会所，认真的训练人，带出人来。再来，就是往国外去供应。第三，即使在国内也不一定住在一个地方，而是轮流到几个地方；就如机动部队，花莲有需要去花莲，台中有需要去台中。同工们大部分负责这三类工作。有的人在一个会所，或是一个地方召会作工。有的人一面作会所，或一个地方召会，也拿出一部分时间到国外。有的人是一部分时间到国外，一部分时间留在国内，在各地作机动部队，但这样的人可能是少数。

同工到一个地方召会，或一个会所作工，不是到那里代替圣徒作，乃是协同、协助，带领他们，兴起他们。慢慢的，同工们学习得多了，就可以往国外去。国外这九个区域的门，绝对是向主的恢复敞开的。他们都正式表示过，愿意绝对完全的交给工作。

比方，这次印尼请我们去，不是写封信说，他们需要我的帮助，请我去那里一段时间。他们乃是说，“我们把印尼这里的工作，完全交给你的职事。你只要开个头，之后再安排同工来，怎么作都好，我们整个区域都愿意交给这个工作。”日本更是这样，当然香港也是这样。所以，外国的工作需要是大的。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立刻去？我们不能作得太快，因为台岛的众召会还没有作好准备，让同工们出去。我们要把梯子搭好，慢慢的一步一步走。

我现在就是在搭梯子，盼望藉着这些交通，不仅同工们明了，各地的长老也明了。虽然长老们不是直接在工作上，但实际上，工作和召会就是主的一个见证，是一体的，牵一发就动全身。所以，需要众长老知道这情形，希望众长老回到各地召会，慢慢的和弟兄姊妹有交通，知道主工作的动态、工作的路线。实在是主怜悯我们，如今整个东亚，除了大陆之外，每一区向我们都是敞开的。

同工要努力学习，让主使用

目前，我们还没有这么多同工能马上出去。另一面，盼望同工

们在话语上、建造上，努力的学习。因为国外这些区域，向我们的工作敞开，我们把人送出去，就好像送货出去。若是他作倒了招牌，那不是他个人的事，乃是我们众人的事。同工们出去，总要比在国内作得好，能帮助各地召会。我们一面要取得人的信任，另一面实在要让主能用我们。

各地召会目前确实有需要，不是我们去两周开个特别聚会就可以应付。各地召会也知道那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他们不请游行布道家。他们都学了功课，知道请人来讲个十天、八天，虽然会得到一点帮助，但是等人一走，什么都没有带进来。各地召会都进入了建造的时代，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，在那里切实的工作。盼望同工们都切实的学习，因为外面的需要是很大的。等到同工们有确定的学习之后，若是外国正好有这个需要，同工们就可以往外地送了。我们要一步一步慢慢来。现在约有十几个人可以出去，大部分出去三个月，有几位可以出去半年。盼望同工们了解这个需要，也为这个祷告，并和各地弟兄们有交通。

东西方工作适时交流，彼此帮助

关于西半球的工作，我们要看主如何发展。目前我们这里的人还不能挪到那里去，因为挪去也不一定马上能用。或者有些美国弟兄能到菲律宾或印尼，也不一定。不过他们的责任，应该是往欧洲去，欧洲的门已经开了。他们也可以往纽西兰去，纽西兰特别喜欢美国的白种人。如果美国人肯移民到纽西兰，纽西兰政府都会提供路费、安家费，还给他们相当的农田，并且贷款给他们，让他们开发。所以，美国弟兄要移民到纽西兰是太容易了。纽西兰土地肥沃丰富，地理环境和气候都非常好，出产丰富，人口稀少，实在需要开发。然而，纽西兰不欢迎其他的人种，只欢迎白种人。澳洲也是同样的情形，所以将来纽西兰和澳洲这个负担，可能会落到美国弟兄们身上，需要有一部分美国弟兄移民到那里。目前，有一部分美国弟兄移民到法国。所以，欧洲那面可能还是留给美国弟兄们。

其实，就着东亚这面，已经够我们作了。当然这不是说，东方的弟兄就绝对不能到西方，西方弟兄就不能到东方。若能有一部分的来往也是不错的，因为这也是一种交通和帮助。相信众人将来的情形都会往前，到那时，西方的弟兄可以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们。

东方和西方的召会都渐渐往前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生命，而且是一个带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大家彼此了解、认识更多，生命也有了些长进；到那时，交流就多一点了。有的同工可以往西方去，西方的弟兄也可以到东方来。然而目前，照情况看是不太许可，也没有这么大的需要。所以，这里的同工们要以台湾作根据地，往东亚各地推广工作。相信这一定会带下祝福，盼望同工们不要觉得担子太重，乃要同心合意，使各地召会得益处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讲于台北（全台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六篇 关于外地召会需要的交通

办国内外集中训练，鼓励青年来台求学

若是台湾的召会一直往前，而同工们也肯接受负担，出去帮助国外召会，结果必定相当可观。同时，主若带领，最好一年，最多二年，能在这里有一次集中的聚集或训练，国内外各处，及其他地区圣徒都可以参加。这样的训练以三周、或一个月为期，各地圣徒来在一起，一同参加训练，就好像从前以色列人过住棚节一样。若是不能每年一次，最少两年一次，东亚各地有事奉、有追求的弟兄姊妹，来在一起受训练，大家共同生活，一起聚会交通。相信这对众召会必有相当大的帮助。

同工们从台湾出去作工，要注意有追求、有前途的人，甚至可以鼓励日本、韩国、或南洋的青年来台读书，参加聚会，学习文字，培养翻译人才。等他们学成回国后，就会有相当大的助益。这里的同工有人去，海外各地有青年人来，这样交流的结果，工作必能事半功倍。

召会实行十分之一奉献给外地

另一面，这样工作的结果，当然会加重台湾众召会和同工们的负担。无论是在属灵上，时间上或物质上，负担都会加重。因此，台湾众召会应该为着别处召会，有十分之一的奉献。这意思是，各地召会不论收到多少奉献款，一定要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主，就像当初利未人收到以色列人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再从其中提出十分之一奉献；这是讨主喜悦的事。千万不要以为你们召会的收入不多、不够，就觉得无法实行。这个不多、不够，恐怕是因为你们太为自己、太自私了。因为圣经说，“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。”（路六38。）

盼望从一九七一年一月起，各地召会能实行召会十分之一的奉

献。比方，某地召会这个月有一万元奉献款，而他们本身需要一万二千元。这不够的部分怎么办呢？你们还是要拚出来，把应该奉献的十分之一先拿出去，剩下不够的交给主。这就是试试主。玛拉基三章十节：“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，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，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”主说，我们要以此试试祂，是否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。所以，不要以为一定要等到奉献够了，才把十分之一送出去；你们要凭着信心，把十分之一先拿出去。相信各地召会若这样实行，召会以后的奉献必然大增。这样的拿出去并不是减少，而是从主那里加倍的赚得。你给主，主就给你。不仅个人的蒙福如此，召会的蒙福更是如此。

台湾各地召会不管够用不够用，一定要凭信心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主，这件事绝对是蒙主祝福的。这不仅是我们的试验，也是历代召会和圣徒都能证实的。从没有一个人因着爱主，把财物奉献给主，而受到损失。总是到末了，主所给你的，比你给祂的还要多。没有一个例外，不仅个人如此，团体如此，连召会也都是如此。人常只看眼前的，没有看见长远的。各地召会要是能如此实行，必能带进主的祝福。

比方，台湾众召会应该为韩国的需要有所奉献，帮助他们在那里买一块地，好预备盖会所。当然，这不是短时间能作成的，但我们总要求主这样带领。若是主有带领，每一年或每二年，有一次全东亚各地召会的大聚集，为着这个聚集，也有大量财物的需要，要众召会一下子拚出来，恐怕负担太重。各地召会不妨为着这需要，每月都有奉献。这不一定要呆板的实行，若是各召会有引导，就将款项寄到台北总执事室，指定是为着东亚大会用的。这样慢慢的集一点，等到大会来到，财务上就比较容易负担。所以，我们应当为着主的缘故，为此有点摆上。

又比方，我们看见台北三会所和一会所，都有很大的场地，能容纳上千位圣徒，但是会所本身都需要翻修。我们若是要有训练，

这两个场地都不太能坐到二千人。我们现在实在需要一个能容纳两三千人的地方，为着训练使用。将来为着一年一次、或两年一次的东亚大聚会，我们一定需要租个大会场，能坐到一万人。当然，我们可能无法在台北盖造这样的大会所，但是台北召会本身应当有一个会所，是能坐到两千五到三千人的场地，为着我们经常办理的训练使用。

共同分担大会训练负担

题起训练，我必须有点声明，同工们不要只看我一个人，把所有的担子都堆到我身上，我也吃不消这么多的负担。自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回来，聚会已经多得让我喘不过气。再加上书房的担子，也天天加在我身上，我常常需要处理稿件到半夜。所以，盼望弟兄们接受一点负担，不管我能回来还是不能回来，这个东亚的大会，最少二年要召开一次；相信这对众召会的帮助是大的。当然若是体力、时间许可，我会回来帮忙，但是请众人务要共同分担。

关于这个大会的时间，当然是在假期比较合式。可能大家会觉得夏天比较合式，因为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学校，有的是教职员，有的是学生。但是我在美国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夏天，夏天是美国工作最好的机会。照往例，我必须在暑假作工，暑假作的工比一年作的还有果效，所以现在都已经订好了，今年六至九月，一直有特会。这三个月的工作很紧，但这三个月工作的收成，可以抵得上整年的工作。所以，我无法在夏天来台北。因此，为着这个国内外的大聚会，实在需要弟兄姊妹能接受负担祷告。

这样的集中训练，实在是需要，也是一个莫大的帮助。就如我们前一周，有本岛各处的人来在一起训练，这样的训练对各处召会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最近各处福音聚会都有一些成果，相信多少都是因为这个训练的加强。当然召会也是有一定的基础。有了基础再加上训练和大会，圣徒里头一定会烧起来。现在南洋、日本各地都有一点基础了，同工们再到各处去作工、加强，然后在这里每一两

年又有一次大会，大家来在一起，烧一烧，再回去，那就更厉害了。所以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可缺少的事，盼望弟兄们在这事上多有交通，也一同印证这个需要。

工作的方针

同工们出去各地，一定要知道工作的方向。一面要加强各地召会，开展他们的工作，预备人才，培植人才；另一面，还要帮助他们到台湾参加大会，使他们能提早预备，吸引新人或有用处的人前来。盼望同工、长老们都了解这个情形，众人为着主的见证，一同往这方向努力。

相信主一定会祝福、开展祂的工作，所以，各地召会应该接受这个负担，召会中的奉献要有十分之一先给出去。若是你们有清楚的引导，这十分之一要送到那里，你们有绝对的自由。若是你们没有明确的引导，是否众召会的长老们，能有一个定规，没有清楚引导的就寄到台北，或者在总执事室开一个账户，管理各地召会的奉献款。若是有集中大会的需要，就拨过去用。各地召会若是每个月有引导要用在什么地方，就用在什么地方。譬如，高雄召会有感觉要帮助台东召会，就把这款项奉献给台东。又或者台东召会觉得应该奉献给花莲，也可以那么作。如果没有引导要送那里，原则上不能留在本地，总要送出去，寄到台北总执事室，但这并不是归给总执事室，而是由总执事室替各地召会管理这笔款项。等到一个时候，比方大会来了，需要大笔经费，各地需要奉献，有时款项不足，就可以有一部分拨过来用。总之，就是要给出去，而不是留在本地用。

香港召会问题的交通

香港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三七年，魏光禧弟兄受主引导，在工作上有印证之后，到那里开工的。到了一九五〇年春，倪弟兄最后一次从大陆出来，到了香港，就带进香港召会的复兴，弟兄姊妹差不多都愿意把自己交出来。当时倪弟兄打电报给我，要我去香港把召

会中长老和执事、以及召会中各项事奉，作个彻底的安排。我在香港住了一个半月，安排了长老、执事的服事。因着那时还没有会所，所以成立购建小组，买了现在天文台道的地，开始造会所，以后香港召会就慢慢上了轨道。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，大家都是照着工作上的带领往前。因着弟兄姊妹同心合意，祝福大部分都是那五、六年间带进来的。

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，当地有位长老开始隐隐约约不以此工作的带领为然，想要有另一种作法。后来，台湾的难处发生，这位弟兄就与台湾一些有异议的弟兄暗中交通，并支助他们。一九六一年后，他就公开的说我讲异端，他不能接受我说子就是父，主就是那灵，以及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一个人位。到了一九六八年，我们中间有埋葬老旧的事，他更是大大的反对。从那时起，就反得越来越厉害。他认为埋葬老旧是异端，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，干犯了主的身位。到了一九七〇年八月，他趁同工们不在，就在八月底发通启，召聚一个全召会的聚会，公开宣布反对李常受弟兄讲异端。另一位留在香港的长老看情形不对，就打长途电话给在美国的魏光禧弟兄，和其他几位长老，商量怎样应对这事。九月中，三位弟兄回到香港。那位有异议的长老暂时无法作什么，后来他又要召聚一次聚会。魏弟兄就打长途电话给我，希望我无论如何要快快到香港。

我原是没有办法走开，我在美国的五个地方有特别聚会，都已经定规，也在各处都报告了。结果，香港的六位长老联名写信，请我一定要到香港处理。不久，那位有异议的弟兄，又召开一次全召会聚会，公开批评那六位长老，并要革除他们。我只好与美国的弟兄们交通，他们觉得我必须去解决香港问题。于是我把三个比较走得开的地方，交给弟兄们，只留下两个地方亲自去。我在亚特兰大和芝加哥的特会一结束，就在十月十五日赶到香港。六位长老向圣徒发出通知说，从十月十六日起，要召开几天特别聚会。那位有异议的长老，却在十月十五日那天，召聚了一个聚会，鼓动弟兄姊妹

要反异端，并在第二天霸占会所，声称要赶走异端。六位长老就和我交通这事该如何作，我就劝长老们什么都不要作，也不要聚会了。他们说，通告已经发出，如何向圣徒交待？过了一个时候，主给我一个感觉，我告诉弟兄们，另印一张通启，说，李弟兄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，没有负担释放主的信息。于是，他们就照作了。当天来的人，看到通启后虽然难过，但还是在祷告后散去。

后来，那些人又在聚会中闹事，造谣。这样一来，许多圣徒觉得不能跟下去。召会因此在某一面，得到了圣别。这件事表面看是真理问题，事实上并不是，而是有人要作另外个工作，有另外一个举动，这些动作和台湾发生的是一样的。所以，现在弟兄姊妹都清楚，这并不是真理上的问题，而是有人要另打一个天下，作自己的工。工作上最可怕的，就是人另有贪图，想另外打一个天下。在真理上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争的。我并没有讲什么异端，没有告诉人主耶稣是罪人，或主耶稣不是神；说我讲异端，都是藉口。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工作的带领，慢慢的就出来他们自己的东西，另外打一个天下。这就是基本的难处。不过，经过他们这样一闹，主反而藉此圣别了祂的召会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讲于台北（全台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七篇 青年工作的重点与青年人的成全

教人作，不要替人作

关于青年工作，我们要注意一个最基本的重点，就是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带着他们作。我们无论怎么作，都不要代替别人作。然而，我们常常都是自己作，而代替了别人作。这种作法，乃是一种天然的作法。如果是一个学习过的作法，就不是这样。学习的作法，乃是只要你一作，就是教别人作，带别人作。这个原则应用在青年工作上，尤其是万分的需要。

许多服事者都说到要如何带领青年聚会，并思索要如何进到学校，用什么方法进学校传福音等。其实青年工作，不需要想这种方法。若是青年工作需要我到学校去作，这个工作已经失败了。正常情形应该是学校有好多人都得救了，我却从来没进过那个校门；不仅没进过校门，并且没有人知道是我带得救的，这才是真本事。作学生工作，非得学会这个不可。任何服事者没有学会这一套，都是天然、没有受过训练的作法。

在学校作出有负担的人

我们需要积极的学习，不必到学校，就能把福音在这个学校传翻了。该怎么作呢？比方，某地召会范围内有一所大学，我是在该地服事青年工作的弟兄，我就要尽力查看，该所大学里有没有弟兄或姊妹。今天全台差不多任何学校都有弟兄、姊妹、或教职员。这是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的优越条件。我若是在这个学校找出一位弟兄，才十九岁，我就要在他身上花工夫，和他交通，与他吃饭，带他祷告，在他身上作工，作到他爱主，复兴起来，并到学校为主传福音。

凡是到学校去的事，都不需要我出面，我一出面就失败了。我要让他去作，非要把他作起来不可。我不是要到学校去作什么，而

是要找出一位弟兄，并且在他身上作，让他作得比我还起劲，比我还看重。即使我不作、不信了，他还要信，他还要作，并且作得比我更厉害。要把他作到一个地步，这个工作成了他的工作，而不是我的工作。作到一个地步，是他来求我说，“弟兄，我还有几位同学没得救，请你来帮忙。”那就是真有本事了。

把工作作到别人身上

我们在各处作工，原则都是一样。你到一个地方召会，若都是你一直在作，别人都觉得那是你的工作，你一直在求别人帮助，这样，你的工作就失败。你要作到一个地步，这工作变成当地圣徒们的，是他们来求你帮助，而不是你求他们。就如这个工作似乎是我从大陆带来的，但现在都变成你们的工作了，并且你们还时常请求我帮助你们；这原则是一样的。已往西教士在中国所作的，总是给人苦巴巴的印象，向东求这个，向西求那个，到处请求帮忙。这样的工作是错误的，因为作到末了，还是他们自己作，工作还是他们的。

同样的，同工们到各地作工也是一样。若是你到基隆，给人一个印象，是长老帮你一个忙，执事帮你一个忙，人来服事好像都是在赏你的光，给你一个面子。你今天求林弟兄作，明天求王弟兄作，那你的工作就完全失败了。你要作到一个地步，是别人来求你，你就成功了。你到一个地方，要把一位弟兄作起来，作到他非去得人不可，无法得人的时候，就来求你。若是到处有人这样求你，你就成功了。

花时间在人身上，供应人有真功夫

我们要花几个月的时间，作出一位弟兄，这就是秘诀。我们要作到一个地步，他大学毕业也不管了，出国念书也不管了，父亲、母亲都是小事，他非得在学校带人得救不可。这个工作就成功了。所以，不是我去见校长，见教务主任，或是级任导师，请求他们将

这间教室借我用，那个场地借我用；这都是外面的作法。有的服事者说，要在学校组织一个福音社团、发海报。这样作也未尝不可，但这些作法都不太实际。实际的作法，是要作出一个人，作到他里头有负担，藉着他在学校广传福音，让他自己去传福音。他带了一个同学，然后就聚在一起了。他觉得不够应付，就来求问你，这时你就要真的帮助他。或许他又带了另一位弟兄，这样，他学习的机会就来了。你要教他们两个人如何配搭，该怎样聚会，教他们自己作，而不是你去带聚会，你去作。这个基本功课非学不可。

当他们两人不知怎么聚会，来求你时，你要有法宝教他们。若是他们来求你，求不出东西，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失败，第三次就不求了。所以你不帮忙则已，一帮忙就要来真的。你的功夫一展现，就要名不虚传；拳头一打，就要立见真章。他学了真东西拿去用，开展出新的人，又来求你，你又有法宝给他。他来求你，就是给你开路，为你开工。这样一来，似乎也不是他的工作，而是你的工作了。所以，这个工作是分不清的。当他开展了，又来求你，你再给他一个法宝。这一次成功了，下一次他又来求你，你就再给他一个法宝。你这样作，很容易就把这个学校得着了。

若是单靠你一个人去作，去借教室，去开会，你作这个学校还是呆板的，自己累得不得了，到末了，也作不出什么结果。因为还是你一个人的工作，不是那个学校的工作。然而，若是像我们所说的那种说法，即使你走了，工作还是一样进展。若是有这个基础，以后什么都可以应用，像弟兄之家、姊妹之家、福音中心、学生中心，你要出什么文字，召会要怎么配合，这些都会有用处。然而，这一切用处都要在那个基础上。若是没有那个基础，还是外行的作法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好好的学，只要把这一招学会了，那就是基本的万能法宝。无论你到那里去，都能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事半功倍，马到成功。

让青年人自己作，服事者背后供应

我们在每一个学校，都应该作出人来，把工作作成他们的，而我们在背后给他们开导，给他们供应。比方，某个学校已经作出一班人来，有三十个，或至少十个，他们来在一起不知道如何聚会。这时，你就要给他们法宝，必要的时候还得去供应。然而你这个供应，不是你去带聚会，也不是去代替他们聚会。不是你来了，去见教务主任，请他借你一间教室聚会。然后，你就定规一周至少有一次聚集，请同学来聚会。时候到了，只有三、五个来，你就请同学多帮忙，去邀同学来。聚会时，就唱唱诗歌，奉行公事，你也好好准备了一篇道。这样作是没有用处的。你虽然花力气作工，好好预备题目，传讲信息，但这都是天然的作法。你求这个，求那个，花了很多工夫，却没有一个人是能作工的，个个都是捧场的，都是求来的。当然，这样作也可能有一点结果，因为主的怜悯，主的恩典像洪水一样，那里有主的话，那里就有一点祝福。你去传福音，讲主的话，圣灵也绝对会作一点工，但那并不是基础的工作。

我们不要作这一套，我们要作出一个弟兄，作得他发烧要为主传福音，就是教务主任反对基督，对他也不是问题，他总有办法传。你不需要去求教室，而是要人来求你，这个工作就成功了。这才叫会作。你让这个弟兄去带同学，他有问题来问你，你就给他一个法宝。这个法宝一给他，他去作，就往前一步了。他再来，你又给他一个法宝；他第三次来，你再给他一个法宝。等到一个重要关头，他已经得了七、八个人，需要供应了。这时，你不需要告诉他应该有个聚会，应该是他自己感觉需要有聚会，并请你来帮忙。你不必马上答应，要让他觉得你有许多工作在忙，他们自己的聚会，应该自己作。你可以去那里讲十五分钟的信息，真实的供应他们，但你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聚会有负担。表面上看，是他们的工作；实际上，却也是你的工作。

请想一想，若是这样作，那个学校作不开？不仅是大学生，连

国中生都会无往不利。总之，不要代替学生作，要在学生身上作工，然后让学生自己去作，即使作得乱糟糟的也没关系。你总是在背后看着，需要时就给与帮助。

训练学生如兵丁能上阵打仗

这个原则你们若是抓住了，好好操练，就会很成功，也很容易作。许多作青年工作的，有些时间是白白浪费了，因为你们不是用兵打仗，而是你们自己这头号将军亲自上阵。真正的好将军，根本不必亲自出马，都是军队打仗，他只在背后调度。反观你们有些服事者，说得振振有辞，非常有味道，但都像是五星上将自己打仗。确实是打得好，放了二十八枪，枪枪中敌，但是这个果效很小。你若是能教出二十八个人，有二十八支枪替你打，那个成果不知要多出多少倍。

你们作工，要把学生当作是你的兵，这是一个科学的作法。你们若是学到这个秘诀，比你们已过所作的，成果要大上十倍，甚至二十倍以上。若是你自己去打仗，这个本领不大；你能够教别人打仗，这个本领才大。你看近代的战争，近代的军事训练真是科学，一次训练就有几十万人、几百万人上战场，这才能打仗。一个人打仗不必学什么战略，一百万人打，就非学一套军事战略不可。在美国，军事学校有最高的研究机关，什么前卫的科技都有。所以，你要教别人，自己非学不可，而且你要教那么多人会作，就更需要学。我们若是能采取这个作法，绝对是很容易将工作作开的。台北可能有三十二万多的学生，若是作十分之一，就有三万二千。神不会向我们多求，神只要求十分之一，这是很宽大的。然而，即使是十分之一，也得要有三万。若是照老旧的办法作，是行不通的。

此外，你还要学习给别人供应；在这一点上，大家要努力。近代军事所着重的，第一是训练，第二是供应，第三是指挥。你没有学过，就不能调动百万军队打仗。会打仗的，不只要有头脑会指挥，也要有后勤补给能供应。我们天然的作法都很方便，但是果效太小，

非学科学作法不可。科学作法就是反天然的作法，可学的地方太多，你去作就知道。

一位同工弟兄在某地，若采取这个作法，二年之内，就会把该地每个学校都作起来。虽然我们的同工不是太多，但我还是赞成各地同工，尽可能把时间用在青年工作上。这不是说他不要管召会其他的事，也不是不帮长老的忙，而是他百分之八十的时间，应该用在青年工作上。然而不是他自己作，乃是照着我们所说的作，把大学作出一个工作，把国中作出一个工作，把高中作出一个工作，把专科作出一个工作。这样，任何一个学校都能作出一个工作。若是照这方法实行，就会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。

千万要让学生们自己聚会，甚至是国中生也要放他们自己作，而你要在背后积极的供应、照料和指导。这在大学生不一定要花很多工夫，但越年幼的，越要花工夫。这不是要你出头带他们聚会，仍旧要他们自己聚会。你要像放风筝一样，在背后牵着线。作是他们作，但你还得给他们供应。这两个重点，一个是作法，一个是供应，两样都不容易学。无论如何，你总得有实在的东西供应人。这不是你每周到学校讲一篇道，就可以应付的；那不痛不痒的道是没用的。你要供应的，必须是人实在的需要。这在开头总是难一点，但过一段时间，你老练了，就容易了。起头虽难，但结果会超乎你的想像。

对于召会的配合，要谨慎清明

另一面，盼望你们了解，所谓召会的配合，有时却是最大的难处。比方，这里有个分家在台大门口，这个分家离会所又便当，这家的负责弟兄们又非常欢迎少年人，非常热忱，这的确是个帮助。然而我们要知道，中年以上的人不太懂得青少年的心理，他们要是帮忙，可能会把青少年里面的火浇熄。那些青少年可能原来烧得很好，但是经过成年人的帮忙，却把他浇熄了。这个帮助到末了，就变成一个拦阻。

也许有人就说，那就不要召会配合了。家负责所作的，真是吃力不讨好，烧饭给人吃，花时间陪人，都是白费。我们并不否定召会的配合和帮助，而是有时会有反效果。比方，这里有一杯水很热，你想要保持它新鲜，就把它放在冰箱里，无形中它却冷却了。你没有意思要它冷，但因为你不了解那个情况和环境，就把热水冷却了。盼望你们懂这意思，作青年工作，说起来简单，其实并不简单。青年人有着他们的心理，你抓住他们的心理，他们就要替你卖命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他们都会照作。你抓不住他们的心理，即使帮了他们忙，他们怎么也都起不来。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家负责的观念构不上，也就是他们的所是、所作构不上这工作。

所以，青年工作的服事者必须要有鉴别力，提后四章五节说，“你却要凡事谨慎自守。”作青年工作的人要了解，得家负责的帮助，不一定是真帮助，那个帮助有时会变成拦阻。所以，你们要谨慎，就是你们要清明，看得透彻，看得清楚。这并不是要反对，但也不是要鼓励，乃要你们谨慎清明，看得透透亮亮。

谨慎就是清明，别人看不清楚，你看得清楚。这里一层云雾笼罩，别人看不清楚；但你看得透亮，知道效果如何，不依赖家负责的帮忙。有时他们不帮忙，你这青年工作还能作得好一点，给他们一帮忙，你所作的效果都烧焦了。这一点实在要当心，我们的目的是要作得少年人多起来，烧起来。家负责的配合，若是配合得当，是一个帮助；但若配合不得当，会是一个拦阻。接受帮助时，一定要清明。

有一件事，是确定有帮助的，就是接待所、弟兄之家、姊妹之家。这个很容易作，抵销能力也少，因为这就是青年人他们自己作，而由服事者在背后指导。

财务问题要操练信心

关于青年工作服事上的财务问题，你们不需要常常挂在口边，

这也不一定召会拿出钱作，就有益处。在香港召会发生的事，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。这几年来，香港召会因着风波，若是没有第三家的那些少年人，香港召会的见证恐怕已经不保。目前香港召会第三家就靠着少年工作，还能维持一个见证。当初那一个少年工作，并不是靠着召会出钱建立的。当时，有异议的长老们，都愿意出钱供应，但少年工作的负责人拒绝了。若是当时服事者接受那笔钱，恐怕今天这个少年工作也没了。那位少年服事者不要召会的支助，也不需要同工们拿钱出来供应，而是自己仰望神。但这并不是说就和召会独立了。

这里的重点是，不一定要从召会出钱。正确的作法，乃是学习信靠主，并操练信心。工作不是要和召会脱节，而是要操练信心，然后召会要跟上这个负担。我们不需要组织上的安排，而是要学信心的功课，带领少年人不依赖召会，学习自己活在主面前。

这些都在乎我们的作法，绝不要作出一个组织上的安排，组织上的依赖。要带少年人自己好好仰望主，操练在一切事上运用信心。当然召会要跟得上负担，但召会若是跟不上，主也会有办法，因为主是活的，必定顾到祂儿女的需要。我们作青年工作时，天然的观念都是先到学校联络一下，再开工。其次，需要家负责来配合、帮忙，开家作饭，爱筵学生。第三，需要召会出钱，供应扶持。这些都是天然的作法，这样的工作一定作不出来。我们要反这种天然的作法，又要和召会一致，绝对尊重召会，但又不天然。我们若是到各处都学得这个功课、这个作法，学生工作必定无限无量。

学生聚会与课业并重

关于学生聚会的问题，在这点上，不要太勉强学生。第一，这个工作是为召会作的，所以不要硬性把学生拉到召会，要作得他们自己愿意到召会聚会，而不是硬性定规的。其次，关乎功课，作青年工作的人，应该替学生们研究，替他们把时间分配好。他们既是学生，就该好好读书，不该鼓励他们聚会太多，倒是该鼓励他们多

花时间读书。然而我们要照他们现实的情形，研究如何在他们身上作工。原则上，一个学生一周绝对能拿出两个钟头，无论他怎么忙，也不能不调剂。人无论怎么忙，总得有一点消遣娱乐，把这消遣娱乐的时间用来聚会，就不会荒废时间。

同时，还要训练他们，一聚会就要非常精练。聚会只要一个半钟头或两个钟头，你们要给他们精粹的东西。无论学生怎么忙，一周至少能拿出两个钟头，有一些消遣。不过，他们不用在消遣上，而是用在聚会上。这就需要你们的开导。这两个钟头不重在要他们到召会来聚会，而是重在他们能得着实在的帮助。这需要服事者为他们研究，不一定要硬性的带到召会来，乃要非常灵活。比方，学生读夜间部，我们就有日间的聚会；读日校的，就有夜间的聚会。要非常灵活，不一定要到主日那天才有聚会，平常周中都可以聚会，要灵活有弹性的运用。

打破区域，灵活配搭

有人题到会所之间配搭的事，说到一会所和三会所是否要一同配搭？你们有时确实需要配搭，但那个配搭不是组织的、形式的，而是活的。你们应该打破区域，不闭关自守。各会所的门户必须打开，不能说这是一会所区的，那是三会所区的；你们要快快忘记这种说法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怎样方便就怎样作。不要弄得一个学校是一个会所的，另一个学校是另一个会所的。这个观念要打掉。我们都是在一个地方召会，若是连分家、分会所的区域都打不破，那真是太可笑了。

所以，不要以为你在一会所服事，工作的果效就一定得在一会所。这种观念要去掉。你若是被安排在一会所，就不容易到三会所，的确有这个光景。但工作上，我们应该要让学生有自由。比方，学生愿意在台大校园作，就在校园作；愿意在一会所作，就在一会所作。第二，无论在学校有果效，还是在会所有果效，这果效都是在召会的账上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不妨没有成见的，两方服事者在一起

交通，看看这位弟兄留在台大好，还是留在一会所好。这并不难解决。难是难在区域问题，还是有私心；在一会所作，就只管一会所，在台大作，就只管台大。这个区域观念一定要打掉。各处召会都一样，不要彼此划分得清清楚楚，互不相干。

放大眼光，作出种子

盼望弟兄们把我们所交通的带到主面前，这并不是说各处现有的帮助，就不是帮助，而是需要灵活应用。基本的功课是刚才说的点，而其他的要灵活应用。再来就是召会与召会之间，会所与会所之间，分家与分家之间，不要有什么不同，要完全没有分别。我在三会所事奉，也可以来一会所帮忙；我在一会所事奉，也可以到三会所帮忙。长老们眼光要远大，不要认为服事者被安排在我这个会所，就不能到别的会所帮忙。要放大眼光，主的祝福会加倍与你们同在。

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要作出人，作得遍地皆兵，到处都有种子。附带的，一定要作小学，要作儿童，因为这些都是国中的种子，也是高中、大专的种子。我们有这些种子，就能在每个学校繁殖、扩增。你们这样工作，就能一切运用自如，没有限量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讲于台北（全台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八篇 有生命果效的属灵工作

人生需要有合式的调剂

因着人是有限的，作事是有限度的，所以在神的定律里，要人有调节，有休息。青年人读书也是一样，所以要开导青年人，不要以为时间用得越多，书一定读得好，这是不一定的。书读得好与坏，在于你用功不用功读。所以，青年人排时间表时，一定要有调剂的时间。许多时候，那些常聚会的人，反而能把书读得好，因为聚会成了他的调剂。就如学校的课表里，都排有运动时间，运动就是调剂。经过调剂，学生读书才能有效率。

学校不能把学生一直摆在课堂里，要他们二十四小时都读书。若是那样，他们很可能读了两天书，就不能再读了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帮助作学生的弟兄姊妹，不一定时间花得多，就能把书读好。我们要开导他们，善用聚会时间，把聚会当作消遣和调剂，这并不会荒废学业。我们从已过的经历看见，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是用功的人，他们不仅书读得好，也没有影响到聚会。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，不要让学生们以为花很多时间，才能把书读好。不要相信每天夜里读到四、五点，能把书读得好，也许到了第二天头脑就不管用了，因为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。所以，人必须白天作工，晚上睡觉，并且有合式的调剂。

学生读书的时候，心要摆进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有的人天资差，那没有办法；但也难得有几个人天赋异禀。所以，重要的是心要摆进去。再者，不要相信恶补就会成功，或许这反而是个坏风气。正路乃是我们要开导年轻人，读书的时候，要全副精神摆进去；到了一个时候，一定要睡觉，也一定要有点运动，有点调剂。我们的调剂不该是看电影，乃该是聚会；聚会应该是基督徒的消遣和调剂。我们若这样开导青年人，转他们的观念，相信这对他们是很有助益的。

不怕艰难，实际的把人作活

有人说，作工要注重“核心问题”。然而，一个真正会作工的人，不会只作“核心”，他会去作每一个人，把人作活。以办一个党作比方，不会作党工作的，就天天开会；一个会作党工作的人，是看不见他开会的，然而作到末了，所有的人都是他这一党的，那才真是会作。天天开大会，订宣言，宣到末了，言而不灵，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请求你们，特别是长老们，长老聚会可以缩短，次数也要减少，要去在人身上作工。每一位都要去作工，即使各人有各人的办法，只要都是活的，也不必强求一致。

重要的是要把每一个人作活。即使是国中聚会，也要让国中生自己作，并且不一定一个国中一个聚会。可能少年人自己带聚会，今天带了五、六个人，明天又带了五、六个人；结果这个国中，有四、五个聚会，带了许多人得救。这就使服事满有兴趣和负担。所以，不要太规律。

另一面我们作工，不要相信难处。马太二十五章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“是忍心的人，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”。“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”，意思是指环境的确不易。工作没有不艰难的，然而不要怕环境艰难，要相信环境越艰难，工作越有果效。你们不要被环境征服，不要看环境艰难，就如美国修公路一样，是绝对没有艰难的，再高的山都要把它铲平。路面需要升高的就升高，需要挖低的就挖低，需要修直的就修直。总之，没有什么是什么是太难的，要征服一切的困境。作工一定要有这种精神，尤其作少年工作，因为少年人都是相当活的。

在美国开头聚会那几年，我们看见很多美国家庭，每逢聚会，一定老小都带来，全家坐在一起，丈夫、妻子、儿女都坐在聚会中。美国人认为这才是虔诚。他们把孩子无论大小都教得很听话，所以有那么多孩子在聚会中，却少有什么声音。当然这是因为作母亲的管得很严。后来，我们发现，他们把孩子带到聚会里，一坐就是两

个钟头，这对孩子们其实是一种惩罚。若要他们这样坐到长大，他们定规觉得疲倦厌烦，结果必定适得其反。所以，我们在服事上作了一些预备，大人的聚会让大人聚，孩子们让青年弟兄姊妹服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儿童聚会和大人聚会同时举行。父母们来聚会，把孩子们统统带来交给服事者；可以从一生下来就交给服事者，一直到十二岁，进入初中就成为我们聚会里的成员。

因此，我们都该好好研究出一个作事的办法。虽然环境有为难，但不一定就没有办法。“核心”的办法未尝不可用，但是用的时间太多，并不合宜。我们若一直聚长老聚会、核心聚会，却没有将人作活，至终就一无所成。所以，你们要把时间、力量用在实际的事奉上，必要时有点联络就可以了。总是尽量将时间、力量用在实际的工作上，而不是用在开会上的。

有生命果效的工作必须在灵里作

我们应当作活的工作，并要活在灵中，活在生命里。这不该是个说法，而该是实际的作法；我们都要实际的活在灵中，经历里面生命的故事。工作可以忙碌，但无论如何忙，都要切记活在灵中。今天不是我们外面劳苦，就能作出一个有生命果效的工作。有生命果效的工作必须在灵里作，必须是生命。无论你们怎么忙，都不能断掉你们里面生命的灵。里面生命的感觉总得保持。从我事奉主以来，工作上闲的时候并不多，乃是越作，工作越多。尤其这十年来，美国的工作又开辟了，工作上的需要是越过越大。即使再有三十个人一起作，也不一定能作得完。工作是越在灵中作，越蒙主祝福，并且只会越作越多，不会越作越少。

蒙主怜悯，我里头一直没有失去这个灵。这十年来，特别我在美国所讲的道，没有一篇是老旧的道，完全是新的。有一位张宜纶弟兄，他从在中国开头时，就听我们中间的道。他以为我到美国，仍要公开陈明那些，就预备了许多初信造就、基督徒的基本操练等方面的书，准备配合我的工作。然而我的工作一开，全数不讲那个

道。我在美国所释放的信息，完全是新的，而这新的道完全不是凭空出来的。比方，这一年多来，我的信息都在讲七灵，这是我在释放信息前，还没有想到的。

一九六九年夏天，在克利夫兰附近有些小地方召会，集中在那里有特会。就在那个特会里，有一天我站起来说话，七灵的感动来了，我就开始释放七灵的信息。当时不仅我释放信息时是在灵中，那些参加聚会的圣徒，大多数是美国人，他们虽听了多年的道，却也觉得那七灵的道是空前的、新鲜的、活的。所以从那时起，我所释放关于七灵的信息就越来越多了。

属灵的工作不是外面的作法，乃是活的工作

我们需要看见，属灵的工作不是作法的问题。以读属灵书报为例，现在各地都有一个交通，要推动弟兄姊妹读属灵书报。但是推来推去，都是重在要怎么推法，要怎么组织读书小组等事上。事实上，这些并没有多大用处，因为弟兄姊妹里面不感觉有这个需要。

回想我得救之后，第一，当地没有召会；第二，没有人帮助我；第三，我不知道什么属灵书报比较好；第四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。然而，我里头就是有圣灵的工作，到处寻找属灵书报，只要得到一本，就无论是夜半或通宵，都快快把它读完。那真是狼吞虎咽的读进去，把它消化了。当时并没有人鼓励我，但我却是如此的渴慕。所以，真正要带弟兄姊妹读书报，不是外面一个作法的问题，乃是必须在人灵里作出一个需要，一个渴慕。

我们中间的书报，没有一本是生涩的，即使是刚得救的国中生都能读，也能读得很好，因为我们的文字浅显易懂。况且那个文字的体裁是倪弟兄定的，那实在是主给我们的。你们也许没有十分注意，外面坊间文字的体裁和我们不同。我们的体裁不仅浅显，并且非常达意，还带着感动力。若是把我们的文字，换一个笔法写，感动力就没有了。我们的体裁叫人读的时候，不觉得是文字，而觉得

里头有个东西；就如人吃东西时不觉得有盘子，但却是盘子把东西摆在人面前。这是主给我们的，这个体裁在我们中间已经用了几十年，其影响力不是浅显的。所以，文字不是问题，何况属灵的东西没有浅与深。即使是最浅的东西，使徒保罗也能把它领会得最深，摸着得最深；但若是个初得救的人，恐怕就领会得很浅。所以，无所谓深浅。我们读圣经也是如此，很难说那一卷书深或那一卷书浅。

以“基督的灵”这本书为例，这本书的宝贵之处在于讲得很实际，而不是只讲道理。这本书的的确是讲主基督这灵，和我们里头的灵的故事。可以说，这本书讲基督的灵是真正讲到家。倪弟兄非常推崇这本书，三十多年前，他就对我说，什么人能把这本书翻成中文，他愿意出印刷费。到了一九五〇年，我们在香港碰面时，他又说了这话。正因如此，我们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出“话语职事”时，就尽力翻出这本书。有的人对翻译有批评，说是艰涩难读，所以我也曾考虑是否需要重新翻译。然而，等我们再一次校看时，都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不觉得有什么要再改进的。谁若真是再去改翻译，可能会把内容翻走样了。原着者慕安得烈弟兄(Andrew Murray)所用的文字、辞句也都是浅显的，并不太深奥。虽然句子的构造和说法有点深奥，因为这是他的讲道内容，但灵里的光景却是细致又透切的，所以他不能用太简单的话表达。

千万不要以为这本书很难读就不读，那你们就吃亏了。这本书起码要读三遍，即使单单一段就可以读三遍。有的长句，甚至需要来回读五遍。读过之后，才知道翻译上一点也没有错，并且是最达意的。因此，读的时候要花点工夫。至于深与否，就在乎你们里头要不要这属灵的东西。若真要生命的追求，就什么都会放下，深的也变不深了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光用一个办法，去推行读属灵书报，我们乃必须作活的工作。

同样的，青少年的福音工作，不是作法的问题，乃是活的工作。你们去作一个学校，一定要把这个学校里的一个教员，或是学生点活。实在说，教员虽然对少年工作有帮助，但教员不是少年工作的

基本人才。少年工作非少年人本身作不可，非得他们去作本身的学校不可。每一个学校里本身一定要有人，学生才是基本的人才。你们要把基本人才点活起来，使他们在学校里能亲自去作；他们需要是活的，有负担的。你们要点活他们，光用办法是不行的。你们非用灵不可，惟有灵能点活人，使人里面着火，天天发烧，天天对人有负担。此时，他们虽然有负担，但可能不知道该怎样作，你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法宝。他们拿去若是一用就灵，就会非常相信你们。以后他们再来找你们，又得一个法宝，再去作，又很灵，他们就更信任你们。

我们都知道，给人一样东西，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。好比你给人一粒种子种下去，一定会长出东西。然而，过程中还要灌溉、施肥、消毒、杀虫等，这些都需要指导。青少年在学校传福音，过程中可能有不明白的，就会来请教你们。你们给他们一些东西，非常适合他们，他们就更加信任你们。你们给人的，总不会是随随便便的；人拿去实用后，越作就越会作，并且是他们自己作。慢慢的，他们就作出兴趣，作出负担，而能把那个学校的担子担起来。这不是一个作法，而是要从人里头，把人作活，把人点活，把人烧起来。若是以我们今天的作法，推动多少就作多少，不推动就停了；这还是一个工作的作法。若是生命的作法就不同，因为一旦作了，即使不推动，还是会继续，因为生命是活的，是在那里一直繁衍的。盼望我们都作这样的工，各地召会都要如此。

当前急切的需要

操练灵、呼喊主名、祷唱、祷读，乃是主给我们的一条路，使我们很容易把灵释放出来。目前我们急切的需要，第一，有健康的话语，来供应召会。第二，在生命上有真实的长进，众人都要在生命上真实的长进。特别是长老们，更要在生命上长进，就可以用生命去供应其他的圣徒，使他们也在生命上长进。第三，无论是同工、长老、或所有事奉的人，都要在牧养的事上急起直追。这是我们中

间当前最荒的一件事。我们所以受浸得多留下得少，就是牧养跟不上。这不是我说说就能作到的事，这是众同工、长老、以及所有事奉者的责任。我们都要在这事上下一番力量，在主面前寻求，如何能叫我们中间的牧养实际而普及。

各地长老要去推动，同工们也要加以研究，以目前常聚会的圣徒作牧养、探望的人。譬如台北有二千五百人常聚会，这二千五百人都该是探望的人，也都是牧养的人。并且，这些人都该配搭起来，成为一个探望的体系。众人一面在话语上有追求，一面在生命上有长进，同时都担负牧养、喂养的责任。如此一来，相信许多弟兄姊妹能被挽回过来，新得救的也能被托住。这就使以后进来的人，也能跟着这样作。

健康的话语，生命的长进，和充足的牧养，这是目前各地召会最急需的需要。至于要怎样聚会，释放灵，调灵等，相信大家都操练得差不多。现在的问题乃是内容要怎么充实。我们整个召会生活要有内容，都靠这三件事：健康的话语，生命的长进，和普及的牧养。我们去牧养弟兄姊妹，聚会的人数自然会加多；我们追求健康的话语，以及生命的长进，聚会的内容也就丰富起来了。盼望从这时候起，各处的长老和服事者，实在能在健康的话语上花一番工夫，而不要太倚靠全时间的同工，不要以为同工才是话语供应者；这个观念一定要改。长老们和家负责也都是话语的供应者，我们要照林前十四章所说，个个都作申言者。（31。）我们都得拚上去，在健康的话语上有操练。

福音书房出版的书籍、“话语职事”、和其他翻译的书报，差不多都能跟上这个流，跟上这个时代，只要大家花时间把它消化，就能产生奶，成为乳母，去喂养别人。这样，健康的话语在我们中间，就不至于缺少，生命就能一直长进。关于圣经要道、初信造就、基本训练的书等，也是可以运用的，但是要作得活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讲于台北（全台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九篇 普遍的牧养、生命的长进、 以及话语的供应

一九四九年我们在台湾开工，起头人数并不多。当时所得的都是年轻人，今天得着的则多是成年人，二者有很大的差异。那时我们的工作一开展，人数便加增。可是这几年来，却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。即使有些进展，按比例而言，几乎等于零，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。

将各个人才都用上

虽然我们可能有许多理由可以推诿，但事实上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不论同工、长老或是家负责，虽然都爱主，也愿意事奉，却不能把人用上去。不能把人用上去，乃是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所缺乏的点。人才都堆积在那里，却不能用上去。弟兄们虽非有意这样作，但都是天然的作法；这个作法是由于弟兄们个人的脾气，所以人才统统堆积在一旁。

以台北某会所而言，人才足够治理十个地方召会，并且有余。换句话说，若将那里的圣徒分成十组，充分用上，到十个地方撒种，几年以后，十处地方召会都必定会有成倍的繁增。可惜直到如今，人都没有用上去。同工们都会作工，却不会把人用上去；长老们会治理，也不会把人用上去；家负责更是同样的情形。这表明弟兄们自己会作，却不会将人用上去。若是家里的父亲、兄长都如此，后续跟进的晚辈也会如此。在工作及召会中，基本的原则与家庭一样。在家庭里，会烧饭的母亲要烧饭，不会烧饭的母亲也得烧饭。召会就是一个家，家里的人无论烧得好或烧得坏，都得要烧。这意思是，大的大用，小的小用；瞎眼的有用，瘸腿的也有用。已过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都只用合乎自己口味的人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不合乎自己口味的，他们不用；那些软弱、不刚强的就更不用了。结果自然是统统没有用上；我们的原则该是将材就用。

举例而言，我们要作台子，贵重的木材买不到，次等的木材也买不起，就找破木头。将那些破木头洗净、刨光，钉成台子，仍然像个样子。我们若有这种精神，工作就能完全开展。然而今天的光景却非如此，这个不要用，那个不要用，结果统统不用，只用自己看为可用的。我们看为可用的，大都是根据自己的个性，就是用自己喜欢的。这个限制太大，被废除的人太多。所以，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这个脾气非改不可。

同工、长老和家负责，若能到别处聚会，就能把机会让给别人。若是某会所的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都到别处聚会，将整个会所交给圣徒们，那里的会所也不会关门。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应该能分开出去工作。依据我们的情况表，台北召会有一万三千人，经常聚会的不到三千，有一万多人不聚会。若是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自己聚会，为那一万多人祷告，而将会所完全留给圣徒们，让他们自己作，自己定规，结果将出人意料。好比父母、兄长出远门，留下的孩子们就会自己照管一切。这意思就是长老们都不安排，让圣徒们自己作，看看结果如何。同工、长老和家负责不要去拉已经有聚会的人，而是彼此聚在一起，迫切祷告：“主阿，你必须作工，找寻那一万不聚会的。”同工、长老及家负责专门去探望久不聚会的，绝不去碰已经有聚会的人。我信这样经过一、二年，他们也能聚到四、五百人。这是显然的，却不是最好的办法。最好的办法是将会所的成员分组，若是会所经常聚会的人数是四、五百，就可以将四、五十人分成一组出去开展，一共十组。少数人实在不能动，或不方便动，就留在会所里聚会。相信两年以后，原本会所的人数，会和今天差不多，并且还产生出其他十处地方召会。

改观念、个性和作法

我们目前的情形是人不能用上去，还都挤在一起。这好比“占着窝不下蛋”，鸡窝只有两三个，另外有鸡要下蛋，却找不着窝。若是占着的能稍微走开，别的鸡还可以下蛋。现在我们所作的，是为

大家开辟新窝。目前的光景，的确是人才没有用上去；因此，我们的观念要改，个性要改。观念、个性一改，作法就改了。作法一改，就能将人用上去。

明显的，我们的工作现在推不动，只能维持现状，想要工作有开展，实在不能。从一九六七年至今，过了三、四年，我们已经达到饱和点。各地召会的光景，与工作的开展，在目前同工、长老们手中已经达到饱和。因着他们的脾气、个性和作法的限制，不能扩展。所以，事情总是限制在他们手中。台北召会的光景就是如此。同工、长老们若不改个性，不改观念，不改制度，台北召会只能这样。即使再多作、再尽力传福音，也不能超过三千人，因为只有几个“窝”。所以，盼望同工、长老们要转观念。观念若不转，制度总要先转。制度转就是将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抽出来。这种作法并非长老不治会，而是仍旧治理，却不是现今的作法。若是“窝”让出来，别人自然能“下蛋”。我们将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抽出，剩下的圣徒们自然会处理事情。倘若父母不在家，无人烧饭，孩子们自然会自己找食物吃，这样就作出人才。

盼望同工、长老和家负责们里面得着开启，接受这样的直言。我若不说直话，就是欺骗你们。我们已经达到饱和，按目前的作法，作得再多，人数也不加增。因着容量有限，不论从早到晚，多么努力倒水，只能盛装一点点水。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水，乃是扩充盛水量。我们不能把人用上去，因为潜意识里认为别人不能作，只有自己能作。我们虽然没有明讲，却在潜意识里这样认为，所以别人进不来。这些我们都要在主面前考量。

有真实工作的负担

此外，现在同工们作工，只是个作法，在工作上缺少真实的负担。长老们的治理，也完全只是治理，并没有牧养。这就是我们的现状。举例而言，我们借用球场举行大会时，各地的同工都在，按理说，那正是大家作工的机会。信息既然不是同工们释放，而会场

里有很多新人，七、八十位同工都该像宪兵队，马上起来作工。我们应该具备这种精神，聚完会即刻去接触人。然而实际的情形说出，我们在工作上根本没有活的负担。不只同工们的情形如此，长老们也是这样。长老们该注意那些久不聚会的人，看见久不聚会的人出现在大会，就要立刻迎上去。所以从现在起，不需要长老管聚会，乃需要长老去看望。

我们因着作法、制度，导致了今天的情形。我们完全落到一个境地，只是作事、作工，而没有负担。在那个会场里，除了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以外，多数都是事奉的人，正是全体作工的机会，理当有所开展。然而大会结束，却也不见带进任何新人。大家落到规条里，好像机械人一样，不按钮就不动。我们完全在作法、规条的光景里，没有命令就不作。这里有一个危险性，有一天我们会完全落到组织、作法、安排里，不靠着灵而行，并且没有人有活的负担，作活的事情。

以台北召会而言，长老治会实在好，但大部分是在议事，关于牧养、教导几乎没有。圣经里的治会，重点乃是牧养和教导。长老们应该把时间多用在人身上，去牧养、寻找人。圣徒们不来聚会，就因为牧养差，牧养不普遍，工作不灵活。我们不能只靠办法和安排，似乎一不安排，就不能作工，也不会作工，甚至没负担。若是那样，工作就很难推展。

注意圣徒生命长进

在生命长进方面，我们也不够注意。长老们要看重自己在生命上的长进，也看重众圣徒在生命长进上的需要，更要看重家负责生命的长进。这不是请人来交通，或各分家轮流带菜来爱筵而已，那完全是作法。长老们必须自己先在生命上学功课，而后自然、自动的交通，不需要安排。这绝不是定规事奉聚会，或预定聚会的时间。长老有没有预定聚会时间都无所谓，乃要学真正生命的功课，知道家负责不行，就前去交通，供应生命，使他长进。如此一来，家负

责也能供应生命给其他圣徒。目前圣徒中间生命的长进，实在是缺而又缺，少而又少。

在话语职事方面下功夫

在话语职事方面，同工、长老们也没有花够多的功夫。虽然我们不该有人专司讲道，但是四、五百人经常聚会的会所，的确需要活的话语供应。这种生命的活话，不论同工或长老，即使钻破头皮也得钻出来。孩子们需要饭吃，父母即使不能摆出上好的饭，总得摆上充饥的饭。所以，同工、长老们总要全人钻研进去，钻研出一篇活的话。若是自己产生不出来，我们中间有许多话语都已刊印成书，总得在主面前花工夫研读，将主的话鲜活的呈现给圣徒们。每周都要给圣徒们话语的供应，这样召会才能发展且有内容。我们不能只要圣徒们祷读、喊一喊。释放灵是对的，但不能一年五十二周都如此。我们应当有真实的东西摆出来，好像作父母的天天给孩子们摆上食物，使他们吃饱。

目前普遍的看望、牧养没有，生命供应缺乏，话语供应更少，召会的往前已经耽延日久。加上长老们不能将材就用，事情一直限制在自己手里，召会不能发展，工作也不能开展。所以，现在我们要从主那里急起直追，要有绝对的改变才可以。长老们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拚出来牧养神的召会。我们总得找出一条路，牧养全召会，使圣徒们生命上有长进。同工们在各处一定要有话语的供应；若是同工们不能作，长老们也要补上。请原谅我说直话，同工们话语若是供应不上，就不要自认是同工。若是同工们不能在生命上带别人长进，在话语上给人供应，要作什么呢？可能只作圣徒们平常事奉的事。其实，召会中平常事奉的事，圣徒们都可以作，不需要同工们插手。事奉的事全数该还给圣徒们，他们业余时间可以作整洁，作招待，甚至接待。我们应当在主面前，认真考量这一切的事。

动机单纯，尽力作工

我们在主面前，必须动机单纯，干干净净，只管供应圣徒。关于青年聚会，并不需要同工们带领，青年人会带领自己。他们自己会作的，我们还作，就是多余。诸如会所招待的事，即使有十倍之多，也不需要同工们作，圣徒们绝对够用。我们口口声声说全召会事奉、全体事奉，结果到头来，还是少数人在作。我们需要敞开交通，召会才会有路。全时间事奉者该作的事，乃是给圣徒们活的供应。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。一位同工到了某会所，那里的圣徒没有食物，就要摆出食物，不需要等别人安排。例如，主日上午的聚会，没有人请你，也没有安排，末了你仍该起来供应二十分钟的话，使众人得饱足。这样，谁能说你错呢？给你带会所，你就带会所；给你带分家，你就带分家。其实，不必管会所或分家，重要的是你去带就活了。

同工们到一个地方服事，应当像雨水一样，那里有洞那里钻。少年人要作，老年人要作，没安排也作，完全凭着负担。那样，我们的前途还有一线希望。我们的态度应该是：要我到会所，我接受会所；要我到分家，我接受分家；没有分家，我接触圣徒个人；个人不能接触，我接触外人。如此竭力作工，工作才能展开。

翻转观念，供应生命

主不要我们在召会里、在工作上作官，祂是要我们尽力供应生命，像空气一样，那里有缝就通透过去。我们要供应生命，彻底改观念，一点不复杂。我们在一个地方服事，聚会中即使没有机会讲话，也能藉着祷告供应生命。我们作工非要有这种灵不可。现在我们的状况很为难，事奉交给家负责，事奉就受了限制；会所治理交给长老，会所就受了限制。其实，事情交付我们，不该限制在我们手里；事情不交付我们，我们也不争夺；我们只当尽心竭力供应生命，若有负担作青年人，就好好去服事他们。

请原谅我说直话，我在美国并不是一直只作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处召会，乃是作整个美国。反观，这里是好几位弟兄留在一个会所，却个个走不开。情况表上圣徒人数至少有二、三千，经常聚会人数却只有五、六百，弟兄们个个还是走不开。有人批评我们现在改变作风了，事实上，我们从起头就一再叮咛同工们，要到各处成全人，而不要代替人作，也不要代理人作。

如今你们好比作了多年的理发师，却没产生一个徒弟。我们必须转观念，其中相当关键的是话语供应。我们不需要讲没有用的道，今天随兴讲爱神，明天随兴讲舍己。我们需要有一条生命的线，并要衡量工作该如何往前。若是自己拿不出东西，就要寻找，不需要讲好听的道，乃要应付、供应今天的需要。全时间服事者应该在话语上努力研究、拚上去，虚晃时日是我们的羞耻。有些同工自认会作什么，其实并没有。有些同工则是安分守己，听话却没有作为，工作都摆着。以某会所而言，有四位全时间弟兄在那里，若是一周之内普遍没有生命的供应，也没有话语的供应，听凭圣徒自由来去，就是不应该的，也是错误的。四位弟兄全时间服事，若都好好尽功用，不知能作多少工。你们不必管谁负责，也不必管一切制度，乃要作出事情，有机会就供应生命，服事该是活的。

此外，一切复杂的情形不该有。我们众人要敞开，要改进，一定要改观念、改个性、改作风、改制度，才能蒙拯救。否则，按着我们的观念、个性以及目前的作法，工作已经达到饱和点。不论再作多少，仍是维持现状，不能用上人；即使招兵买马，将人找来也不会用。若是我们在观念、个性和作风上改变，人来一个用一个，处处都用上去，人数立刻繁增，聚会人数一定加多。有些人不来聚会，并非不愿意聚会；我们若改变作风，人会愿意来聚会的。

事奉分责，普及牧养

我们不该有作官的观念，作长老不是居最高位，乃是最低下，是作仆人。盼望主怜悯我们，长老们一定要拚到普遍的喂养、普遍

的牧养。长老们花在治理召会的时间，已经够多。治理多年的结果，好比一个家庭有了房子，还研究怎样修缮、整洁，却让孩子们没饭吃、没书读，满街乱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再注意家里的门窗如何，乃该商量怎样使孩子们吃饱，让他们安静读书，好好往前。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长老们在议事上，常常花几个钟头，却对看望、牧养、照顾和供应生命，简略带过，对圣徒的照顾多是在制度方面。同工们亦是如此，工作上多是例行公事，等因奉此。我们的工作应该非常的活，在聚会中不该遵循老旧作法，乃该让圣灵带领；主可能使用任何一位，让聚会活。所以，同工们无须多作安排。许多时候，带领反而杀死聚会，没有带领，人人反都活了。

若是青年聚会没有同工带领，全是他们自己作，他们不愿意也会作成愿意，不会作也会成为会作。同工们现在的作法，是代替了青年人。同工们要真下决心，让青年人自己作。然而，不要在背后鼓动青年人作；表面看，好像青年人自己作，其实是同工鼓动出来的。同工们千万不要一直将事情把持在自己手里，弄得青年人统统被动。即使青年人要求同工帮忙，同工也不该顶替他们，非让他们自己作不可。

我们要将同工、长老和家负责抽出来。具体而言，会所不论谁服事，原则都一样，就是要把人用上去。将人用上乃是基本原则。只要人来聚会，能用的就要用，不能用的也要用。那些不来聚会、不照面的，若是同工们会作工，就要前去照面，探望他们。若是某会所经常聚会的人数有四、五百，最起码要用上一大半。

在实行上，我们先将会所里的服服务项目统统列出，再与家负责商量，从圣徒们中找出能负责的人。接着，将一项项服事安排出去，让圣徒们接管。至于细节，完全交由负责的圣徒去定规。以接待为例，有二位弟兄作总管，加上几位姊妹，分配房间、床位及整洁等，就由他们负责尽量去找人。这样的作法很简单，并且轻而易举。长老们只要在后面监督，看看作了没有。若有人作的不透切、不得体，长老们无须直接介入，乃是由负责的人去照管。举例而言，洛杉矶

召会接待一百多位外来的圣徒，就是由四位弟兄负责饭食服事。他们乃是自己找人钉凳子、饭桌，张罗碗盘，开立菜单并采买，把能用的人都用上。住宿的安排也有人负责，他们也是自己找帮手将人统统用上。这样的作法轻而易举，长老们并没有管那些事，事情却都作的得体。目前各会所里，可用的人太多，长老们要将服事交出去，然后在背后监督。

长老们应该有大部分时间去牧养，供应人生命。同工们也该有时间开辟工作，拚出话语供应。我们不能任凭圣徒们周周聚会，却得不到一点话语的供应。同工们在话语的供应上，若是自己作不出来，就要将已经释放的信息熟读应用，并彼此配搭去供应人。在美国有几处召会就是这个作法，每次聚会总有一篇生命的话，这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所以，同工、长老们要能把事情交出去，不能一作就把持在自己手里。

再者，在作法上不要呆板。譬如将几个人分成小排的作法，是很简单的事，不必管全台有没有人这样作。我们目前的光景是太死板，太规律，也太倚靠办法和安排，这些情形都要打掉。总之，要让众圣徒有机会服事，长老们只要在背后监督。同工们也该尽量利用机会，拚出话语的供应。尽职时该随着圣灵的带领，有活的话语传输。若是一处地方召会没有同工，长老们在话语方面也得顶上去。若非如此，聚会就会贫穷，众人也会挨饿。总之，长老们该监督；同工连同长老们，都该拚话语的供应，有生命的路线。

话语的供应有两条线。一条线是带领新得救的人往上去，从认识重生、内住的生命、跟随里面的感觉等，一项项点活人。另一条线是为着带领地方召会，像吹号筒一般。召会该如何往前，应当有话语出来供应、带领。然而话语要出来，不能只有少数人尽功用，需要众圣徒都尽功用。我们不能靠规律及作法，若无作法和安排，就没有作为；安排到那里，作到那里，不安排就完全不作。这会使我们不能跟随里面的灵，不能发展里面的生命。

我们总得想尽办法，使众圣徒都事奉。否则光是“老母鸡”，都占着窝不下蛋。如今我们要把“老母鸡”搬走，到别处下蛋，将原本的窝让给别人，这是硬性的规定。因着我们的作法和个性，所能作的已经完全达到饱和点。我们若再不改个性，不改作法，就无路往前扩展，只停留在原来的情形里。

举例而言，青少年的小姊妹也可以在同学中传福音，带人得救。这是很浅显、简单的事，千万不要将工作弄的好像中状元一样，只有少数人能作。小姊妹们可以在主面前拚一拚，甚至禁食为全班人祷告。起头若只有两位同学得救，就与她们开始聚会。同工们就要抓住机会供应生命，不要讲老生常谈的道，只要讲真实简要的道。开始可能只有四、五位，逐渐四个变八个，很容易繁增。目前我们的事奉很机械化，大家都是半冷半热。我们要将人人都点活。主托付你带领几位国中生，你就好好为他们祷告，非将他们烧起来不可。结果，一个带一个，就会有百倍的繁增。虽然你所作的是几个国中生，末了，整个主日聚会，甚至青年聚会，都由你供应。接着，你还要到别的分家去顾到不同的需要。这就是我们的作法，非常简单。

放手让人人尽功用

人受教育是从小学开始，一年年累进，就会大学毕业，甚至得到博士学位。然而，我们当中许多圣徒，功用没有发挥，好像读书多年，“小学”却没毕业。同工、长老们看看这个、那个，都觉得不行，末了还是自己作。自己越作越熟，越老练，越专家；末了就只有自己会作。现在我们都放手让人作，让众人都有机会学习。以洛杉矶召会为例，不论饭食或接待，完全没有指导，都是他们自己作；即使作错也不会错得多远。

有些同工说，“那些出事的同工们，都是李弟兄作工带出来的。李弟兄若谨慎一点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。”然而，从我在台湾开工起，若是这个人我不要，那个人我也不要，结果就是把许多人扼杀了，召会也不会有多少繁增。我是好比生了二十八个，死了十四个，还

存留了十四个。无论如何，台湾岛上现今还有这么多处召会。所以，要错就错罢，其实不会错多远。

我们都需要主的怜悯，将这件事敞开。谁能无错？我们那有人作得正正确确没有错？只有主耶稣才没有错。求主怜悯，当我们去作时，可能有人反对，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作，好像不作就不会错。我们在这些事上，一定要转观念。若是不能容下别人，不能与别人合作，这并不好。原则上，不是你照我讲的，也不一定是我照你讲的，只要能带人得救、爱主，使召会得着扩展就可以了。即使你不照我讲，我到你那里，也不必引起事情。反对者喊口号，说他们看见基督；其实他们只要作“基督是一切”的工就好，其他都是鸡毛蒜皮，但他们却非打鸡毛蒜皮不可。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，我们要灵强，随从灵的引导，心干净。我们从大陆到台湾作工，都是一起同工，从来没有这个工作区域同工、那个区域同工的感觉。所以，我们异象要清楚，心要清洁，并且释放灵。

同工到一所大学作工，若没有圣徒在其中，就要好好祷告，总得作出一个学生。若是已经有几位圣徒，就要将他们找出来，好好交通，带他们聚会。然后，要他们接著作，而不是同工们一直在聚会中直接带领。实在说，那不是带领，乃是代替。你们要在背后供应和教导，用打仗来说，就是供应子弹，教人打法，并找出战略。在别人看，是他们在打仗，好像与你们没有关系。这样，就能变作他们自己的负担。有人反应说，不会作。实在说，什么是会作，什么是不会作？我们没有见过一人因为不会说话，就不说话。人不论聪明、愚拙都会说话。说得好说得不好都无所谓，说得好办了事，说得不好也办了事。这样，工作就能作成。我们都要在这些地方改观念，改性格，工作才有前途。

盼望从现在开始，各地召会在事务上，都要交由圣徒们去作，全时间的同工们绝对不要代替他们作。每处召会或会所，都有很多圣徒，要尽量安排他们事情作。不是命令，乃是交付他们作。交出去就由他们负责，同工、长老们只要监督，适当的更正并鼓励。其

次，同工们在各处，要尽力担负起话语的责任，不要去讲道理，乃要自己拚，适当的引用材料，并学习找方法。若是一个人不够，可以两三位配搭，好好钻研一篇信息，研究怎样吃下并消化，以产生供应。总而言之，每周总得有丰富的话语供应给人。

同工们既是全时间的，就要尽力往学校开展。这件事不必人安排。我们要作学校，就要尽量往学校钻，不要再作事务。学生聚集的时候，同工们得想办法供应，而不是直接带领。至于各召会里的聚会，乃是众圣徒的聚会，长老及同工们也不要带领。你们要帮助大家有清楚的看见，那是众圣徒的聚会。长老们负责监督，看看得当不得当，不得当则要教导并改正。同工们则要拚话语，供应生命。

此外，长老们要尽力用时间牧养，少用时间安排事务。事务既已交给圣徒，就要他们负责安排并执行。我们要把握这些重点，不再回到老作法，将事情把持在自己手里，什么都由自己作。长老们就该牧养，只将重大事情定规，事务交给众圣徒作，聚会也交给众圣徒。同工们则要拚话语的供应，再有时间则要拚学校开展。长老们把事奉交出去以后，则要好好监督。一项事奉交给两三个人负责，是要他们招兵买马，将人找出来，加以训练、指导。细节的事长老们不必操心，只要监督、察看。有时在事奉上，人缺席、失职或忽略了什么，长老们要给与合式的帮助。

分排的事不要太呆板，指定什么人负责，谁带头作召集人，乃要让人自动的事奉。这要让圣徒们自己拚，无论是祷告寻找久不聚会者，或传福音带新人，都由他们自己作。另外，擘饼聚会和青年聚会也不要带领，乃要圣徒们自己作。长老们只要在背后监督，然后给与适当的改正、开导和鼓励。这与从前的分排不同。从前的分排是照情况表分排，结果只有几个人聚会，其他人几乎都不露面。现在依照报名的人，加以分排，这报名要持续几周。陆续增添的人，可以再分排。

结 语

首先，同工、长老们必须看见当务之急，乃是要作到普遍牧养、生命长进和话语供应。我们最缺的就是这三项。我们要带领召会有普遍的牧养，并且在生命上长进，还要有话语的供应。我们不要那些例行公事的道，乃需要活的话语。在每处召会或会所，每周总要有、两篇活的话。同工们只要拚就能作，绝不要例行公事。并且在事奉上，各召会、会所的事务，要实实际际、绝对的由圣徒们自己作。不只要圣徒们作，还要他们将事情担负过去，变作他们的责任。聚会是众圣徒的，同工、长老只是供应。甚至属灵方面的事奉，也是圣徒们的。至终，圣徒们个个都会学会牧养和教导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讲于台北（台湾北区同工长老聚会）

第十篇 成全人与事奉的建立

学习适应环境

本篇信息我们要交通一点关于工作的事，特别是对弟兄们，因为几乎每位同工都有一个特别的作风，就是无论他们到那里，都要有自己的小天下。这“小天下”一辞，在人的领会里总不是太好，多指一个人要造反了，或者是要夺天下的意思。然而，这里不是指这个意思，而是指同工们每到一个地方服事，就要当地的长老、弟兄姊妹们把一切交给他们。只要长老们有一点不交，同工们就觉得他们不能作了，因为行不通，受限制了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中间这个东西还没有打掉，这也就是众圣徒在工作上不能有丰满果效的原因。

事实上，若是长老们完全听同工的话，同工说什么就作什么，同工们到底能作多少，能运用多少，就成了一个问题。这种作法就是要大家失业，要大家听同工的话；而同工们也不一定有干才，不一定能实在的运用自如，结果大家都闲在那里，主的工作就被耽误了。一个人的脾气、习惯和作风是很难改的。若是谁一有了天下，一当家，大家都得要听他的，这就会造成配搭的难处。

所以，这个观念不打掉，你出来作工定规没有果效，你也不能作配搭的工作，既不能与人配搭，也不能让人配搭。结果你只好一个人作工，而别人也不会听你的话。这个难处在我们中间一直存在，我们的同工作工的确有这个味道。原谅我说这话，同工们全时间事奉之后，严格说来，并不一定构得上是一个同工。广泛来说，今天弟兄姊妹一同事奉，都是同工。一个全时间事奉者，也不一定就能作带头的工作。有人以为按原则，同工就是使徒。其实不然，若是这样就有太多的使徒，甚至每个门徒都是使徒了，因为每一个门徒都是同工的。所以同工们要了解，你若要在主手中有用处，你非要适应环境不可，不能要环境适应你。

常有人以为，在洛杉矶召会服事的都是好人才，人才真多。事

实上，那是因为我在洛杉矶服事，都是尽量把人用上去。洛杉矶召会是我所服事的第四或第五处召会。我在中国北方时，有用的人不少；到了上海，有用的人也很多；到了台湾，有用的就更多了。其实，他们不一定是好的，只要你用上去的都是好的，你没有用上的都不像样。然而用上去，不一定是你作头，即使你不作头，他们也都能用得上。

所以，同工们要了解，出去作工是没有人靠的，什么人也不能靠。同工们必须像空气中的雨水一样，那里有缝就往那里钻。空气是靠不了的，怎么靠也靠不住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同工们的用处应当像浆糊一样，平面能抹黏，立体能抹黏；台子底下能抹黏，往斜坡去的也都能抹黏。无论是尖的、圆的，或是长方形的，任何形状都可以。同工们非像浆糊一样不可，无论是不是平面，都可以抹上，即便是黏得一塌糊涂。所以，一个像样的地方你能黏，不像样的地方你也能黏。你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要黏，不管像样不像样，就是要黏。同工的功用就是糊纸张，作长老的管我，我能黏；长老不管我，我也能黏。

所以今后，我们众人要彼此厉害的对待，对彼此要忍心。谁不愿意去什么地方作工，就非要他去不可；谁在什么地方作不好，就非要他去作好。不作好不行，光去作也不行，一定要他作到好。今天什么人怕长老管，就把他送去全台最会管人的长老那里，让他去学这个功课。有的地方召会长老会管人，那也是主预备的。同工们作工，要去适应环境，不要叫环境适应你。

过去，我一直盼望同工们能往西方去，到加拿大、美国、巴西等地。然而等我到了国外，当地的弟兄倒问我：“这位同工来作工，他的脾气怎么办？”所以，你们都要出去走一走，走的地方多，见识就会广。在海外的弟兄，也许没有你们那么老练和老经验；但是他们在外边，中国召会的情形他们知道，也接触到不少外国人，所以眼光开阔些。许多难处就是因为同工不能适应环境，这一不能适应环境，就不容易有什么用处。

同工们的观念若不转，用处是极其有限的。不仅在国外，就是在国内，你的用处也会受到限制。你一直要别人敬畏你，而你从来不敬畏别人，这种作法不是去就别人，而是表明你要作工，就要当家作婆婆，不作婆婆就不当家。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难处，在中国大陆时也是这样，不然我们的工作早开展到多处了。

长老的难处

作长老的有好几种，头一种长老，因着他们的时间或心情来不及，都只在长老的地位上，巴不得什么事别人都替他们作好，他们只要盖章签字就好。至于作工要怎么作法，他们都无所谓。有的同工就喜欢这样的长老，他们在当地无论怎样作都可以，都没有人会管。还有一种长老，是既不能作事也不愿意作事，却总是把事情绳子绑在自己手上。这就是人的脾气卡着事情，使事情更难完成。

第三种长老，就是长老愿意作也能作，能力、时间都摆上去，真是为主摆上一切。然而什么都把持在自己手上，只会吩咐人去作事情，却从不会安排事情给人负责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自己会作，却不会成全人，不会作监督。倪弟兄所写关于召会行政和事务方面的书，以及长老治会的训练里，一再叮咛嘱咐说，长老是监督，不是指示人作事情；事情都要给弟兄姊妹去作，不过要监督他们，教他们，启发他们，带着他们。（参“工作的再思”，九二至九三页。）这些话写在书上，但长老们仍是把事情把持在手上。所以同工们出去，有的地方能当家，有的地方因着长老们的把持，就不能作了；这就使众人都学功课。

台湾岛上的同工，蒙主怜悯，学了一些功课，不要说不愿闹事，连意见也都是很有保留，因为长老们太过把持了。这在表面上是相安无事，但实际上配搭的能力很缺乏。所以这两面，无论是同工还是长老，都要看得透。好比我是同工，到一个地方服事，我既不要当家，也不要作什么；我只在乎自己能像浆糊一样到处抹，又像空气一样到处流通，或像水一样到处渗透，其他的我一概都不管。同

工人们非要学到这个地步，改到这个地步不可。再者，长老们在地方上，一定要作监督的事。我们知道一个召会有许多事务，好比待客、招待、整洁、布置、赈济贫乏、看望、牧养、教导等，这些都要一件件列出表来。同时，要把所有圣徒约在一起，和他们有交通，训练他们，把这一切完全交到他们手上。长老们只要监督和教导。这样，整个召会就不一样了。

工作的三个方向

成全人建立事奉

在工作上，第一，你们要先看那里的长老们像不像长老，执事们像不像执事。若是很像，你们就不必占这个窝；若是不像，你们就要想办法，把这个召会的事奉建立起来。建立召会的事奉不是要你们去作，乃是要你们先把事情找出来，把人也找出来，然后把一件一件的事情交给他们。有时还得替他们想路，替他们开道，给他们一点训练，但绝不可以替他们作，乃要把事情完全交给他们，让他们作，还要教他们带领别人作。这不是一天的工夫能作成的，可能需要一个月建立一点，再一个月再建立一点。

我们都看过人盖房子，但没有看过一个水泥匠盖房子，会把自己建造成一个梁柱，到末了水泥匠自己变成栋梁。结果建造虽好，但房子的柱子不能走动，一走动就塌了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建筑工程师或水泥匠？这是个笑话，但我们的同工目前却都是这样。好比有的同工在新竹服事，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办法离开新竹，不能移动。再比方有几位外国圣徒，和台北的长老去新竹，回程时，新竹的弟兄连火车票都不会买。这虽是小事，却看见配搭上的缺失。

有些地方召会，一直有同工在那里劳苦，一位同工走了，再来一位同工，但始终产生不出一位长老。若是主把同工们带走了，这样的召会就要垮了。又比方，某会所有位同工服事青年人，有一天他离开了，结果他一走青年工作就垮了。这种“建筑”是同工们把

自己当材料造进去了，同工若走了，房子就要倒塌。这是我们基本的难处。

一位同工去带领一处召会，他若学习什么事都让圣徒们去作，当有些“柱子”圣徒顶不上去时，他就去帮忙，该砍的砍一下，该锯的锯一下，这样就把梁柱顶上了。这样的工才坚固。有了这结实、坚固的建造，即使他走开两个月，那些柱子还会在那里，他就能抽身去作别的工。今天若是一个同工在这里，完全被占住、捆住，那就错了。然而，若是这位同工很“自由”，不给人感觉大梁柱是他，门梁是他，他就可以一切运用自如，到那里都可以。若是那个角梁不行，他就暂时顶一项；那个门梁不行，他也可以顶一项，他是自动、自由的，这样就可以省出许多时间，作别的工作。

然而，同工到各处作工，常常是代替长老作事，代替执事作事，这是不对的。长老在地方上，无论如何一定要作出事情，也要交给执事们作。比方，各会所都有值班的人，长老们可以把许多事，交给这些值班的人作，让有些作执事的可以腾出来，他们就可以天天到火车站，撒福音单张。或许上午接触一个人，下午再接触一个，说不定一天就可以带两个人信主，一周最少就可以得十四位。所以，执事室可以安排两个人值班，他们彼此照顾，读一点圣经，或一同祷告。然后看他们能作多少事，就安排多少事给他们。可惜，现在圣徒们统统没有用上。所以，同工们若是要作事，第一要作这一个，要把这个建立起来。若是缺乏长老，就把长老训练出来；缺乏执事，就把执事训练出来；无论如何就是要他们作。这时，长老们也不会空着，长老们要去教导人。好比你们请厨师来烧饭做菜，他们只顾着烧饭做菜，碗筷一点也没有预备。这时，你们就要去盯一盯，把筷子和碗都预备好。你们服事召会也该如此。

带人在生命上有长进

然而，这并不是长老们的基本工作。长老们的基本工作，是要拚出生命的供应，好将生命供应给人。在一个召会里，有的弟兄姊

妹虽然爱主，但都是平平淡淡的，生命没有多少长进，对基督也没有多少经历和认识。长老们就得去拚出这个东西。若是你到那里作了半年工，弟兄姊妹大体都往前了，你们就不能再讲平常的道，也不能再作平常的工，乃要往前拚出他们所需要的。这个别人不能替你们作，就好像老师教数学，学生的加减法学会了，但乘法根本没有学，就要想办法，教会他们乘法。这样，他们的程度就提高了。一旦他们的乘法也学完，而你没有什么可教了，就要快快去学新的，学不来也要请别人帮忙。长老们无论如何要带着大家生命长进。在这点上众人都努力，召会就能往前去。今天因着我们自己的生命长进差，就很难带一个地方召会生命长进。这是我们要作的第二项工作。

给人话语的供应

第三项工作，就是同工们要拚出话语的供应。一个地方召会总是需要有话语，道理是没有用的，必须有活的话的供应。按常例说，一个召会一周总该有一篇浅的道，还有一篇深的道，供应两种的需要。这是需要同工们去拚的。从前就是一位弟兄传信息，一位弟兄喊诗歌，末了一位弟兄祷告，就结束聚会了。这种聚法是不应该的。聚会应当让弟兄姊妹活，让弟兄姊妹释放灵。但若是整个聚会都释放灵，这周释放灵，下周释放灵，一个月四周都释放灵，到末了没有活的话，没有坚实的话语供应，聚会也是不能叫人得到扎实的供应。至少要有半小时或四十分钟的话语供应，那样的聚会才真是好。所以，你们每次聚会，都要供应一点东西进到弟兄姊妹里面，那才能使他们的生命往上生长。

关于这点，有些同工们会说他们没有话语的恩赐。这样说不合宜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吃饭的恩赐。我们谁能说自己没有吃饭的恩赐？只有死了的人，是没有吃饭的恩赐。我们都能说话，如同我们都会吃饭一样。又有的说自己没有烧饭的恩赐，这也是不正确的。在新约里，保罗说，“我们得了…恩赐。”（罗十二 6。）我们

那一位没有烧饭的恩赐？无论烧得好不好，我们都是会烧的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拚，有没有尽心竭力。我们都对自己太善良，没有对自己忍心。比方，我在一个会所服事，若是我没有话语，我就该好好拚出一点活的话。若是我一个人不行，会所里还有其他全时间的，我可以找他们一起拚。总之，我们一定要拚到只要有聚会，就要给弟兄姊妹有一篇活的话，活的供应。

同工们无论是在会所服事，或是作少年工作，原则完全一样。首先，你们在事务上要好像在作又像不作，就成功了。事务是要作，却是作而不作，主要还是交给别人作。第二，一定要拚出生命的长进。第三，要拚出话语的供应。中国有句俗语：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你有心就能成事，主对我们还是有恩典的。

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找到一条路。譬如你去带一处召会，你到那里好好观察并祷告过，看见那里的弟兄姊妹，长年来都是那么爱主，按时聚会，照例奉献，但在生命上没有什么基础，你就要在生命上替他们找出路。也许你看看他们的情形，知道他们连着生都还不够认识。他们实在是得了重生，但还不够认识重生这事，不知道怎样就是重生的经历。你就得带领他们，从生命上着手。有的人会说自己没有那么多生命的丰富，就叫弟兄姊妹读“生命的认识”、“生命的经历”、“初信造就”、“初信课程”等书，这是没有用的。这好比你们上市场，不是把要吃的东西买了，放在桌上，大家就可以吃了。食材还需要经过一番烹饪，一番手续后，才能成为人的食物。有些作奶妈的，是把她们吃进去的食物消化过后，变作奶来喂养孩子。所以，不是去买食粮来，摆在人面前，他们就能吃。比方，你今天要交通“初信造就”第八题，你自己就要先把第八题消化后，再摆在人的面前。可能你的话语很笨，没有什么口才，但是人知道那个东西是你消化过的，你一摆出来时，所讲的话句句打着人。若是你一个人不行，就找几个同伴帮忙，两三个人一起作。这一摆出来，众人都接受，都会得供应。

治理一个家庭是在于“勤”，而不一定在于“能”。举例来说，

今天中国人如果能像日本人那么殷勤，就是十个日本也打不了中国。中国人有头脑，有本事，但是会偷工减料。在有些地方，日本人是比中国人笨，中国人只要一个钟头就作好，日本人最少要三个钟头。此外，你到中国人的店铺买东西，买完了要包起来，中国是巴不得不要包。若是老板规定包三层，他们最多包二层，就给客人了。但日本人不是这样，他们是慢慢的包，仔细的包，就算你不要他包，他还是要包。从这里就看见日本人真是殷勤。日本的工业成功，就在这里，谁也没办法竞争过他们。美国人作事求快，中国是偷工减料，日本人是非要精益求精不可。中国学生在美国读书，有好些得到博士学位的，都是听天由命，但日本学生都是兢兢业业的。中国人这些马虎的天性，还是在弟兄姊妹身上，没有被根除。所以论到要服事话语，很快的就开始倚靠别人，或者是东拼西凑。以致你们的工作，作了一年并没有什么果效，也没有建造起什么，更没有带进生命的长进和话语的供应。你们若是只像作牧师那样，维持一个堂会，末了就没有用处了。

作建造的工作，而不是维持的工作

盼望同工们要了解这事，就是我们非转不可。因为你们个个都是房子的梁柱，是托着房子的梁，大梁是你们，柱子是你们，整个屋子都是你们。你们走的时候，该有一个顶上来，然后你们才走开。但你们就这样作了二十年，却少有一个地方把事奉建立起来，使人能尽其用。

在菲律宾有个人数众多的基督教团体，其创办人马纳洛（**Felix Manalo**），根本不信主耶稣是神，但他认为主耶稣的人格和言行高超，因此严格要求信徒品行良好。例如，菲律宾人在婚姻的事上不是很严谨；然而，这个团体的信徒在婚姻的事上绝对不可以乱来，否则就要被开除，这是很严格的。这个团体聚起会来都很像样，会所也建造的很像样。我曾去看过他们在马尼拉的一个会堂，聚会中挤满了人，并且聚会的招待是特别训练过的，有很严格的训练和管

制。有一次他们中间有四、五位来见我，其中有一位是律师，一位是作医生的。他们来和我们辩论关于神的问题。在交谈中，我们发现他们工作的特点就在于紧。他们招待人请人入座，一切大小服事的精神，我们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如。他们人数众多，每一个都规规矩矩的。我们不是在乎他们外面的那一套，只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特点有所学习。同工们的缺就是不够有话语，但你们若是肯花工夫，肯殷勤到主面前拚，一定能拚出活的话。

所以，同工们要在这三个重点上注意作，一个是在事务上把事奉建立起来，一个是在生命上要有长进，一个是要供应话语。我们的事务几乎全都作了，但只是平平常常的作。譬如一个同工在一个会所作了二年，结果和二年前差不多。这意思是，他只是维持二年前那个事奉的人数，事奉的情形一点也没有进展，没有加多。圣徒们的生命状况，不只和两年前一样，甚至和五年前没什么两样。所以同工们到那里，只是作平常的事，也就是只有维持。难怪我们的工作都作差了，圣徒们没有什么长进，召会也没有什么进展。

工作的难处和改进

学习把事情放给别人作

从前同工们到各处，往往是代替了长老，今后不该如此，乃是要带着长老们一起作。我们一定要找出我们的弱点和问题所在。过去，无论是同工或长老，在各项的事奉上，都是把事情摆在自己手里，不愿意放给别人作。这一点我们必须改。开始的时候，当事情一作，底子一铺，好像是我们在作，但又是让别人作。等到别人快作会时，我们就不要再管，要完全交给他作，这就成了他的事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。

有一种情形，就是我们一放给别人作，就只在旁边看他作，巴不得他作得很糟，然后再交还给我们作；这是错误的。我们都不可幸灾乐祸，一件事交给弟兄作，我们就要看着他作，好像教他开

车一样，总是坐在他旁边。我们不仅是交待他，还必须教导他。他若作得不好，还要开导他，不要让他灰心。即使他灰心，我们也不要灰心，要一直上螺丝，把这人作起来。过去我们一直没有这个作风，也没有作得这么尽心。我们作来作去，在各项事奉上，越作人越少。到末了还是只有少数老资格的人会作，其他人都闲置了。这就是我们工作一个极大的难处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习把事情交给别人作，还要在旁边看着他作，教他作，一直到他完全会作。

作有生命成分的工作

有的同工出去做工，是很厉害的，但他们所作的，只是排场、表面的工作，里头没有生命。我们不要作这种工作，我们要作“果园”的工作。果树会生也能长，有的枝子要整理，有的树叶要修剪。然而这都不是首要的。首要的乃是要施肥，要加水灌溉，还有通风的问题、除虫的问题。作这一切乃是盼望果树长大，并且结出果子。所以是有生长，也会结果的。

有的同工们只是作排场工作，外表很好看，但是里头没有生命。今天，我们乃是要作有生命成分的工作。人到会所来看，可能外表上乱乱的，但是里头有生命。有些工作在外面看是很漂亮，但里头没有生命。我们不要作这种没有生命的工作，我们要作那种有生命，里头会长也有结果的，这才能生生不息。今天人买了最高等的家具摆在那里，过了三年就不值钱了。同样的，在讲道上也是如此。有的人会讲好听的道，那没有用；我们不要好听，乃要这道出去，能有生命的果效，能有东西能打到弟兄姊妹里面。生命的长进，不在乎道好不好，乃要有生命进到别人里头，在别人里面生生不息。即便有一天这个同工离开了，影响也不大，因为生命长进的东西已经作到弟兄姊妹里面，生命是会自己长大的。

所以，我们的观念都必须改变，不要一直重复我们的错误。可以说，我们已往事奉的果效不大，就因为有一只蠹虫在里头吞吃我们，结果我们的工作就推动不了，外面怎么作就都不行。这好比一个小

孩得了一种病，使他五岁时那么大，八岁、十岁还是那样大，到了十八岁仍是那么大。他里头那个病根、病源没有去掉，他是不能长大的。若是我们在这些信息所说到的各点上好好注意，就会完全活了。这些都是基本的点，同工们若能注意，就会有好的果效。

我们的事奉，有好多地方是同工代替人作长老，代替人作执事。有好多地方更是长老辖管人，使事情通不过，什么事都不能作。这几点都不应该有。再者，关于配搭，今后我们一定要把安排废掉，有什么事情就交待出去，让弟兄姊妹自己作，不要靠安排。同工们到各地有责任反这个东西。好比我们要有特会了，圣徒们能自动作工的不多，都是怎么安排怎么动，不安排就不会动。同工们有责任把这个情形反过来，要在平常就让弟兄姊妹作。

其实，弟兄姊妹都很有心，摆出时间聚会，财物奉献也都相当可观。然而，我们的事奉并没有把这些圣徒好好用上去。这些经常聚会的人，第一，我们没有让他们尽功用；第二，没有使他们生命长进；第三，给他们话语的供应也不够多。他们每来一次聚会，就只是得到维持。这当然比没有聚会好，然而，光维持是不够的，还要有食物给他们。每周都要给圣徒们，或浅或深的话语供应，每一次都要有东西打到他们里面。不仅使弟兄姊妹活，还要让他们吃得饱足。

最近某地方召会的长老向我们要办法，我们可是没有办法给你们，还得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若是我们把这个办法教了，在你们手里也不一定有用。况且这个办法在我们手里，是这样的作法，一旦教给你们，可能就统统改变了。事情常常是如此，开头是一个样，到末了百分之百的改了样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弟兄姊妹不聚会的原因，统计出来。这对召会是个很大的帮助。若是有什么事，使弟兄姊妹不能聚会，我们就需要改，好使他们来聚会。长老们来在一起时，不要谈论别的，乃要在主面前祷告，寻求为什么人不肯来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结果子。别人是闲懒不结果子，我们是殷勤不结果子。这实在需要我们翻一翻，好好作个研究。

要更新不要守旧

我们都要多到主面前，更新而不守旧。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，我们明显没有什么进展。同时召会在这里，已经二十几年，那些长老、家负责，有的年岁已经大了，实在需要有一个改变，譬如，在背后尽祷告、代祷、关心、供应生命的功用，其他的事务让年轻人来作。我们应该要有一点新的作风，因为主天天是新的。

我们在主里都应当奋发，作出一点事情。若是我们没有作出什么就交手了，那是我们的羞耻。一面说，耀武扬威是羞耻的；另一面，没有作为也是羞耻。所以，弟兄们都必须再往前受鼓励。我们不能只叫弟兄姊妹祷告、祷读、释放灵，那是不够的。有一些暗礁、老病根、老因素还在那里，是必须除去的。否则到末了，连祷读也会成为办法。

同工、长老和家负责，若不从根本在生命上，从里头有彻底的转变，再多的办法，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。我们中间很明显的是，同工、长老没有活动力，他们有的只是招架的功夫。虽然这实在也是可称赞，因为至少有个东西在这里维持着，但我们还得更活，更有动力。所以，我们要拚，要奋斗，要更灵活。譬如打拳，在练一个动作时，都是要规规矩矩的练，到了比赛时，就没有规条了。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，训练是一种情形，但实际应用时，不能太呆板，因为是活的。有操练过和没有操练过，作起来是不同的。经过操练又能实际应用，那是最好了。

主恩典的祝福

创世记二章给我们看见，需要神降雨在地上，也需要人耕地；（5；）也就是说，人需要劳苦以配合神的工作。今天只要我们能配合，不要说西方，就说东方，从日本说起，香港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泰国，整个东南亚都是敞开的。主给我们开了这个门，我们就要配上去。

主的确祝福这条路，祂的祝福乃是在这条路上。我们实在不配，但主是这样的作工。很明显的，无论我们作什么，主就在那里。我们作青年、作儿童，主就在其中，并赐下祝福。虽然我们在生命上不像样，但主的确祝福了我们，使我们和基督教的功用不一样，工作不一样。这都是主的祝福。

再者，台北召会财物的奉献，全年都很可观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实在看见主的祝福，并且这也证明主实在祝福祂自己的路。此外，主也的确向这条路开启，现在就需要我们的配合。我们要反中国人的性情、性格、脾气，不要说，“我这个人天生如此。”这话乃是纵容、原谅自己。我们不能这样原谅自己。今天我们都爱主，而且愿意全时间事奉，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心，还不如到世界去。我们既摆上了就得拚，总要找出一条路，天天改进。有的人怪我天天改，但我觉得改的还不够。盼望每一位弟兄都不要闹意见，也不要墨守成规，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追求。若是我们能这样往前去，那就真是不得了。主会祝福这条道路，也会祝福我们所释放的话语。

同工外出，眼光放大，带进新的交通

照目前的情形看来，可能会有十二位弟兄，每年最少出去两个月，大部分是去三个月，还有的出去半年。这些同工回来，都会安排在一个较大的召会，带领召会。总之，同工们都需要往外去，大家尽量多在工作上学一点。因着出到外地，供应就能多一点，开展也可以更快一点。同工们若都如此，整个东南亚就活了，也就能打成一片，结果台湾自然形成一个中心。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光景，但这不是靠人的组织、鼓动，那是没有用的。

我们确实希望，现在逐渐的能有青年弟兄姊妹加到这个工作里。全时间的弟兄和姊妹，都是需要的。我们现在非常缺二十五岁以上，四十岁以下的同工，希望慢慢能带进来，配着大家作一点，逐渐的带起来。这路并不是太难，我们都要看主的带领。

同工们往外去，不能只是平平常常的去，乃是要带着负担。盼弟兄姊妹都接受负担，为这事祷告。同工们有机会，能慢慢的往外去，作一段时间再回来。事奉的人也要往外去，譬如到日本、美国去看看，这是很有帮助的。然而，不一定一下子全都出去，乃是少数的一部分先出去看看，总要对那地有帮助，并且能将新的东西带回来，而有一种的交通。盼望这样的事逐年加多，但不一定是要大举动的一大团人。同时，各处海外的圣徒也都可以到我们这里访问。总之，众人要来在一起有交通，或者他们来，或者我们去。各地都如此，一步一步的，把眼光放得宽大，全地就都是一个工作。盼望我们能接受负担，多有祷告，且把眼光放大，同作一个体系的工作。

台湾召会工作的重点

在台湾岛上，沿着西岸的铁路有高雄、台南、台中、台北、基隆这五个大的点，再加上新竹、嘉义、彰化，就有八个点。这西岸的八个据点，需要作得强一点，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。我们一面作重要据点，另一面要作学校的学生。作学生比作重要据点还要重要。我们要看见祝福是在学生身上，我们必须尽全力去作。所以，我们工作的重点，一面是注意重要据点，一面是着重学生。盼望同工们都转去作学生工作，多作学生。同时，大家要学不抓事务，事务要交给长老和其他弟兄姊妹作。同工们只要拚生命的长进，和话语的供应，省出其他时间作学校。

我们要留意生命的长进，拚出话语的供应。有学校聚会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集中作，特别是大据点的地方召会，要加强学校工作。普遍的看望一定要有，专特的拚也要作。至于学生，他们自己也得作，不能只靠别人作。所以，工作是很多的，我们在主里都不会有什么空闲。

我们曾访问了几处移民出去的召会，看见主多方的祝福。所以，同工们一定要出去，一出去就活了。别处召会活，你自己也活了。同时，你们要把活的东西带回来。在本地作工也是如此，你们一定

要拚，拚活的话。你们不一定只作范围里的工作，范围以外的更要作，果效将会更大。因为光作范围内的工作，容易僵化、呆板。你们要作活的、有动力的工作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讲于台北（台湾北区同工长老聚会）